

草堂

1

本片卷自

1922

年

1

期

至

1923

年

4

期

1922

年

第

1

期

575.6

草堂

第一期

成都草堂文學研究會出版



藏書 潤泉

草堂第一期目錄

詩歌

詩四首.....葉伯和

詩五首.....陳虞裳

詩四首.....沈若仙

詩四首.....雷承道

詩四首.....何又涵

詩五首.....張拾遺

小說

病中.....何又涵

中國人底悲哀.....張拾遺

菲非小姐.....法國莫泊三著 秋潭譯

名琴.....陳虞裳

成都高等師範美術學會發行的

美術雜誌

第十期定於十月三十日出版

總發行所成都高師出版部

詩歌

草堂懷杜甫

葉伯和

却抱着滾腹感悲哀。

你非無病呻吟，

是傷心人別有憤懷！

(三)

杜公！

你雖一去不復返，

但你所居底草堂，尚依然如故呵！

你在草堂中產生底詩歌底生命，

仍永續不斷地與世長存呵！

(四)

杜公呵！

中華底歌德呵！

杜公！

你生在襄陽，

乃卜居在錦江。

你底名詩，大半成於入蜀之后，

或因感受蜀山蜀水底影響？

(一)

杜公！

你生當黃金時代，

草堂 第一期

唐代底彌耳敦呵！

超地域底詩人呵！

超時代底詩人呵！

心樂篇 序詩四首 葉伯和

(一)

我恨我的心、不是一幅畫圓、
不能使你看得出她的顏色。

我恨我的心、不是一調曲譜、
不能使你聽得出她的聲音。

哦！我的心、我不要了！
讓你拿去解剖罷！

(二)

你說：你的心的已經碎了！

我說：我究竟有沒有心、我都忘却了！

宇宙是什麼？人類是什麼？

你是什麼？我是什麼？

還沒有確實的了解；

什麼是你的心？什麼是我的心？

那裏能夠知道呵！

我說：如其你的心還沒有碎完

趁早拿去丟了罷！

(三)

當我的心丟了的時候：

我便恍惚迷離、若狂若癡；
我無日無夜地、走遍天涯、
總尋不出一些痕迹。

一天早晨、我在山林中、
紅日初昇；羣鳥悲鳴；
忽然遮着了它；

它說：把我的心給你罷！
我雙手捧着、放在我的胸中；

想了一想：便狂喜道：
『是的！是的！這才是我原來有的！』

(四)
當我原有的心、回來的時候；

草堂 第一期

二

我使用着我親切的眼兒、偷偷地看她；

她的光明、勝過了琉璃玻璃；

她的和藹、勝過了春風秋月；

她的美麗、勝過了瑤草琪花；

她的真誠、勝過了渾金璞玉。

我急迫了、上前欲與她握手、

但總把她握不着、因為她其實還是沒有的。

薛濤井

從菘竹中篩過斜陽的影子、

照着清冷冷的古井。

三

他旁邊豎起一通碑：

寫着井的名字叫做「薛濤」。

往來的遊人，都說：

「這井裏的水好清呀！」

却都不注意井的名字。

只有井邊的幾株楊柳，

他們垂着頭，彷彿含着許多悲愁，

想對着我們，

替薛濤說出一些淒涼的歷史。

◎ ◎ ◎

送別

葉伯和

誰用石頭壓着我的腦？

誰用刀兒割着我的心？

哦！原來是你，是你。

但只要你要忘記：

「新番豺狼當道；荆棘滿地；我們倆在其間努力的奮鬥，終究真誠戰勝了虛偽。」

那一段又悲壯又沉痛的歷史。

你更沒要忘記：

「那一夜西窗剪燭，共話生平；

你說：你當幾作一株自由的大樹，脫去人間一切拘束，却生在曠野深山，飽領那

春風秋月的滋味。

我說：我當幾作一隻聰明的小鳥，日日站

在樹枝的上面，唱出些極優美的詩歌，與

你同聽。」

唉！吾友！這種真誠的歷史和言語，已經

深刻地給了我一個印象。

但只要你永久都不忘記；

那石頭自然壓不傷我的腦；

那刀兒更不會割斷我的心！

(二)

只要你的身子，還是在這地球上；我們

白日看着的太陽，晚上看着的月亮，總是

相同的。

只要你的手，還是在你的身上；就有千言

萬語，總可以寫着紙筆，來代我們的喉舌

。只要你的心，沒有變成石頭；不管他雲山

萬里，這一點靈犀，總是相通的。

只要你的靈魂，沒有化作飛灰；縱經過一

劫、二劫，乃至百千餘劫，也決不會毀面

無緣、交臂而失。

唉！吾友！什麼叫生離？什麼叫死別？

都是些自己尋來的苦惱，還是自己早該把

他拋了呵！

鄉遊雜詩

一個農家

陳虞裳

五

草 堂 第一期

叢箐裡貼出茅舍；

籬邊開滿了薔薇。

籬外溪畔、有幾頭羊兒；

籬裏籬下、有數隻鷓鴣。

※ ※ ※

鷓鴣不住地啄籬下的野花；

羊兒不住地嚼籬邊的青草。

一個農人忽地裏從茅舍走來；

羊兒仍然無知覺的嚼草；

只是把鷓鴣驚得四散了！

二、歌女

一叢七里香藤蔭之下、

坐有幾個女孩。

他們的面龐、充滿了愉快的表徵。

他們的腮頰、暈帶了玫瑰的色素。

他們的口裏、都嗚嗚地歌着；

膝上一羣蜜蜂、也嗡嗡地；

諧和他們贊美自然的清唱；

三、田徑釣者

太陽紅灼灼地；

田水碧沈沈地。

田徑一顆大樹下、跌坐個垂釣的；

身上被枝柯篩過的日子影掩映滿了。

途間車馬之聲、時時儘管嘈雜；

却他畢竟執竿靜悄悄地！

四、浴室

赤裸裸地幾個孩子、

都一直地向溪邊走來；

比、里、湖、東、……

統統的跳下水了。

兩三個大的、

立在堰頭上和流來的水抵抗；

激濺起了無數的白沫！

其他小的、

只占在淺處濯足；

並且還笑迷迷地！

草 堂 第一期

五、漁舟

兩岸雜生滿了桃柳；

橋頭還裝點出古木；

河水更活活地流個不住。

一隻漁舟、順水飄來。

舟上的漁鳥、啞啞地叫着；

舟上的漁人、正用篙趕他們入水！

六、田野之黃昏

夕陽到運好；

只是保持不住伊燦美底流霞了。

黑夜之車、漸從遠遠地林間趕來；

農人們停止了工作；

耕牛些卸下了犁頭，
一夥兒離開田野。

鳴的鳴着；

唱的唱着；

都歡歡地轉回村莊去了！

七 噪林之鵲

黑越越的長林；

昏暗暗的丘隴；

途行的人們、個個沒了；

四圍的沉寂、也趕來了；

咳！好恐怖底黑夜。

· · · · ·

星星漸從雲裏透射出神秘的微光，
附近我的景物、似乎隱約可辨。

風又來了！

樹枝些都沙沙地戰抖着。

一個黑影、忽從深暗地林梢飛翔起來；

並且發出老人似的歎聲。

哦！是栖霞麼？

一九二二、五、二五。

山中人

陳虞裳

山中有一人、

桂冠芙蓉裳；

超然離幽谷、

剩他赤裸裸地一身、

道中踟躕、

四顧傍徨；

欲接朝陽、

不敢接朝陽。

哦！

高人之行世多障？

高人之行世多障？

一九二二、五、七。

疑問

陳虞裳

· · · · ·

剛墮地底嬰孩、

疾趨索頭迎朝陽。

谷中牽犬徑中出、

不住吠啞啞。

瞥見他服飾新裝、

獨脫幽谷接晨光、

不合流俗升降。

統統惱怒地趕上、

阻闕了他的去路；

撕碎了他的服裝。

麥裳化為蝶粉；

桂冠變做蜂黃；

一切都隨風飄蕩散亡。

爲什麼

要『呱呱而泣』？

二

臨逝世底老人、

爲什麼

要『含笑而去』？

三

『天高任鳥飛、

海寬任魚游』。

這樣闊大的世界、

爲什麼

不任我飛游呢？

一九三二、十、二一。

死者

陳廣雲

死者真悲哀呵！

死於路旁；

死於最繁華的路旁。

二

死者真悲哀呵！

死像由於凍餒；

死像由於失業的凍餒。

三

死者真悲哀呵！

死了沒人哭；

死了沒人憐；

更沒人來憑弔；

並且沒人來燃上兩張紙錢。

四

死者黃萎、慘白和垢穢的面上、

羣蟲不住地亂飛、吮舐、

使我的兩眼、不忍再看了。

使我的兩眼、爲之潛淚了。

使我詛咒人生底心；

不得不引動了。

五

草堂 第一期

上帝無情；

才造出了這樣愁暗地宇宙。

宇宙無情；

才產出了這樣愁暗地人生。

哦！

要是人生沒有愁暗；

除却沒有這無情的字樣。

要是宇宙沒有愁暗；

除却沒有那無情的上帝。

一九三二、十、二。

郭北

陳廣雲

好寂寥的郭北、

我居然常常去浪遊；
無一次不踴躍啊！
無一次不裴回啊！
這樣究竟爲什？
狂妄了麼？
有所失麼？
誠然！

一墩、兩墩、百千萬墩的墳塋；
不知其間有若干地可埋死人！
豐碑沒了字、
牛羊踐墓頭；
生前怎樣！
死後怎樣！
古人說：
可生年不滿百；
常懷千歲憂。
古墓犁爲田，
枯骨化爲泥。」

宿生既不足貴；
有死亦更可哀。
這樣悲慘地世界；
怎箇不令人失望！

憑了我的勇氣，
提了我底寶劍；
從此要、
斬斷人生一切；
割棄現實諸相。

這下我真要狂妄了。
床頭底寶劍；夜夜嗚吼着。
心裏底勇氣；時時奮勵着。
霍霍——

這樣究竟爲什？
好寂寥的郭北，
我居然常常去浪遊；
無一次不踴躍啊！
無一次不裴回啊！

寶劍鏗磨的好利呀！
呼呼——
勇氣勃盪的好盛呀！

草堂

沈若仙

翠綠的竹、

鮮妍的花、

奇偉的古樹、

蒼鬱的叢林、

靜寂寂的藍天、

彎曲曲的流水、

鳥語不住地歌頌、

蟲聲不停地讚美、

這便是杜甫的草堂了！

不見百年將軍的府第、

但見千年詩人的草堂、
人們呵！

詩人給了你們些甚麼呵！

流水

沈若仙

流水呵！

我當孩子的時候、

你便這般不息的流着！

我已壯年了！

你怎麼還是這般不息的流着呢？

我年老了、你還是這般不息的流着嗎？

我死去了！你還是這般不息的流着嗎？

我骨化塵灰的時節、你還是這般不息的流

着嗎？

流水！我羨你有永續不息的精神呵！

流水呵！

我喜笑之時、你便欣欣地歡呼！

我悲慘之時、你便嗚咽地哭泣！

我懺悔之時、你便奏着安慰的音波！

我死去了、你能靜沉沉的伴着我嗎？

這便是我最後的希望了！

流水！我信託你永續不息的精神呵！

慰失戀者

沈若仙

真誠的戀愛、是永無失敗的！

草堂 第一期

失敗了的已不是愛了！

朋友！

又何必痛惜呢？

秋之夜

沈若仙

寂沉沉的秋夜、

猛起的一片地吼聲、

呵！秋風來了！

聽呀！

樹上殘葉、正如勇猛了秋風掙紮！

落到地上的枯葉、還在那裏悲怨的哀鳴！

殘葉！到了此時、你還留戀甚麼？

寄四弟季修

沈若仙

你當孩子的時代、

我會用熱誠的愛引導你；

你乘一葉輕舟、孤渡巫峽的時節、

我怕巨浪把你吞了、我醉後曾放聲痛哭呵！

唉！我現在才知道人生是孤獨的！

好罷！讓我儘量的哭泣罷！

割草人

雷承道

重慶之別、上海幾次之別、

青青的草、

鋪滿了山野！

你還能記憶嗎？

你今成立了！我心中是何等的快感呀！

一些屁也不留着！

我的悲哀

雷承道

我最不容易哭泣、今番也流下眼淚了！

割草人去了、

不久間、

青青的草、

又鋪滿了山野！

◎ ◎ ◎ ◎

割草人又來了；

割草人呵！

你還是那般工作麼？

野薊花

雷承道

僻靜山岡的石巖上、

美麗的刺花開得十分紅艷！

美麗的刺花呵！

你開在這僻靜的山岡、

誰來賞玩你呢？

◎ ◎ ◎ ◎

哦！我知道了！

繁華的塵市、是人間的穢土！

華麗的花園、是無自由的監獄！

你何能生長在那裏！

他們又何會真能賞玩你？

◎ ◎ ◎ ◎

呀！怎麼刺兒刺痛了我的手指？

哦！原來你滿身都是小刺

不許人來折毀你！

唉！我不折你了！

我不敢折你了！

且讓我用企慕的眼兒望着你！

你怎麼仍是紅着臉、

笑迷迷的沒有言語？

心海

雷承道

廣泛的心海呵！

你的岸在那裏？

只有你的波浪溢出來、

我們方能看見！

紙上的墨跡、

是心海的浪痕呵！

吹進了外面的風兒、

激動了心海的波、

外面的風止了、

心海的波却正猛烈的流盪起來！

歡笑悲啼、

便是心海的濤聲！

俯首低吟、

沈默不語、

正是心海的漲潮時！

案頭的書籍、

壁間的圖畫、

工場的機械、

都是心海之波的陳跡！

口裏無意中流發的言語、

便是心海所溢出的餘波！

送若仙回成都有序 雷承道

我本不識若仙、承謝松心先生的介紹、

我們始得相識！半年來：彼此往還、交

情之篤、過於手足、研究學術、改正詩

文、又如師生；今若仙忽要歸去、我們

何時聚首、尙難預定；若仙！我心中是

怎樣的悲感呵！

你歸去、

你竟不辭我而歸去、

若仙！你怕灑別離的眼淚嗎？

但是你歸去了、

我滿懷的心事、從此向誰告訴呢？

十一、六、六、作于小溪

秋水

何又涵

秋水呵！

你活活地流着、

你輕輕地流着、

你終日不息！

終日不息地流着、

你是何等綿延呵！

你要流到海枯麼？

你要流到石爛麼？

你要流到宇宙粉碎麼？

你要流到你自已消毀麼？

秋水吓！

你是何等的彌漫呵！

我傾也有超越時間的相思，

但我傾也有超越空間的相愛，

但我傾的真情，

却遏禁着流轉，

却遏禁着流轉，

却遏禁着流轉，

咳！

說甚麼「海枯」

說甚麼「石爛」

而今都成惆悵了，

可憐伊是死去了，

秋水呵！

我不忍再到溪邊來了，

你那綠色的微波中，

至今還浮着我悲傷的伊底影子，

我點點的熱淚，

拋在你的面上了！

你可知道不？

今年的中秋

何又瀟

去年的今夕，

是我倆別後重逢的一夕！

那時的月色，

那時的情景，

何等的快樂呵！

說不完的情，

說不盡的相思，

你會說：「你真忍心呵！……」

如今又怎樣呢？

今年今夕，

你呢？死去了！永別了！

秋雨綿綿、殘燈如豆；

月色也無有了！

只賸得：一個孤獨的我！

淚

何又瀟

淚呵！你是從那裏來的。

淚呵！你是誰教你來的。

你是心之血麼？

你是哀之表現麼？

當你滴滴珠落的時候；

便是愛之極了、
也是悲之極了。

※ ※ ※

當伊斜倚床頭、緊握着我手的時候、

淚呵！你就如泉的湧了、

縱有無限的話也難說了、不能說了、說不盡了！

伊只好借淚珠兒來表現伊的悲哀了！

淚呵！你好像代伊說：『我死後、拋下的

伏兒誰來哺養呢？

我此生受了許多的痛苦、如今就這樣結果

嗎？』

淚呵！你真無情呵！你真無情呵！

我倆分離在邇、你為甚要來表現呢？

淚呵！你是『悲哀神』的先遣使嗎？

他到了、你也到了呢！

※ ※ ※

那可憐的伏兒、也借你表示和伊的母分離；

伊亦赤裸的心、天真的心、只曉得叫一聲

『媽媽！』

伊倆哭着、只見伊們的淚兒、不住的往下

滴！

不曉得伊們要怎樣呢？

淚呵！你走了罷？

『死神』到了！

怎麼你還像決了堤樣的！

淚呵！你既是被『死神』呼去；

但那無情的淚珠兒、還是不住的滴！

淚呵！你縱是心之血、那心血盡了——

你也該止息！

※ ※ ※

主呵！你為什麼要給人們些淚呢？

假使你不給人們！

那到了痛極和哀極！人們又怎樣呢？

主呵！那滴滴的淚兒、是表示伊到快樂之

鄉或是痛苦之鄉呢？

一九二二、八、五。

殘荷

何又涵

殘荷呵！

你凋零了！

你是被蕭殺的秋風摧殘了！

※ ※ ※

當盛暑的時候、

你是何等的美啊！

綠油油的、

不是你的葉麼？

淡紅紅的、

不是你的花麼？

※ ※ ※

而今呢？

只剩下破碎不完的枯黃殘葉！

好像被那「秋之神」將你的靈魂奪去了！

秋之神呵！

你爲甚要伊的靈魂奪去了？

秋

張拾遺

一

搖曳的樹聲、

蕭疏的天地、

無聊地徘徊着、

够人凄楚了！

二

我倚着窗兒坐着、

凝滯地注着一只小花、

對於一枝將殘的小花、

引起生的悲哀了！

三

懶懶的秋雲、

剛從楓林飛出、

又懶懶地飛去了、

四

楓呵！

秋雨吓！

別下罷、

我已多愁了！

※ ※ ※

看呵！

森森的也蕭疏了、

伊的信也不再寫來了、

全宇宙是：

僻僻底；

寂寂底；

更尋不出一個優美的笑呵！

努力地紅罷、

秋的意思原是悲哀呵！

五

一掬的秋水、

寒到齒上；

又冷到了心上。

六

默默地走着、

我太孤寂了；

這真是我的秋山呵！

我原要這樣靜寂的秋山呵！

秋雨

張拾遺

秋雨吓！

別下罷！

我已是多愁了！

淚之想象

張拾遺

我是怕看別人的淚痕、

我已淚洒了的人、

但是你：——

朋友！我將怎樣安慰你的流淚呢？

※ ※ ※

流淚的事太多了、

我也不解；

怎樣要歡聚？

怎樣要別離？

我真無從勸慰你、

※ ※ ※

好啊！我要默默地、

領略你的悲哀；

想象你的淚痕；

你的淚痕、——

都是你的相思、

都是你真情底流轉呵！

我友文滄、因他夫人逝世 很是傷感 我雖是無淚

的人兒 也大受感動 很想勸他 特作此詩慰之

晚 八生案啟 真是苦惱呵

作者識

病中雜句

張拾遺

一 落葉和秋雨都一般的瑟瑟響着、

且細細分割着消遣罷！

二

詩心消磨盡！

只有許多不成句的愁思、

却徧消磨不盡呵！

三

瘦却許多了！

這時是新秋了。

四

草堂 第一期

白晝與暗夜、

在呻吟聲裏這樣迴響麼？

五

不要用思罷、

世間原有許多不用思的人了！

但我也能麼？

我的呻吟

張拾遺

我呻吟。

在歷史的黑暗當中、

從許多的呻吟裏面、

我、——一個厭倦的青年、

繼續呻吟了。

生的厭倦；

牲的煩燥；

現世的淒涼；

印象吓！

印象吓！

秋水雖然明潔、

可抵滌去麼？

忍不住了；

我要呻吟了！

我雖是弱者、

我要呻吟了！

可憐我只有呻吟呵！

海內唯一研究新詩底雜誌

詩 已出到一卷六號了！

中華書局發行

小 說

病中

何又涵

伊現在已經病了！鎮日裏心緒總不安甯；醫生說是初期肺炎、勸伊到鄉間去住、好生休養。

不久伊借住在伊舅母家裏了、這裏隔城市也很近、屋外一條小溪、終日活潑潑地流着、風景也很好；清幽而又自然、偶爾在伊住的屋子裏面與去、就可看見兩岸綠楊、和河中的漁舟。

舅母懇切地說：「舅舅到城中去了、一時還不能回來、這裏很清靜、你可以隨意逛逛、心裏總宜開展些、再不要那樣愁！希望你病一天天好了！……弟弟妹妹整天好玩、你看他們多活潑潑噃！」

伊很感動舅母的勸慰、便嚶嚶地答道：「舅母這裏很好、我很安適；舅母爲我、也不

操心了，但是不曉得是怎樣的，一天總不……醫生總說宜靜……啊！我也祇有聽之了！

伊說完後，滿室中沉靜極了；隔一會兒伊舅母便出去了。

伊在這休養中，一天還是讀些不大費思想的書，好像、伊借來解解愁悶樣。

※ ※ ※ ※ ※ ※ ※ ※ ※ ※

當旭日初昇的時候，禮拜堂的鐘聲已響了，伊在籬笆欄內散步，伊微微地聽着遠遠地

歌聲：

……

不拘什麼人、

有最好的話、

我也傳給你、

你也傳給他、

不拘什麼人！可來！

不拘什麼人！可來！……

「哦！原來是禮拜日晨早的頌歌啊！他呢？還沒有來啊！」伊暗暗地這樣說。

伊站在薔薇花架下默默地想：我的病你總聽他們說過……我已經來了好幾天了，你

功課雖繁，禮拜六也該……覺歪啊！你不是說：「我生命之外，祇知有你，我們永遠

不相違背，」如今你怎麼不來呢？記得那天聽着芳姊姊說：「人說你和冰井發生了愛：

……」我那時雖默默地否認芳姊姊的話，但是如今你為什麼不來呢？怕真變成我失意的

事啊！……

伊懶懶地走着，心裏却迴環似的，只是疑問道：「他為什麼不來呢？」一會兒伊從欄

杆邊望去；那河中的漁舟刻刻地過去了，微微地春風鼓動着，一些綠楊也舞了，薔薇花

的香一陣一陣地送來；但伊無心看他，悵惘似的轉回屋子去了！

伊剛剛走進屋子內，丫頭便說道：「姑娘！洗臉水打來了。」伊不十分注意的，點了

點頭、便斜倚在書台側邊、信手拿出一本書來伊剛翻開籍、便見着 (Love is Best) 已經很久了；忽然間、伊又和第三者結婚；伊呢、幾乎自殺！C君和B女士的戒指已經交換了、婚約也訂了；不久伊又和n君結婚；C呢？自殺罷？唉！愛到底是什麼？是無主呢？是惡魔呢？孔德說：「愛是生活的本源……」太果爾說：「……愛是最自由的、同時是最不自由的……」爲什麼他們對於「愛」的態度這樣莊嚴啊？伊不由沉思起來、想了許久、精神刺激更利害了！猛然見着案頭上的薔薇、那樣凋零、便走近去、嗅了嗅花兒、却一些香氣都沒有、伊深深地感動了、輕輕嘔出一口氣來、便懶懶地握着筆、在紙上信手寫道：

在平原青草的花架上，
你是何等的美呀！香呀！
黃蜂兒是你親愛的朋友、

粉蝶兒是你美麗的同伴，
還有那和你同科的月季，
伊也學你的妝樣，
但伊終有些兒不像。

如今呢，你站在我書案上，
好像是媚語乞憐的模樣，

你那慘白的淚兒，
一點一點地落在我書上！

薔薇呵！

你是花國之王、

羣芳之冠？

你又何必這般模樣！

你要曉得春之天使呵！

伊是一年一至的，

你既和伊同來，

也當和伊同去。

◆

◆

◆

◆

◆

◆

呵！——

春去了！

你知道——

葬花的人兒是誰呢？

伊剛剛唱到這裏，忽然外面送來一種歌聲，伊不自由地停止了筆，留神地聽去：——

春之魂、

花之魄、

鷓鴣啼道：

『哥哥行不得！』

伊從窗格上望去，看着表弟弟和表妹妹在那裏嬉嬉笑笑地鬧得不休！弟弟說：『我們不唱這歌了。』妹妹說：『那唱甚麼呢，哦！唱李姊姊教那首……』他們便又一齊拍手唱道：

桃花紅、

李花白、

紅白雜雜滿鄉野、

春歸了！

桃花落去隨流水；

草堂 第一期

李花去遍地白！

世間多少惜花人、

爲什麼？——

只愛紅花不愛白！

他們剛剛唱完，丫頭便跑來說：「小姐！太太在問你，你們還不快去麼？」他們便溜煙跑了。

丫頭又來到伊這裏；見伊倚在窗口邊，好像在出神模樣，便說道：「姑娘！還沒洗臉麼？」伊回神轉來，看了一眼說道：「還沒……」丫頭便出去。

忽然間表弟弟又跑進來，嬉笑地說：「大姊姊！李哥哥來了！媽媽說請你出去……」

「會兒，——」伊恰才緩緩踱到客堂門口，早被表弟弟瞥見了，便說：「媽媽！大姊姊來了！」

「母親見伊來了，便親切地笑着說：『覺筌來了很久了！』說完就輕輕地走出客堂去了。」

現在伊那靜時間的默，也漸漸消融了，在伊兩只腮子的紅暈上；可以看出伊心靈深處的祕密來。

一九二二、六、六、於成都。

中國人的悲哀

王君的姊

張拾遺

「君不知尋找甚麼？忽然在書箱內檢出一張舊紙來，拆的很皺，而且霉敗的成了灰黃色，顯然擱在箱內很久了！但上面却寫滿使他注意的字：只聽他帶着興奮的喉音吟道：

綠醉紅殘秋氣深、

持螯攜酒踏歌行；

華黃老去無人問、

偏耐清寒過一生！

餘音嫋嫋地、略略頓着；重又涵詠道：
偏耐清寒過一生……

他彷彿思索了一下、方繼續吟道：

獨插茱萸廿六秋、

途窮不解阮生愁；

盟心白水足千古、

何必功名願始酬！

男性的單音的調子、搖曳着止了；又很慢地念紙末的小字：「秋日無聊、有重九遺懷之詩兩章、吾弟若暇、爲我一改是幸！再者閱後務必付火、勿爲人見、至囑至囑！」他引動感惜了、悵悵而又寂寞的凝視着手中的舊紙、早回復到春夢樣的幼年去了

那時正是春末的一日、正同哥哥在塔下玩着、忽然李媽從外面匆匆進來、他被好奇心

引動了！忙趕在後面問伊：「甚麼物件……我看！」李媽沒有答應、一直燈進書房去了、他有些失望的轉來、因爲他還沒有看清楚。

大哥瑟然——出於意外的、——從書房內走出、拿着封信、却帶着慌張神情地走、他感不安了！呆滯地停了遊戲、涎注着大哥的背影、踉蹌跟跟地到上房去了；

「聽……Q姊在哭？」他剛對哥哥這樣說、已電光石火地向上房奔去；

室內的空氣、又使他瑟然吃了一驚！Q姊呢？伏在母親肩上啜泣、很用力地抽着呼吸、使得伊兩只肩頭起伏不定的聳動；大哥也滿臉慘淡的顏色、攤在一張籐椅上穆然坐着、母親和姊妹、却一遞一聲的嘆氣；

他躡着腳暗暗進來、也沒有誰向他看一眼；彷彿都正在愁氣中游泳一般；最後、他寂寞而且恐怖了！只得慌張着兩只小眼、很窘地向椅後的長棹踱去；

突然被他發現了一件新鮮東西、一封拆開了口的信封、和兩張密寫着使人遙望不清的小字底信箋、互相不調和的拋在棹上；——這可以使他注意力集中了！於是開始努力向

這兩張奇異信箋上的小字望去，消遣自己的研究。

這樣彼此寂然的過了許久，又猛聽得大哥黯然說道：「輪理，既未過門，本無守貞之責；但Q妹既有此願，我也不敢阻人於善；況我們詩禮門庭，到也應該；不過既談守貞，Q妹還宜三思！……」

他雖不了解大哥的話，但覺得他談話的聲調和態度，都是很冷酷、莊嚴的，把話說完後，便無可奈何似地站起來，回頭冷冷地瞅了他一眼，出去了！他立刻愕然了，便也毫不留連地輕輕關了出來；

他剛出來，瞥見哥哥也伏在窗格上窺聽，見他出來，忙爬下了秦橙，悄聲地問：「甚麼事，……」他茫然搖了搖頭；哥哥忍不住笑了，於是遊戲似地向他說：「癡孩子，妹丈死了！……」

他醒了，——重復玩弄着手中的舊紙，油然思準道：「光陰真快呵！伊娃是卅七歲的

人了！」他悵然不能自己地徘徊起來；

離了枝的枯葉，瑟瑟地響，而且陸續飛下來；他猛然聽見了，便冷然呆立着，幽幽地遙以着窗外落葉；想道：「聽說伊瘋病，近來更重了，渾全是家庭的激刺，和伊自己心境不强弄成的，……可憐真是無味的犧牲呵！」想到這裏，悲楚極了，信口吟道：

盟心白水足千古，何必功名願始酬！

輕輕嘔出一口氣，再重讀手上舊紙的小字道：「務必付火，勿爲人見，至囑乎囑！」

惘惘地從懷內搜出火柴來，「擦！」的一聲，一枝火柴燃了，但立刻又惶恐起來，想道：「伊叫我付火，我便真付火麼？……這是伊得病以前一封信，也是最末一封信了，我便真忍？……」

癡癡地看火柴燃過了，他又很小聲很快的把詩念過了一遍略遲疑一下，便依然把那張舊紙，隨意拋在書箱內，「砰！」的一聲，鎖了；

他又寂寂地嘆出一口氣來。

大約晚上十二鐘時候，我忽然被驚醒了，一種近乎嘶啞的——突高的銳的，——女音的罵聲，使我驟然睜開了兩眼，慌張而又茫然地遙聽着。

這複雜的罵聲，是很辯論而又互相輕侮的，從經驗上我證明是對院母子間的罵聲，他們固然常常要相罵，原也不算很奇的事了，但今夜的語調，惡意分外濃厚，使得彼此說出鈎心鬥角的刻薄話來，我不能安枕了！也只得靜臥着，消遣這無聊的聲口：

「你燒我打，我差了……想賴我麼？老狗！……」一種粗暴地男性喉音罵着；

她也在天井內呢呢喃喃地嚷道：「不長進的三娃，你哥哥當連長，命換來的錢，虧你還好臉吃烟……偷我衣服，偷嫂嫂衣服賣，二十幾歲人不找事做……」

猛然一陣不均齊的脚步，從房內奔出來；登時又聽着兩聲清脆的噴掌，同時對院的門，也「呀！」地一聲開了！

這門彷彿是兩個人不均等的力擠開的。「呀！」的一聲，成了短促尖銳的嘆息，——門

響以後，她是在天井的門外了，流水般的嚷道：「房主人，左鄰，右舍，出孝子案了，兒打娘吓！嗚！嗚嗚！……」

她雖這樣哭嚷着，循沒有誰出來，這便爲了他們常常地相罵，

第二天，我方知道，他們爲燒對燈鴉片不過癮的原故，不覺油然地起了一種蔑視，悲怒似地想道：「真不成話！……彼此鬧翻臉也好！」

那知我豫想的狀態，竟失敗了！我出街的時候，忽又瞥見這母子兩人，駢坐在大門的門壁上，正唧唧地私語着，彷彿沒有經過昨夜的惡罵一般（？）——不知密而些甚麼？竟是那樣親密？

這不思議的印象，令我沈沒了想像能力了！心裏全然感到驚訝……再回頭看時，又恰逢着母子互視的和藹的目光，我只得惘惘地惶惑着走了，

在路上我突然失笑了，想道：「我是一個怎樣褊狹的人呵？」

這一天，母親忽然打開櫃子，取出手鐲來，反覆地看，又鄭重地用報紙包好，使我覺得奇異了，便順口問道：「母親到那裏去？」

「我不到那裏，」

「爲甚麼取鐲子呢？」

「對門上老太婆要借。」

母親說着，却極不自然地笑了笑！我感到了興趣，忙再追問道：「借來做甚麼？」

「要給老三定媳婦了！」

母親隨意地說，我失聲起來，脫口道：「他也要定親……」

母親彷彿領悟我這話的嚴肅和心情，便回頭來注意看了我一眼，然後點點頭，笑了，於是我也笑了，又無聊地自慰着說：「誰願嫁給老三呢……」

「你怎知無人願意呢？」母親興奮地說，忽又頓住了口，漠然看着我，我真着急了，忍不住低聲道：「難道真有……」

「她要替老三冒充長呢？無人願意麼？」母親截住我的話，便嬉笑而又蔑視的這樣朗然地說，——但我深深感到母親嫉妒的心情了！咀嚼似的想道：「難道無人願意麼？」這是何等的歡悅呵！想到這裏，我立刻也不自由的啼哭起來：

我無興趣、痛苦極了！沈默了片刻，又才毫無勇氣地奄然的問道：「究竟爲甚麼這樣做呢？」

母親忍不住——彷彿過於刻薄的似的，——滿面堆下笑來，遊戲自如地答道：「老三叫她這樣的、……」

「她這樣聽話麼？」我氣憤極了，不由沖口這樣的問。

「母子間有甚麼爲難呢？」

母親悠悠地這樣說，——但我却感到鋒銳的譏刺——使我全然失聲了，發怒了，心裏禁不住狂熱似地悵惘起來，

突然又憶起了那夜歷歷在耳的惡罵，便毫無疑義的咒咒道：「看！我是怎樣一個偏狹

的人呵！」

「嗤！」的一聲，我陡然自失的笑了，——最後默默地看着母親到醫院去了，心裏很是不願把手鐲借給他們，但是有甚麼話可以阻擋呢？……

無情者的故事

我從大遠的路去河鶴笙，徧他沒在家裏，使我覺得很高興，只得悶悶地走了，從街口經過時候，偶然看見了一座茶樓，心裏不由盤算道：「何妨吃碗茶，歇歇氣，又可以看看鶴笙回家，」覺得主意不錯，便信步踏上了樓，揀箇臨街的座兒坐了，——那時候因為正是中午，樓上很是清淨，只有幾個青年，在另一棹嬉皮笑臉地密議着甚麼？彷彿正談着一件有興趣的事，我上樓來，他們便繼續地停住了談話來研究我，見我只願望着街，覺得放心了！便依舊密談起來：

「你說本街有貨（註一）沒有？老魏！……」忽然聽見一個青年，含着幼稚的好奇心這樣問；

「怎麼沒有！棕箱鋪對門，四十七號不是麼？」老魏帶了自負地口氣這樣說，——我心裏蕩了，想道：「鶴笙是五十一號，老魏說的四十七號，不知他知道不？」

「叫甚麼名字？」另外一個青年不相信似地問。老魏感覺了，忙很快地答道：「叫半截觀音，」——於是很不滿意地看了這青年一眼，頓時微微露出不可掩飾的鄙夷心理的顏色來，

又有個沙啞嘴的青年，迫切的嗶聲問道：「是忍窩子（註二）麼？」

「是的；但也不算很私了！」老魏擺出精明的口吻，這樣說：

「你怎知道的？」他略有些懷疑地意味，重復嗶聲地問：

「我麼？我們二月裏在那裏玩的很久，後來生氣才沒去的，」老魏略有些自負了，便這樣冷然答着，——真是一個容易使人感到興趣的答覆，立刻就兩個青年，要求似地口吻追問道：「怎樣的事？……生甚麼氣？」

然而老魏却不一氣說出來，徧俯外生枝的發問道：「誰有大炮台？……誰有大炮台？」

「我有！你們爲甚麼生氣？我有我有！」嗚咽的青年不可復耐地逼着問，——同時似乎便拿出了大炮台。

好容易大炮台熄了，老魏悠悠地吸起來，好半晌，——彷彿思想已成霧了？——才很有經驗地歎息道：「這個女人是沒良心的，只認得銀幣，不懂交情的無情人。」

於是又猛吸了幾口烟，已到吸無可吸的地步，才續眉合眼的再吸過一口，從嘴上拿下來，玩賞似地看了看，知道無可留戀了，毅然立起身來，將手中不過三分長一個殘蒂，特意地從他背後的窗上向街心拋去，——登時一個年輕的婦人喫驚地向樓上看，他們感到十分的愉快，忍不住哄然大笑起來，婦人只得喃喃地走了。

又陸續參差地坐下來，喝了一逼茶，老魏才重復唱唱地說道：「今年二月，我同老搬（註二）去玩，老搬不知怎樣，便和她有了交情，聽說很用些錢，後來另被一個錢莊上的小老板擠了，老搬生氣才沒去的，現在聽說這個小老板，又被西貨客王三麻子擠了，——這人是有情的麼？……」

「鶴笙！」——鶴笙被我叫住了；忙立起身來，恰好老魏那清瘦面龐上的失眠的眼光，也正偷偷地看着我；我便做出不經意的、下樓去了。

※ ※ ※ ※ ※

到了鶴笙家中，談完正事後，我低聲問他三十七號那人，知不知道？

他毫不猶豫道：「我知道！」突又笑着向我說：「并且你也知道的。」

我失聲了，遲疑地說：「我認識麼？我從不……」

他大笑起來，便截住我話道：「你猜她是誰？就是我們小時，蘇先生私塾的吳碧貞，」

「不是割臂淋親的孝女嗎？……如爹是秀才呢？……她怎麼竟至？……」我歎惋地說

鶴笙笑着看我，幽幽地道：「別談空話，且聽我說！……我自從今年三月初間，搬到

本街來，不久，就知道四十七號叫甚麼半截觀音？」倒也不會管他，後來偶然在門外遇着，只覺得面目很熟，仔細一想，方想起她是吳碧貞，心裏不由十分惦記起來，決意想去問她……」

「你不會？」現在我忍不住插嘴了。

「去的！我徘徊；付度了幾次才去的。」

「宿了一宵麼？」

鶴笙很坦白地搖了搖頭。她又黯黯道：「她果是吳碧貞……我驀然走去，她十分驚喜，當我兄弟似的看待，使我不覺深深的感動，屢次想問她的經過，都噤住了口，覺得不忍問；又覺得不該問？」

後來，她反似明白我的來意一般，那最初的一陣狂熱似地談話完後，便哭着告訴我：她的丈夫已是死了，臨死時候，執着她的手，喘着氣，親切地說道：「……我是個寒士，又有老母，今後須要累你，你能允我不嫁麼？……可憐你！……我真對你們不起！」說着：那已無表情的眼中，早熱熱地流下淚來，但還喘着氣，十分迫切地望着她，等候她的答覆。

她呢，執着一隻將冷的手，彷彿執着自己的全生命一般，哭的啾啾了酸酒似的，思想

、希望、生命、都沈沒了，她覺得需要甚麼呢？大概只是緊握這隻將冷的死手呵！

忽隱隱約約地聽着丈夫的話了！突然心裏感到利刀刺着一樣地疼痛，立刻每秒增加速度地顫抖起來，沒有思率餘地了！不由十分情願的糊糊塗了幾句（？）——覺得丈夫硬放下手來，——也不知他聽着不會？——又很傷心噙了兩口氣冷冷地死了！

丈夫死後第三天，她毅然請出她婆婆來，懇切的說道：「你兒子叫我養你，不再改嫁，我已允了，你放心罷！今後我若改嫁……」

她悲傷、與奮已極，禁不住淚隨聲下地哭起了，但復又強忍着說：「我便死無葬身之地……於是彼此都傾肝吐肺地大哭起來，——就這樣地向她婆婆盟誓！」

「唉！……可憐！」我不自主地嘆息出來。鶴笙便也頓着了口，我於是又不可復耐地催他道：「後來的經過呢？」

「後來的經過，和現在的景况，她一句也不告訴我，只伏在我肩上一分痛苦地哭，使我感到淒楚、壓迫了；便也不忍再追問她；但又不能勸她；只好默默地守着她哭。」

鶴笙說着，鬱悶極了！便不覺停止談話，輕輕噓出了一口氣，又零亂不整地徘徊着，——這是他動感情時的習慣狀態，——於是我脈脈沈思起來，——好半晌，他才又神情寂寞的說道：「那時；我也爲她流淚了，我倆人都沒有再談話的能力了！於是我任她不住聲的啼泣，只寂寂坐在她的面前，很親密地調換，休息我們那過於緊縮的情緒。……」

最後，她又又冷笑似向我說：「像我現在未嘗不自知是下賤，但是衣食逼人，不容易啊！我又是個女人，……我也想過幾次，真操不是餓着冷着講的，所以我才……」她又嘆着噓了！，我只好很窘地；乾澀地勸道：「沒再哭罷！你的話是不錯的！」她不住聲的哭沒有答應我，我哀傷無聊，到了極點，而且天也漸漸黑下來，便把指上一只金戒脫下，輕輕放在她懷裏，打算走了！……她十分敏捷地立刻伸出一隻手，把我的手執着，頭低了，含羞說道：「你還要走麼？」她的調子很低，然而我竟十分敏銳地聽着，便不覺低聲答道：「請你原諒我！」

我倆都黯然地脈脈地對立着；好半晌，——她那火熱的手，緊緊地握着我，我靜靜地感着她那無隻指尖上的不斷地顫動，我的心又熱了，只得也熱烈的無可奈何的緊握着；不久，她突然醒悟了我的答語，便長歎一聲，放下了手，——我突然也醒悟了；我拾取得便帽，剛準備要走，她忽又止住我道：「你留戒指在這裏做甚麼？」

「請原諒！這是我僅少的友情的幫助！」我帶些漸愧意味地低聲說。她了解了：很感謝的看着我，又低下頭去：方不曾再說甚麼？

我於是忙衝破這空氣，走了！

鶴笙講完這段故事，我們情緒都緊縮，沈默起來，禁不住都露出悵惘和苦悶的顏色，——猛聽鶴笙又說道：「她并且說，志在養親，不拘甚麼人，只要有錢……」

「唉！」我不自由地嘆出一口氣來，鬱極了，突又想起了罵她無情的老魏，登時感到一種劇烈的人間的痛苦，令我神魂都萎縮了！

「唉！」鶴笙也遙遙地發出了嘆息！

(註一)成都方言 呼妓女爲貨

(註二)私窩子 即私娼 亦成都方言

(註三)老報 即指其言者 亦四川方言

菲菲小姐

法國莫泊三著

秋潭譯

莫泊三的這篇小說 是在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後所作

法爾思班公爵是一位普魯士的營長，仰臥在有彩繡的長椅上，看他的軍情報告書。足上馬靴，帶放在火爐邊的精緻的雲母石上。他估據南非別墅已有三月，於是這石上就被靴後刺馬具，一天一天的漸漸挖成兩個小窩了。

一杯正熱的咖啡，放在鑲嵌了的小茶几上，這茶几被酒浸污了，破紙煙燒壞了，並且這得勝的軍官，又常用小刀刺了許多痕跡，或者是用一枝鉛筆，無心的亂畫些數目字或圖形在上面。

他讀完這報告書，又隨便瀏覽些傳言官所帶給他的德國新聞，起身檢了四五個莫有大

乾的柴塊，放在爐中。——這柴塊是他們在附近森林中砍伐來供烤火的，——便信步走進甬邊。

那時大雨滂沱，呼呼地斜飛着白沫，好像是傾盆一般，又像墻垣上面添了交錯花紋模樣，真要算法國壘形地胡昂附近的大雨。

這軍官望見四圍草地，都成了澤國；那旁安迭爾河，水漲溢岸，波濤滾滾，直撞着甬上玻璃，好似萊因河的滔天巨浪！忽然聽着人聲，他回頭一看，才是他部屬克爾文思丹男爵，他的階級或等於連長。

那營長身體魁偉，有芊芊的美髯，飄灑胸前。我們見了他，便可引起一種以他爲孔雀軍官的觀念，不過這個孔雀，鋪展他的美麗尾子在兩腮下罷了。眼睛藍蔚無光，頗富有溫良氣象。腮下有一刀痕，是在與大利戰爭時帶的傷。我們可以說他是個老實人，或是老實軍官。

至於這連長，微紅的大肚腹，常用帶緊縛住。滿臉初出的紅鬚，如在日光之下，使我

們要相信他面容是被燐燐過樣。某夜吃花酒、與人鬧毆、又失去兩個牙齒、所以我們常常聽不清楚他吐出的言語。腦蓋頂上、頭髮落完了、圍着這個腦頂圍、雖有些紅色起聚而有光澤的頭髮、如是把他剪了、便與和尚無異。

營長携了他的手、欲早晨第六次的咖啡、聽他報告新近的事事情形後、更倚着窗並坐着、共歎天氣的不佳。

營長性情平和、家中也娶了妻室、故甚處境遇皆能相安。惟這連長、是沉迷的浪子、淫邪的使者、所以很恨被雨關了三月、在這遠遠荒野的境地、不得同女子親近。

忽然有了叩門聲、營長叫他進來。這人是個機械性的弁兵、他占在門口、報告早餐已經預備齊全了。

二人進了飯廳、格外又有三位品級較低的軍官、同來會食：一是營副阿施、一是少尉斐詞、一是少尉伊灰克。他是一位侯爵、性情異常的誇驕粗暴；但也是一位好獻媚於女子的翩翩少年。自入法蘭西以後、他的朋友常常喊他叫「菲菲小姐」。給他這個綽號的原

故：是因他慣愛打扮、身體纖細、面貌蒼白無鬚、還有一習慣、表示矜傲一切的意思時常常低鏡地說一法國成語、「非非東克」(Fi, Fi donc)。

這雨非列墅內面的飯廳、是一很長很高的建築物。牆壁上鑲嵌有許多古時的水晶鏡子、近來為槍彈洞穿許多星孔了。至於掛的佛郎得彩畫、也被他們不快意時、用刺刀刺得稀爛了。

在牆壁上面、還掛有三張祖先肖像：一是貫甲戰士、一是主教、一是審判廳長。今日他們口裏、都各含有長的磁煙袋。還有一鍍金像框內的貴婦像、嘴上已經被他們用炭屑畫上一很粗濁的八字鬚。

這些軍官、常在這凋零的飯廳中用餐。暴雨儘落、使這橡木地板、變成泥滓污穢、如酒店中的地面一樣。

吃飯過後、他們又起頭吸煙飲酒。面面相覷、差不多天天這樣、說他們敵人的事、倒臥椅上、燒酒同甜酒的瓶子、傳遞如飛。嘴上各含一只圓磁斗煙袋、在那裏慢慢吞雲

吐霧。

杯子空了，他們跟着又斟滿。菲非小姐把他的打碎，兵兵立刻又給他另換一個。煙子把他們彌罵了，他們這陣已經盡是憂悶沉醉如像那些莫事做，又把酒吃多了的人一樣。

但是這男爵很不舒服。忽然站起來大叫：「不應該久是這樣！到底也要找點事做才好。」

營副阿拖同少尉斐詞，露出他們德國矜驕嚴重的樣子。一齊問：「甚麼事，連長？」他想一會，回答說：「甚麼事？其實呀！如果營長允許，可以開一個會才好。」營長從口袋取出煙袋問：「連長，甚麼會？」

連長又說：「營長，我狠可以包辦這會。現在想打發羅德發到胡昂叫幾個妓女來。今晚好生預備一飽晚餐，快快樂樂的過一次夜會。」

法爾思班公爵把他肩膀聳了一下。笑說：「朋友，你太瘋想了！」

但是這些軍官，盡都站起來，圍着他們的長官要求：「營長請你允許了連長所要做的事能。因為這個地方太愛悶了。」

到底營長也允許他們說：「算了，」立刻連長就命羅德發進來。這羅德發是個排長，絕莫有人見他笑過，但是他非常服從長官的命令。他領了連長的指示，跟着就出去；五分鐘以後，一輛四馬拖的圓蓋馬車，馳騁於風雨怒號中去了。

立刻，他們精神抖擻，面貌興奮，又在那裏說笑起來。

當這暴雨正下得不止的時候，這營長偏說：「漸漸的天要莫有那樣的暗了。」而這營副阿拖，直說：「天要晴了。」這菲非小姐，覺得身體狠不自在，站了起來，又坐下去，目光閃閃的四方周視，想尋找一些物件來破碎。忽然他看着那生鬚子的貴婦像，說：「你不能再看了。」舉起手槍，瞄準一放，兩顆子彈，立即洞穿這女像的兩目。

過後他又大叫：「做一個地雷。」立刻室內笑談中斷，像都很願有這新奇有趣的事情。這地雷是他所發明來損壞物件以博歡欣的。

自從屋主斐蘭打莫雨非公爵離去這別墅以後，除貴重器藏在牆穴內以外，莫有時閒來攜去或隱匿其他物品。而公爵又很富庶，筵席、臨走時，他的客廳接近於餐室的門莫有關，所以就這博物館似的屋子顯了出來，牆上掛有很貴的油畫，素畫同彩色畫，精緻的桌几上面，又放有千百樣的古玩：如花瓶、塑像、沙克磁人、中國神像、同菲羅斯的老象牙、玻璃器，這一類寶貴奇罕的東西，把這間客廳佈置得滿滿的了。因為營長絕不許人竊去這些物件。所以非非小姐常常這些地雷來破碎。今天軍官們又想尋這五分鐘的快樂了。

非非小姐走進客廳，尋得一個硃砂茶壺，（中國康熙時代御鑒所出，）內面貯滿爆發藥，壺嘴內放入一根長引線。他把引線點燃，放在挨近的一間屋子裏，隨即跑出，並且把門堵着。所有的德國人，都帶小孩好奇心的笑容，在那裏靜待。當爆聲雷動，他們便一齊湧進。

非非小姐磨拳擦掌的先走進出，看見葉納（希臘女神）磁像的腦壳已經落下了。他們每

個人又檢了些磁片碎塊，考察這一回的損害，同前次差不多。營長對於這爆發藥的抄沒、美術器的損壞，帶一種莊重的氣宇。首先走了出來說：「這一次也算好成功！」

恰恰煙霧旋進餐室，他們在那裏吸煙，簡直悶不過；營長急忙把窗子打開，換換空氣；那些軍官，仍然走進窗邊，豪飲起來。

這時屋子裏濕氣充滿，水分到處飛落。他們看那些被惡雨打橫的樹林被白雪鋪遍了的山谷，遠遠的又見一座灰色的鐘樓，聳立天表。

自從敵人侵入此地以後，此鐘久不撞擊了。這便是本地人民拒絕敵人的唯一方法。內中的司鐸，雖與法國人來往共食，均不拒絕。並且還同敵國營長吃了多回飯的啤酒或紅酒。因為營長想利用他作個溫良的偵探，但也不一定強迫他寧死不願的撞鐘。這司鐸溫良無血性，也祇保持幽靜，以反抗侵凌。所以附近數十里，莫不稱讚他的志氣，說他敢于憑弔家國；並且從鐘樓上表現出來，真可算是豪傑。

全村居民，熱中此舉，盡都預備堅持到底，來保護國家的體面。這事對於他們，好像

與巴爾浮、司路司版(皆當時反抗德人而有榮譽的地名)有同樣的功績、相等的榜樣於國家。並且以爲這村名也將永不消滅的。除此而外、隨便戰勝國什麼他們都不拒絕。

營長與他部下、都很笑他們這種無意識的勇敢。而又以全村居民顯出很恭順良善的樣子、所以也就聽隨他們保持自己隱匿的愛國主義。

惟有這個小侯爵、很想強迫他們撞鐘。所以天天都在請求營長、允許他們敲一次、以圖一時的嬉笑。他請求的時候、露出婦女嬌媚的聲音、貓兒溫和的樣子。但是營長終久莫有答應他。所以他就祇有在這雨非別墅內面、發些地雷來自已寬慰自己。

他們五個人一塊兒在那濕氣充塞的屋子裏等待許久、後來營副妻詞笑迷迷的說：「這些姑娘一定還不得到的、因爲在路上要耽擱許久。」說過後、他們便各自散去、理料他們自己的職務。連長也匆匆忙忙的去預備晚餐。

日暮西山、他們重相契合。而面的瞻望、相向的譏笑：因爲他們盡都拿脂粉香水打扮一下了。營長的頭髮。似乎真有早晨那樣灰了。連長剃得光光的、單單只看得見他的八

字鬚、如像鼻子底下的火焰一般。

雨落不止、窗子仍是洞開的、他們這時時向外靜聽。六鐘過十分、男爵遠遠望見車輪蠕動。衆人盡都搶步向前、注視許久。那四馬軍車、如飛地跑回來了。馬身盡濕、熱氣蒸騰、呼吸喘喘不已。

五個女子相繼下車、這便是羅德發拿着他長官的名片、用心選擇來的。

她們這三月來、同普魯工人往來、虛與委蛇、玩弄他們同物件一般。也深知這回不是白白請求、還是可以得身價的。走在路上、因良心刺激的不安、只有自解說：「這是操業使我們不得不如此。」

立刻、她們進了餐室。室內雖是燈燭輝煌、但她們因家園傾覆、心裏仍是非常傷悼憂戚。棹上珍饈滿陳、銀的碗盞、是他們在牆穴內尋出來的。看這個樣子、好像一羣盜賊。搶了人在酒店中晚餐一般。那連長取了這些女子、可說是他們習慣的事。歡欣鼓舞、上下打量她們的身價。當那三個年少軍官要想各取一人的時候、他竭力反對、說是要公

平的、依位置的高下來分配、纔無傷於品級。

因必免分配的爭執、他喊這些女子占成一排、又走到最高大的一個面前、以威嚴的態度問她：「你的名字？」她大聲回答：「巴勒瑪。」他又說：「第一名巴勒瑪歸營長的跟着自己取了第二個名波羅的。把肥胖的亞莽、斷與營副阿拖、那朵瑪、斷與少尉斐詢、那最小的最年青的名華塞、皮膚微黃、鼻子狹平、黑眼睛好像是一點墨水、本是個猶太產、斷與伊灰克侯爵、其實、所有的女子、都很年青很肥胖的、只是面貌太不發揚；因為妓院生活與接客太多所致。

這三個年少軍官、想拿刷子肥皂與各人的女子、並且引着他們去沐浴。但是這連長很不以爲然、說是她們都是很潔淨、可以上禱子的；並且上樓下樓、難免不騷擾別人所以盡都依了他的說法、各人抱着各人的、給他們深深地許多接吻。

忽然華塞氣喘不過、眼淚都咳了出來；因為他鼻孔裏頭的煙子使她這樣的。這侯爵還是把她緊抱着、從她口裏灌入許多片宋菸煙子。她並不發氣一句話也不說、祇是定睛的

恨恨的把抱着她的人看着。

過後盡都入席坐下。營長自己也很覺快活、巴勒瑪坐在他的右邊、波羅的坐在他的左邊、跟着展開他的飯單。說：「連長、你先的意思實在可愛可喜。」

營副阿拖同少尉斐詢、覺得像貴婦似的講理。對於挨近的女子、還有點畏怯心。但這克爾文思丹男爵、恣意所爲毫無忌憚、並且說許多猥褻粗鄙、不堪入耳的話。好像從他紅頭髮中、冒出火來、要把帽子燒燬了一樣。來說那些德國人的法國甜蜜引誘話、從他落掉了的牙齒縫中吐出口涎、吐在那些女子身上、如像葡萄彈一般。

但是她們也絕不計較這些。並且她們的敏慧、好像是被他說這淫邪粗鄙殘調缺音所提醒的一樣所以她們狂笑不已、自投於她們挨近的人的懷中。那男爵想要她們說的怪話、她們也就率性談起來了。酒還未飲許多、她們都有醉意、也就更發出她們娼妓故態、放肆異常。緊抱着挨近的人、拍他們的肩背、使他們狂叫大號。盡量的痛飲。唱她們的法國歌謠、吟她們與仇人往來學得的德國短歌片詞。

立刻、這些軍官的手同鼻子、因為接着這些女子的身體上。也就遍體麻木、神魂飄蕩、號叫聲聞數里。摩着碗盞便打、使占在他們後頭的兵士們、都忙不贏來掉換。

這時、只有營長還稍稍能够自制。

莫非小姐把華塞抱在他的膝上、心如火熱、緊抱着她烏木色髮髮蓬着的頸項。從她的衣隙間、嗅她的熱氣和香氣；鼓力捻她的肉、故意使她叫；又不時的接吻。忽然又在她下腮咬了一口、血湧湧流下來、把一身都打污了、這女子只是把他看着、擦她傷口上的血說：「這是應當給價的！」他仍是笑嘻嘻的說：「我給就是。」

這時、大家起頭吃糖果飲香檳酒了。營長站起來、用歡迎的聲音低微說：「恭賀我們的太太們！」他的老弱沉醉的醴態、說些不諳熟的法國話。在這時更不斷的讚頌稱揚。所有的軍官、都站了起來、顯出精神。盡力狂戲。這些婦人也都醉倒了、免強睜開了眼睛、口中喃喃、也不停的拍手歡笑。

那淫蕩的連長、也舉起酒杯大呼：「恭賀我們戰勝她們的心了！」

營副阿拖很、像德國大森林中的野熊。口裏吸着煙、站起來舉起酒杯大呼：「恭賀我們戰勝法蘭西了！」

婦人們雖是醉了、立刻籍口不發一言。並且華塞更是氣惱不過、也便回答他：「你當知道在許多法國人面前、你不能這樣說。」

但是那小侯爵仍是抱她在膝上坐着大笑說：「哈！哈！哈！哈！我却真見過這樣法國人！並且他們只要見着我們、便祇是逃走。」

這女子氣極了、大聲向他說：「你這怪物瞎說！」

在這個時候、他圓睜兩眼把她定着。好像他看着那些肖像、要放槍去射擊一般。過了一會、又笑說：「哈、是的、美人、請你恕我、如果他們勇敢、我們怎麼能到這裏來！」又加勁的說：「我們是他們的主人翁！我們更是法蘭西的主人翁！」

她聽了這話、氣得戰兢兢的、立刻從他的膝上離開、又倒在椅上。

小侯爵也站了起來、把他酒杯斟滿、舉在禱子中間說：「恭賀我們是法國、法國人。」

法國森林。田野。屋舍一切的主人翁！」

別的軍官們、盡都被激起了他們的戰爭熱愛國熱。執着酒杯大呼：「普魯士萬歲！」說完了、把酒一飲而盡。

這些女子莫有反對、靜悄悄的祇是戰慄。華塞也含默不能回答。

小侯爵從新把香檳酒斟滿了他的杯子、擱在這猶太女子的頭上。又說：「恭賀我們也是法國全數婦女的主人翁！」

她趕急站起、但是那水晶酒杯已倒翻落地、打得粉碎了。黃色的酒、倒在她黑髮裏頭、淋淋而下、好似受一次的洗禮樣。她氣得嘴唇顫動、看着那仍是笑得不止的軍官、氣塞聲促的說道：「這、這不是真的、你們絕對不能有法國婦女！」

他仍是坐着笑、還學巴黎腔調說：「她們是很好的、她們是很好的、但是你又到這裏來做什麼？小女子！」

她聽完這抵她的話、更氣得噁了！周身都不自在、只有着急的再說：「我！我！我不

算是法國婦女、我僅是個妓女、普魯士人也僅足以與此等妓女為伍！」

話還莫有說完、她臉上已重重挨了一巴掌。小侯爵怒不可遏、正要給他第二次巴掌的時候。她已經在棹上拿着一把切糖果的小刀、刀口是銀的、起初人都莫有看清楚、她硬盡力一刺、刺入小侯爵的喉下小窩了。

小侯爵只說了「喉上被刺」一句話、口便張開、眼也睜着。

這時、所有的軍官皆狂喊大叫、哄亂一堂、想來擒這女子。但她因想阻止營副阿拖的來路、把椅子打倒在他腿前、他便一交跌得長伸伸的。這女子趁此機會、翻窗出去逃往廢墟黑夜、傾盆大雨的中間去了！

兩分鐘以後、非非小姐死了。阿拖同斐詞都抽出刀來、想把這些跪着求恕的女子一齊屠殺。但是營長不容應、祇是暫把她們關在一間屋子裏、叫兩個人看守着。跟即如臨大敵、安排兵士、分頭去追尋那逃走的女子、他也相信一定可以擒回。

分派的結果、五十個人在這別墅中、二百人在這全山谷內的森林房屋中、遍處搜尋去

了。

一時桌上的杯盤撤盡，把死屍擱置在上面。這四個軍官的酒也醒了，做出莊嚴凶惡，好似要與人交戰的樣子。站在窗前，向黑暗中眺望。

瀑布似的大雨，仍是下得不止。落聲、流聲、激石聲，竟充滿了這茫茫陰沈黑夜中。忽聽鎗聲一響，稍遠也有鎗聲相應。一刻鐘以後，無遠無近，常聽有鎗聲了。移時又聽得收隊聲、言語咕嚕難曉。

次日早晨，兵士完全歸營。但有兩個已死、三個帶傷的：都是被他們同伴急於想在夜裏追尋着那妓女所誤傷的。

而那夜本地居民，莫不受驚、莫不戰慄。全村雖被搜尋盡了，那猶太女子終好像莫有拋絲毫蹤跡在她所經過的地方樣。所以到底還是莫有把她尋着。

後來將軍曉得這事了，祇是攔腰下去，絕不聲張。因為聲張了，恐怕當別軍的壞榜樣。並且依軍法懲治了營長、營長也懲罰他的部下。這將軍又對他們說：「你們不以戰爭

為事，反在此與這些妓女調笑嬉戲。這法爾思班公爵所以惱怒異常，決意想在此地報仇。

因為他很有報仇的機會。他把司鐸叫來，嚴命他撞鐘以誌伊灰克侯爵之喪。他以為司鐸必不答應，便可藉此生事。却出乎意料之外，這司鐸竟恭恭敬敬的依從。當非非小姐靈柩出殯時，前後左右，皆兵士荷槍實彈護送。鐘樓報喪鐘聲，也異常痛快的撞擊，好像用了許大一支手樣。

過了那夜，到第二早晨，又過了全天，這鐘都是不停的敲，還發一種很諧和的聲音，在夜裏有時又偶聽二三次異常快樂的聲音，使人從夢中驚醒，却不知其為何故，所以全村居民，都謂鐘樓上現在必有鬼邪了。並且除司鐸同撞鐘人而外，絕莫有人敢走近那裏去。

其實，便是那可憐的妓女焦灼寂寞的生活在上面，為他兩人所藏着的。

她留在這裏，直至德國兵去了以後。有一晚上，那司鐸叫一輛優頭公司的馬車，親自

把這女罪犯送回胡昂相到了那裏，司鐸把他抱着，表示尊敬。她便急忙下車走進妓院去。

• 此時院中鴉母，都相信他是死了。

過了許久，有一位有愛國熱的人，因為羨慕她這種美行，而絕非出於榮譽。她也自愛其身，便彼此訂了婚姻，變為一位很高尙的婦人。

名譽

陳虞裳

一座小小的院子。在院裏的右邊，雖沒有建築房屋；但空地上，也雜植了些芭蕉、梧桐、等類的花木。在院裏的左邊，有一通長三間的廂房；所有的窗櫺，純用玻璃嵌成。並且這一通廂房，一端就抵着院外的過廳；一端便與院裏的上房相接。

一晨，天剛把眼睛微微睜開，且是朝雨細落的時候，那院裏的天色，尚不十分明瞭。在上房當中的第二間屋裏，和在廂房抵着院外過廳的那間屋裏，窗櫺上，都微隙射出一些隱約的燈光。但上房漏燈光那間屋裏，很淒寂，沒有一點聲息；却廂房漏燈光那間屋裏，便似有點微聲溢出。——那微聲：好像哭泣；好像雨聲淅瀝；又好像蕉葉，被細雨

打擊，發出來的咽鳴之聲；總之：在當時，無論如何，都難於辨別那微聲究竟是什麼聲音？

後來，天的眼睛，更要睜開些了。院裏的天色，也稍明瞭些了。上房漏燈光那屋，燈光也是漏出的；但起首外溢，辨不着究竟是什麼聲音的微聲，這時也的確知道不是淅瀝的雨聲；更不是細雨打擊芭蕉，桐葉發出來的咽鳴之聲，是哭聲了。是較前更大的哭聲了。

一會兒，忽然上房漏燈光那間屋裏，出來一個十一二歲的小丫頭；後面又跟着一個年紀約在十八九歲的姑娘；和一個三十歲上下的婦人。他們倆尾隨小丫頭，一面向廂房漏燈光那屋走；一面口裏更不住的互說。

那婦人皺眉，低聲，怨那姑娘道：

「唉！鬼女子，這些事，都幫他做得的嗎？」

語至此，前面的小丫頭，便回首插口低聲道：

「太太！這陣哭的更利害了。你聽着麼？」

那婦人點頭道：

「聽着了。」
遂又接着說：

「我看你如何支消這件事！」

「唉，大姐！你不能怨我；這事本是姐夫迫着我做的。但我想一個女兒家，遭了這樣的事，也不甚要緊。」

「你還記得麼？姐夫對於我，何嘗不是這樣。我當時還是哭得不休，自覺再無面目見人，心想立刻死掉了便好。但後來經你巧言蜜語的誘導，說此事大家秘密着；只要不把這事露出去，使別人知道，名譽上沒有妨害，何必又因這事死掉。你當時，實在把我哄着了，並且過後也無人說我的壞話。」

「現在，我們倆見着他的時候，你何嘗不可以把你從前勸我的話，依舊拿來勸他；並且我在那兒，也幫着勸他，向他舉陪。我想這事，一定可以了結下去。——當初那姑娘是這樣低聲的回答。」

回答完畢時，那姑娘的粉面上，帶了些對於此事有把握的樣子。

那婦人聽了這一番話，都不以為然。便搖首低聲道：

「鬼女子！可是他爲外人，怎能够和你一樣的帶勸？怕這事……」
這事底下的話，還未說出，又被那前行的小丫頭，掉首截着小聲道：

「太太！攏了。」

那婦人聽了，遂又微微點頭。並和那姑娘，與小丫頭，共同走在廂房漏燈光那屋的窗前，大家更引頸向窗簾空隙處，向內望去。

他們正望去的時候，見屋裏也有個年紀在十八九的姑娘，座在床側一把藤椅上。接着藤椅的茶几上，還放有綉罷是一條青裙兒。那姑娘髮髻蓬鬆着，低頭不住嗚嗚咽咽的哭泣；時時更用手巾拭伊眼裏落出的淚滴。

對着伊一邊，有把氣椅；椅上座一個男子。——年紀約在四十歲上下。——男子的狀貌，都還偉大，但他臉上，經屋裏燈光映射着，硬顯出殺人放火，驕奢淫逸的模樣。又在他的右手上，拿有一支燃着的紙煙。他一面把紙煙放在口裏，不住地細吸；一面又把紙煙離開嘴唇，慢慢地帶着滑稽語調說道：

「你何必哭啊！這事，次把是不要緊的。況且這事除了我們倆，未必有別人曉得。即便有別人曉得，也還是不要緊的。」

那男子說到此，便停着話，復吸他的紙煙。更凝神把伊看着：好像要伊給他一個回答。但伊却不應聲，依舊不住嗚嗚咽咽的哭泣。那男子又付了半晌，見伊沒有復話，便又說道：

「呵！我推測你的意思，不外怕你家裏的人知道這事，對於你有很不好的地方。我想：即使你的家裏的人知道這事，並且，不要你再跟着他們，你就索性跟着我做個姑娘罷了，也未見辱配了你。」

「况且拿我的家世說，前輩人也會經過幾天官來的。雖然沒有遺下好大的產業，但到我名下，經過幾年的工夫，找來除用掉還剩得的，也不下八九萬塊；你跟着我，一生定不少吃着。」

那男子說到這裏，又把他的紙煙，吸了兩三下。復繼續說道：

「上面的話，不過是就我現有的財產說。你要知道我現在的官階，已到了上校參謀的地位；若大局再變幾次，未必旅長、師長、軍長，和總司令、那些頭銜，不輪到我的名下；到了那時，還愁沒有福與你享受、闖氣人與你玩麼？你可不必再哭！好好地把我說的話，拿來細細想想。」

那男子說道這裏，便稍停頓着。但當他說這番話的時候，聲氣很軒昂；臉上得意的顏色，被燈光映着，覺得是時屋裏的椅上，儼然有個旅長、師長、軍長、和總司令，在那裏坐着。

那男子又欲開口，再說以前未完的話：剛剛啓唇時，忽然窗外發出一個婦人口調的罵聲。那男子聽着這個罵聲，便大駭了一吓，並且欲說的話，也不敢再接着說；只張惶把窗子定時望着。當他定睛望着窗子的時候，接着又有一些罵聲；另外又有個叫

「老爺！快開房門，太太他們來了。」的聲音。那男子聽着這另外的呼聲後，便沒趣懶懶的離開氣椅，走到屋門後，把門張開；遂一溜煙的出門竄向上房燈光的那屋裏去了。

那男子去後，起頭在窗外立着瞧望的小了頭，那婦人，和同來的姑娘，都一齊進這屋了，並共同走到那哭泣的姑娘身邊。與那婦人同來的姑娘，一而在懷裏搜出一張手巾，爲哭泣的姑娘拭淚；一而又低聲和語的，在哭泣的姑娘耳邊勸慰道：

「好姊姊！莫再哭了！看你哭壞了！總之，這事是我的過錯，令你受這污辱，不名譽的……」

這話還未了結，哭泣的姑娘，便忍淚訴道：

「唉！你和我好歹是朋友，怎麼拿這些圈套來陷害我啊？本來昨天我到你家裏稍休，就要轉去的，你又強拉我到你屋子這裏來，我到這裏息了一陣，又要打算轉去，你說天在落雨，非坐轎不可；但轎子你又偏不命人與我雇來。並且當時你還設計，叫我屋子家擺酒出來，強迫我與你對飲；我那時，以你是個好人，加之，又有數日來交好的感情，所以也奉性和你飲；那曉得酒後你就……」

哭泣的姑娘，話至此，喉便咽哽着了。更躍起身子，不住拿頭兒，向着與那婦人同來的姑娘撞去。那婦人見此情景，便慌忙似的，用兩手止前一撲，緊緊把哭泣的姑娘抱着；口裏更軟軟的勸慰道：

「哎！小姐！這事我家妹子和老爺，不錯為也錯爲了。總之。千萬的不是，都期我薄臉上看！我想：這樣的事，大家莫鬧，嗚迷着要好些。若果鬧出去，使別人知道，我家妹子和老爺，名譽上固然是不好；但他們倆無論如何，都有託身的地方。你這事一旦被人知道，名譽不但完全掃地無餘，恐怕在現在的社會裏，還沒有立足的地方；況且你又是未出嫁的女兒，你的家庭，能够容你嗎？」

那婦人說到這裏便停着了。與伊同來的姑娘又接着說道：

「你屋子要仔細把我家姊姊說的話拿來想想！莫要如是的性急。總之，這事實在是我的錯，我的錯為；但不錯也錯了，不錯為也錯爲了。俗話說的，『生米已經煮成熟飯』這事也沒有法子可以救得轉來的了。現在唯一的法子，只有大家守着秘密，放下這事不提，把名譽固全就好了。以後我們倆朋友的交誼，還是仍舊；並且更要比從前好些才對。」

接着那婦人又勸慰了一陣，與伊同來的姑娘，又也勸慰了一陣，哭泣的姑娘，才漸漸們把淚收着些；付了半晌，——好像心裏在思索這事，當如何了結才好。——始含悲帶愁，半吞半吐地，向着與婦人同來的姑娘唧唧噥噥地，諱了一些時候；但伊諱這番話時，語音頗不明亮；並且臉上還帶着羞愁的樣子。那與婦人同來的姑娘，聽了伊的話後，又笑着臉，低聲向伊說了一陣；伊始完全把淚收着，並用手整理自己的衣服和髮髻。

這時，天的眼睛，已完全睡開了。院裏也完全亮了。但淅瀝的雨聲，和蕉葉、桐葉，被細雨打聲、發出來啾鳴之聲，仍然沒有停止。當刻，與婦人同來的姑娘，大聲向小丫頭道：

「快去！叫李貴往轎鋪裏雇乘轎來。」

小丫頭聽了這話，便往外去了。沒有好大個時候，就有一乘小轎，和小丫頭進到院裏

。那小丫頭又大聲叫道：

「轎子雇來了！」

哭泣的姑娘，聽着這個聲音，便離開自己的座位，順手在茶几上，把裙兒拿來圍在腰

間。更和那婦人，與伊同來的姑娘，三人出了這屋，共同走到簷下。哭泣的姑娘，便一

面向那婦人，與伊同來的姑娘，微微點點頭，一而就坐入轎中去了。

當轎子離開院子的時候，那婦人，與伊同來的轎娘，都向着轎子說道：

「待慢得很！」

但轎裏的人，並沒有回聲；只有那浙瀝的雨聲，和蕉葉、桐葉、被細雨打擊，發出來

的咽鳴之聲。不住地爭鳴，似代表轎裏的人，應答他們的語了。

那時廂房漏燈光那屋，和漏燈光那屋的燈光，仍是漏射出來的。只是廂房漏燈光那屋

裏，哭泣的聲音，這時完全沒有了！

一九二二、一一、九。

成都草堂文學研究會徵文啟事

一無論詩歌小說戲劇，原稿經登載后，酌酬

本社出版的草堂雜誌，及葉伯和君所著的

詩歌集、中國音樂史……若干冊。

二收稿處、成都指揮街葉伯和君轉本社編輯

部無論登載與否、原稿恕不退還。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草堂

(每 期 定 價 壹 角)

(外 埠 酌 加 郵 費)

印 行 者 成都草堂文學研究會

代 派 處 成都中華書局華洋書報流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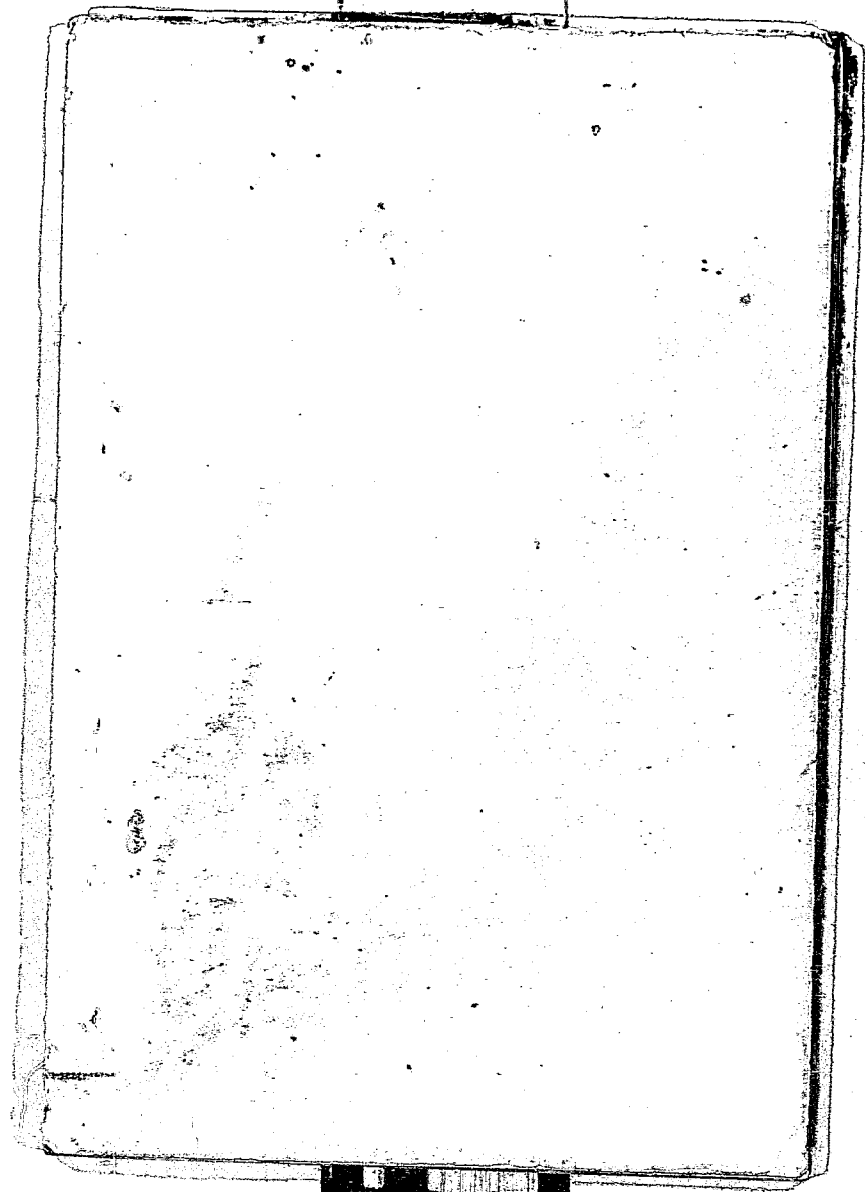
處及省內外各大書坊

通 訊 處 成都指揮街一百零四號

但關於發行事務請交成都紅

布橫街十四號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



1923

年

第

2

期

草堂

第二期

成都草堂文學研究會出版

草堂第二期目錄

詩

詩一首	叔農
詩一首	寄萍
詩二首	亦話
詩一首	靜宙
詩一首	佩竿
詩一首	學詩
詩一首	荷士
詩一首	駒甫
詩一首	勤伯
詩一首	沈若仰
詩一首	雷承道

詩二首.....	何又涵
詩六首.....	張拾遺
詩二首.....	葉伯和
詩三首.....	陳虞裳
小說.....	葉和伯
我的小弟弟.....	張拾遺
兩封回信.....	何又涵
三笑.....	佩宇譯
旗號.....	俄國迦爾訶著
戲劇.....	俄初
家長(共四幕).....	
編輯餘談.....	

詩

笑——淚

叔農

我們愛傷一世罪！
人生都是充滿了憂愁。
笑後即是淚。

我的心.....
心啊！
都被憂愁扯碎了！

玫瑰花

叔農

玫瑰花呵！
美麗的玫瑰花呵！

我願你尖銳的刺、

刺我心中的鮮血、

刺我眼中的清淚、

好把血淚來灌溉你、

好把你獻與我的情人。

我願

寄萍

我願成一位畫師、

把人們的臉改畫成一樣的笑容、

免得有不同的驚異。

但是人們似乎比我聰明？

早已將他的臉幾回改畫過了！

北京、平大、寄

深山

深山空寥沒人蹟：

陽春來時，
野花便一齊開了。

幽香沉入流水裏，

流水有些醉了；

輕輕掀起幾縷細波，
表示他底笑意。

陽春去了，

花兒悄悄地謝了，

赤話

——薄兒只輕輕地落著。

醉人

赤話

醉人底臉，

彷彿染上了胭脂；

比花還要紅些；

已彫謝的石榴花，

沾了醉人底溫和的酒氣，

才出芽，便含蕾了。

愁苦的婆婦，

在池畔

靜甫

往常蹣跚的髮影，

而今尋不着一些痕跡了。

薔薇和伊

靜甫

薔薇呵！

坐在你膝前的伊呢？

小詩

佩竿

一 哭

可是我連哭的勇氣都沒有了！

哭是弱者唯一的安慰呵！

二 沈沒

受盡了人間一切的痛苦以後；

聽見醉人奇異的歌聲，
笑了，從夢中快樂地笑醒了。

很高，很激越的調子，

伶人們都不敢唱。

醉人却沉痛地唱過了。

醉人底詩思沸湧著。

「寫罷！」

我看了，

「詩呢？」

還是淚啊？」

那個丐者便倒在街心寂然地死了！

三 雜聲

我偶然從夢中醒來、

聽悠悠地更夫沈重的鐘聲；

似乎都放在我底心上敲着？

四 母親

母親呵！

每當忍受人們的冷酷待遇時；

便自然憶起的亡故的母親呵！

題小兒女拍照

荷士

我配不著當你們的父親、

你們更不幸來做我的兒女、

像這般冰玉似的孩子們、

只好撫育在女神的胸前；

困臥在自然的搖籃裏。

唉！現狀的生活！

我已經是在你的勢力底下被壓迫的一個弱者了！

你還忍得下心来繼續困苦我次代的孩子麼？

——

雨後底菊

學詩

爲甚你垂着頭、彎着腰、不笑不語呢？

呵！莫不是那無情的雨兒、點滴地打壞你

秋後獨有底芳顏、使你在哭嗎？

—— 二二·十一。成都高師

徬徨

駒甫

(一)

自然以冷酷而迫切的旨意、驅着一切趕

上衰老的路途。

耐不住的、先已枯萎了；戀不住的、先

已零落了。

最不幸的惟有干枯萎、不零落而徬徨於

衰老的路途上的無力的人們啊！

(二)

冷冷的曉風往復地留戀着、悲鳴的小鳥

們也互相地安慰道：

「別悲鳴罷！請安心地等待着春風底歸

來呀！」

但我却已麻醉了！

雜詩

勤伯

(一)

把一切念頭、

放下來罷；

我願當第二的人生、

我願造物之神、

另給我一付頭腦。

(二)

有好大的事、

何必要這麼傷心？

何必要這麼煩悶？

朋友！

放開懷抱！

還是做你前途的事業。

瘋人

當我從窗中望去，

便常常看着：

那披著短髮、抱着小孩的中年婦人；

她不停地在房廊下踱來踱去；

他們告訴我：

「她是一個瘋人！」

她那蒼白的臉、

直而不靈的目光；

表示他確是一個瘋人了！

「如何瘋了的呢？」

你問罷！

我們難道不是瘋人嗎？

頹死

死是一切問題的解決嗎？

人生的究竟便只得着一個死嗎？

她已沉沉地酣睡了！

靜靜地酣睡了！

永久無聲無息地酣睡了！

我們呢？

沈若仙

沈若仙

也是匆匆地向着死的行程奔馳！

也將沉沉地酣睡了！

也將拋棄人間一切而去了呵！

詩意

沒有一分春意底園亭；

怎樣凝眸呢？……

但也被轟然高懸底幾朵紅花兒，

挑撥絲絲詩意了！

芭蕉底心

芭蕉底心；

捲牢伊所經驗底淒涼世界了！

一件使我不安的事

草堂 第二期

那喘息在枝上的黑蝶、
你不住地……

顫顫地……

是有了病麼？

失眠

而今……

我只有這滴不透相思的夜雨了！

「徬徨的路」自敘

我悵惘地唱起我心底音律、

我淒切地吟出我心底詩句、

從這樣寂寞地人間；

是我所等候回響底山谷呵！

張拾遺

張拾遺

張拾遺

張拾遺

不幸的小照

張拾遺

相思都是不幸呵！
尋出了伊的小照、
看時……

又爲我憔悴好些了！

詩人的心

何又涵

照徬徨的詩集

火一樣的熱；

冰一樣的冷、

徬徨於人間的詩人的心呵！

回響

何又涵

好靜寂的山谷呵！

我徬徨的懷裏着。

痛哭罷！

狂歌罷！

只聽着自聲的回響呵！……

你便是我

葉伯和

你底慧根、是夙具的；

你底個性、是高潔—優美而直率的；

你是未滿學齡、便能刻苦讀書的；

你是以詩歌爲你生命底源泉的；

你是能專意使用你愛情的；

你是憑着你柔弱的靈魂、無時不與病魔宣

戰的；

你是備嘗了有產階級底家族制度的痛苦的

你是受盡了一切虛偽禮教的束縛的；

你是真能讀我底詩歌的；

你是真知我的；

的不可分性。

是魚呵？當比目；是鳥呵？當比翼；

是花呵？當並頭；是草呵？當並蒂；

是樹呵？當交柯；是……

愛人呵！你若是不幸而離開了我、

那麼！世界上一切底魚—鳥—花—草……

都應即時破裂！

……

自題小照

葉伯和

自從最初誕生了你和我、便含着這樣堅強

像、是暗的我底形影；

詩、是留的我底聲音。

唱着詩；看着像：——

便是我個人底「有聲的活動寫真」。

也許說是我永久存在的生命？

夜雨

雷承道

一 滴滴的雨兒

住了罷！……

我已無淚相和了！

二

要是能解除煩惱；

我願化爲：

鳥兒——花兒——江水！

三

伊句句言辭，

深深刺入我心中；

這是今春的一夜裏

四

何須更笑春蠶呢？

回想自己呵！

五

滿園的花正開着，

蝶兒！

你要飛到那裏去？

六

臉上兩行的明珠，

是燈光映射的淚光呵！

七

吾心歸來！

這孤獨的人間，

何處有同情的伴侶？

江樓雜詩

陳虞裳

一、崇巖閣晚眺

朱畫閣聳入天半裏；

欽馬臨風更叮嚀。

城郭江河在眼底；

遠山隱約映夕陽。

二、洗筆亭

我來不見洗筆人；

叢篁蔭庇裏，

猶厭洗筆亭。

三、吟詩樓晚照

聽——

蓬蓬葉底亂啼鶯；

看——

沿沿江上去來船；

隔岸長堤柳下，

殘照裏又見着人影一鞭。

四、洪度井的觀感

石欄雖頹敗了；
 却古井仍舊是冷清清的。
 榆錢雖飛落個不住；
 却水底素心、仍舊是靜沈沈的。
 宇宙雖時時騁騁不息；
 却伊詩靈的光波、是永永放射在人寰的。

※ ※ ※

哦！
 井底清冷；
 水底素心；
 伊底詩靈；

——統統和世界相終老啊！

五、流杯池所見
 荷花兒瀉滿了池邊；
 荷錢兒鋪滿了池面；
 忽地裏閣閣數聲、
 一個蝦蟆拖泥帶水跳上了坎！
 六、濯錦樓前底筵

筵！

點點地飛出竹林；
 翩翩在月影之下；
 光兒晃閃着亮晶晶。

小詩六首

陳虞裳

一

秋風悄悄地來拍我肩；
 使我感觸到
 失意人們所得着的世態！

二

最殘酷無情的人、
 到他受末次裁判之時；
 也要發出求救禱的哀鳴！

三

笑裏藏刀、
 是今世人們對人的慣態。
 見着又何必怪呢？

四

花片悄無聲的打我；
 惡我的人們、
 對我又何嘗不是這樣！

五

滿園的花朵、開得那麼好；
 這是天公之賜麼？
 誠然！
 但一半還是園丁的努力。

六

食了梅子以后；
 更覺得我身世的滋味！

不幸

陳虞裳

不幸的我！

被上帝遺謫；

來到這感覺世界以後。

那「無明」便侵佔了我的心體；

更趕走了我最可寶貴底本性——「真如」。

因此我宿昔的智慧、

亦漸次地消滅殆盡；

並且愚而妄的思想、

一天天地增長起來。

覺得這樣地人生、危險極了。

於是我周圍的空氣、

純爲惶恐、憂懼充塞滿了。

我不得不求超脫此境之外；

不得不尋個安心立命之所；

便徬徨着、

無春、無夏、

無秋、無冬、

甚至無晝夜、

潛心意的去四面探尋他。

到今年已有二十五年了；

但是、些微痕跡、畢竟探尋不着。

一日我心裏的情緒、迫促緊張急了；

明白了。

要是我尋得着他；

除却沒有這個宇宙。

無論如何、再也忍不住了；

狂風似、徧山野跑去喊找他。

他的些微痕跡、仍探尋不着；

只有他的聲音、在徧山野、

照着我呼的話兒應着；

全不向我站立之地走來。

以爲他定要我走到他立的那兒去訪迎。

殊走到凡是他呼應我的地方、

却他早已去得不見了；

就是些微痕跡、

仍也探尋不着。

哦！

海內唯一研究新詩的雜誌

詩。二卷一號
已出版了

上海中華書局發行

小說

我的小弟

葉伯和

現在我又想起我的小弟了！

他的面頰是很和藹；眉目是很清秀；身材是很伶俐。他能漢文、英文、法文、德文……；他說日本話的時候，誰也辨不出他是那一國的人。他的先生們，都贊美他，說他是天生的聰明的孩子。

他年未滿十五，便登過了峨眉、巫峽；經過了夔門、瀘瀘；航過了揚子江、洞庭湖；渡過了黃海、太平洋、黑水洋……；他的足跡所到的地方，或許比一個老年的旅行家還多。

他酷愛藝術和音樂，他擅長風景畫；精四絃琴……；他住的寄宿舍，距他的學校很近。

一院貴族的府第，附着很幽雅的花園，是在他的寄宿舍的東隣。從他的寄宿舍的樓

上，可以望見塔垣內那些：峻峭的假山；蕩漾的池水；奇古的松柏；清麗的修竹；紅豔的嫩荷。和許多飛來飛去的小鳥；飼養在池中的鸚鵡、鴛鴦……却不常見着他們的主人。

月明如畫；晚鐘縱橫；籠照着東隣的花園，好一幅天然的夏景圖呵！人們都在院子外納涼。他賞玩一會月色，便獨自回到寄宿舍的樓上，高興地把四絃琴取出來，恰好月光正照着他的譜臺，他翻開「比安芬」的月光曲，按着譜地演奏。剛奏定一段了；東隣的花園裏，忽發出一種女性的歌聲，清越而合拍的，好像想和他的琴音。但他却沒聽着似的，仍繼續地演奏下去，一會兒琴音住了，歌聲也停止了。

花園的角門，恰對着他早晨上學必經道路。呀——角門開了！一個年近十四五的少女；綠雲似的鬢髮；秋火似的眼神；玫瑰色的臉龐；櫻桃似的嘴唇；提花縐綢的外衣；紫色羽紗的裙子。也提着書包，似乎要上學校的樣兒。伊猛然抬頭，看見他從對面的路上來了，伊並不驚訝，也不低頭，伊的雙腿，雖是仍然緩緩地前進，但伊的明眸，却赤緊地覷着他，好像要問他：

「那夜奏琴的是你麼？」

他也用他純潔的雙眼，誠懇地望着伊，好像要問伊：

「那一夜唱歌的是你麼？」

他和伊都是天真爛漫的孩子，更沒有一點假惺惺的害羞的樣兒。

「你願意有伊一樣的人兒，做你的……麼？」我的朋友戲問他說。他總含默而不言。

但他常對我說：

「我們國與國雖有莫大的仇恨，人與人總還是相愛相助的。要是把「國」這個字取消了，或許人類更要親密些！」

我的小弟弟，他是離開了我已經十多年了！他是自己把他的靈魂，完全解放了！他是永不會有「室家之累」的了！但那花園中的少女，想是已經穿着五個紋（註音）的黑色外衣；束着尺多寬的博帶，跪在簾子上，迎接伊的「行使夫權」的男朋友去了！……

（註一）日本婦人的裝束。

兩封回信

草堂 第二期

——三三。三六。成都。花花草草堂。

張拾遺

十九

在晚飯後、她從第五自習室的背面經過、忽然聽得內面有些唧唧不明的話聲、不由微微忖道：「這是誰呢？」隨即停住了腳、精細地更向周圍看了遍、又把掩着右耳的髮角壓了壓、才輕輕地貼上那窗格去。

有兩個人正幽幽地談着話、但一點聽不明白、——好半晌、她站的真有些不耐煩了、突然有個聲音略高的失口道：「……劉攬芳的！、還不是個飯口袋！」說完高聲地笑了。

這正是同班王縉雲的笑聲！——她臉上的血、登時燃燒起來、不斷地咬着自己的下唇、更懊惱地驚着心、聽她們還說自己甚麼？

另外一個也枯枯地笑了、又順口警告說：「不要叫喊、提防有人聽着！」——這却是乙班朱夢蘭的聲音。

她兩人依舊密談起來、忽然縉雲又歎惋似地說道：「蘭姊、變了女子有甚麼好處呵？任你聰明、能幹、有學問；總免不了要靠男子、所以我也沒有別的心願、只願得同學們、一個個都命好……」

「甚麼命好？」

「你說甚麼命好？——蠢豬！……」

「不要罵我們罷、善婆婆！——都曉得你是未來的正命夫人……」夢蘭笑着罵着說。

縉雲也嘲她道：「大哥不說二哥、難道你這位將來的太太、又不是人人知道麼？」

「這個死鬼、……今天非制伏不可！」

說完、兩人都低聲地狂笑着、就在那張坐凳上制伏了一會。有一個早告饒道：「姊姊、不要接槓了、饒了妹妹罷！」——停了停、又申辯道：「我說的是好話、真話；不是你、我還不說咧！……我只替我們同學中有些人擔憂咧！」

「這個厚臉的女子！……你還替誰擔憂？」她好奇地問。

「替誰？——我說給你聽：周桂英、吳若愚、與你同班的貴家門朱慧人、我同班的劉攬芳……還有許多學究、許多千金、我也背不完了。我都替她們擔憂咧！」

「你說這四個人、那三個的事、我都知道。只是劉攬芳與你是同班、你知道她的如何？」

她久立在窗外、呆呆地聽見在問自己了。一時又是慚愧、又是懊悔、又是着急、她那不落人後的心情、經不住這樣的侮辱、和這兩個得意人的嘲笑、歎息；不覺孤另另地

弔下了淚來。自悲自悼地呆了半會，心裏很想走開，任她們去批評自己。但不知怎的，偏鼓不起這離開的勇氣。

一面早聽見繡雲。說道：「擱芳的了，我到是知道的，她雖不肯告訴人，但據我的同班郭鳳鳴說——她倆是鄰居，一同長大的朋友——擱芳的，是個未畢業的中學生，年紀已有二十七了……」

「擱芳今年呢？」

「二十歲罷？」

兩人默然了半晌。——繡雲又繼續道：

「名叫甚麼蘇眉生，是個倒文不武的廢人……」

說到這裏，繡雲特意底笑了，夢蘭也很輕薄地笑起來。

可憐她在外面却不住地留淚，額前萬分地想道：「算了！算了！我失意的事，被這兩個刻薄鬼形容盡了！……只怕我再沒有揚眉吐氣日子了。」

夢蘭又猛然嬉笑地說道：「我看擱芳到並不憂愁，每天一心一腸地讀書，好像自信……書中自有黃金屋似的……」

「或者罷？」

聽到這裏，她氣到極點了，握拳透爪地悄悄頓了兩腳，——又聽繡雲又代着笑聲道：「並且擱芳的爹，也并不有錢……」

她剛說到這裏，恰巧上自習室的鈴聲響了，她知道她們不能再說了，便也無心再上自習室去，只急急地逃向自己的寢室……

一脚踏進了門，回手便把門閉了，一面閉門，兩行熱淚早耐不住地滴下來，覺得再沒有走一步路的勇氣了，忙一口吹滅了燈，心如亂絲底向床上一倒，又強忍着哭聲，急向枕角內抽出一張手帕來——這是她藏着星期日用的一張可愛的手帕——胡亂向自己臉上擦，便儘量的哭起來。

彷彿聽着搖過下自習室的鈴……

又彷彿搖了滅燈的鈴了……

——但這於自己已甚麼關係呢？

她翻來復去的哭了許久。——覺得腦筋漸漸麻木的減少刺激性了。覺得眼淚也沒有

了。覺得自己的將來是完了。覺得這樣盡量地哭，已是報復了她那兩個同學了，才寂寂地坐在這沒有燈的床上靜靜地養着神地想……

直到三更的梆敲過一陣，她側耳聽聽，知道衆人都睡熟了，才依舊輕輕跳下床來，懶懶地踱到桌邊，摸着火柴，悄悄把手擎的美字燈——這是她每夜滅燈以後讀書用的。——點燃，隨又把筆、墨盒、信箋、信封檢齊，便又回到床上來。

她慢慢地用張信箋拆小把美字燈墊在那枕角上，又把帳子放了，才從貼身取掛她父親最近的信來，無聊無賴地默念道：

「撫芳吾女知悉：頃汝婿託趙家駒（註）來言，意欲促成婚期，予思汝二人年齒皆已不幼，若再不允，恐爲人所笑。現已許期明年春初，特先告汝知悉！——年衰手顫，不能多書，年假歸來，再爲詳告，秋風多厲，汝體素弱，更宜珍重，俾慰老懷！

父廷楨手諭

古歷十一月初七日

「再者汝子急回信！」

她看完了，又心有所觸地哭起來……

本來這封信經她猶猶豫豫地已看過好幾次了，她尚沒有想定怎樣回信，——但現在却噙着伏在枕上熱烈地寫道：

「父親大人降下：跪稟者女自知命薄，不願棄慈威之學業，請父憐女許女，將婚事

緩提，則女感父恩無涯矣！敬侍

大人安好！

女撫芳跪稟

古歷十一月十二夜

「請大人千萬回女一示！」

一口氣寫完後，又寂然讀了兩遍，心裏覺得略略穩安了，於是寫好信封，把信裝入，慢慢跳下床來，把筆、墨仍放還原處，——且把燈也吹了，又輕輕將這兩封信都壓在草蓆下面，便不脫衣服地倒在枕上，順手把被拖散，隨意掩着身子，——不由更長地發出一聲歎息，氣又才平靜了一些，覺得心中祇有些微的對於歷史的依戀了，於是就聽任腦筋

似夢非夢地睡去……

第二天早晨，她將發信的時候，再悄悄讀了一遍，立刻發見了些不合意的地方，於是提起筆來，將「女自知命薄」一句，改爲「女現志在讀書」，「請父憐女許女」一句，改爲「請父念女爲無母之兒，憐女許女」……

改好了後，她一面封口，一面却想到昨夜那種「不暇錄句」的神情來，不由嫣然微笑了，——但剛一笑着，立刻又引一種悲哀的認識起來，於是她更感到寂寞了，……十二鐘功課完畢以後，同學們都在自己寢室內了，或是談心，或是遊戲，都小鳥樣地悠悠地在操場的一角，一面散步，一面神不守舍地讀起來……

她正用「左傳」掩着「離魂記」讀的時候，突然有人喊道：「搨芳！」

她回頭一看，驚了！原來正是「繡雲」和「夢蘭」兩人，登時引起一種對人的憎畏，和羞愧，忙急把「離魂記」藏了。

她兩人已到面前了，雖然也覺得她藏甚麼？但故意裝作不見，問道：「你在這裏散步

麼？」

她不知爲甚麼？早羞紅了臉，很窘很低聲地答道：「是的！」

夢蘭早瞥見了她手上的「左傳」硬問道：「你在操場上讀左傳麼？」

她又很不方便，很乾枯地答道：「是的！」

「哎呀！你真是學究了！」繡雲早忍俊不禁喊起來。

這句話激起她的聯想了，氣的漲紅了臉，禁不住冷笑兩聲說道：「哎喲！你們是夫人，有福氣，有勢力，我那裏趕得上呢？只有當學究，了這一輩子罷了！」說完也不管她倆怎樣，氣沖沖地回向寢室去了……

第二日的午後，她又接到她父親的回信，想道：「也不過是催我回家罷了！」——於是也不折信，就藏在衫內了。

她這幾天以內，生活着實放任了許多，每日草草上完課後，就攜着一本「離魂記」一本「左傳精義」硬回操場散步起來。

她每次把「離魂記」全本看完後，總感到一種盲目的同情、和漠然的聯想，但實在她已讀完全本幾次了，學堂裏因為不許看小說，所以她上學時也只帶了這本小冊子來，又不問同學們有沒有這一類的小說，只好讀了又讀，發舒自己的悲哀，至於這本「傳左」，并不曾看過一字，不過借來掩人耳目罷了！

這樣出軌的生活，她又不覺又悲哀寂寞地過了四五日。

這天晚上，下自習室的鈴剛搖完過後，她正背燈悶坐着，突然聽着窗外許多女音的笑聲、和腳步聲，她驚了，想道：「這是做甚麼……」

但她還沒有想完，早湧進來幾個同學，不由憎惡地向她們看一眼，登時驚了，惶惑地想道：「她們都回着我笑？……這是爲甚麼？」

她們也不等主人開口，便陸續坐下來，更由王縉雲眉飛色舞地說道：

「蕪芳，我們不是來討擾你的，是來給你道喜的」說完便把手中一張信箋高聲念道：

「蕪芳吾女知悉：汝信已得，志在讀書甚佳，但汝請此次請婚，實因被已放潞江知事，欲借室赴任，撥諸入籍，渡諸親見，斷難不允，前函偶忘提及，竟來汝意外之請，今見此信後，可速請假回家，因予已允於月底，送汝赴潞完婚，尚須摒

擋一切敬也！

父廷頓諭

（舊曆十一月十三夜。）

縉雲一面讀着，她早如夢初覺地驚了，讀完後她立刻含着羞，想要來自己看看。但還沒站起來，縉雲早把信箋信封一齊送到她的面前，說道：「我告訴你我們得這封信的緣故罷！今天清晨，你不是換過衫子嗎？洗衣裳的抱着你的衫子，從我窗下經過，就遺落下這封信，——我今夜才約了大家來與你道喜的！」

大家便放肆地笑起來。她却一面聽着，一面回想道：「……我怎麼竟不折信看？……今晨換衣裳怎麼竟把信忘記出來呢？……她們看見也好，可知我也不弱於人……」

縉雲又笑着問她：「你爲甚麼不折信看呢？……難道你尚有羞心麼？」

衆人又花枝招展地大笑起來，她却羞的背燈坐着，不敢開口，衆人都含着玩弄的欣動，也努力向背燈處望去，見她不好開口，於是縉雲又轉口道：「我們走了罷！人家還要寫回信咧！」

她含着羞起來送大衆走，這才偷看着是王繡雲朱夢蘭郭鳳鳴朱慧人吳若愚曹淑貞幾人。

衆人走了過後，她剛似喜似懼地坐下，郭鳳鳴瞥然又拆身轉來，親切地傍她坐下問道：「姊姊！你爲甚麼不回信呢？……快給伯伯回信罷！」

她這幾日雖然心裏有些不了解鳳鳴，但是現在却沒有甚麼可說，祇得點了點頭。——於是鳳鳴便出去了。

她軟洋洋地坐在桌前的凳上，順手把桌上美孚燈點燃，把青油燈吹了。——又耐着心神略略靜思了一下，於是就用她那一筆摹倣靈飛經的小楷，恭恭敬敬寫道：

「父親大人膝下：跪稟者，大人手諭誼已悉，女因小恙，故日來未覆，今病已愈，準於明日請假回家，一敘天倫之樂，女決離膝下亦願思一親大人色笑也敬叩大人福安

女攜芳稟」

信寫完後，應該落日子了，於是就甜蜜地讀了一遍，心裏很覺得滿意，回頭望望壁上日曆，不料這是「十一月十二日」那一張，她忍不住失笑了，便過去撕下幾張，然後才在

信尾署道：「十一月十七夜」

信封好後，她猛然看見桌上那面手鏡，被美孚燈的強光射着，映得的自己十分鮮豔，不由便向鏡中端詳了一會，覺得并不醜陋，便得意地笑了笑，鏡中人也笑了……

「撲」的聲，把美孚燈吹熄了，她恐怕有人在窗下看着。——於是就坐在這沒有燈光的前景，組管她那意外的夢一樣的欣悅起來……

——至於兩點鐘以前的悲哀在她早已像噩夢樣地過去了。

（註）張家駒系穎芳永人

三笑

爲葬亡而作

何文涵

他近來只覺得煩悶。心裏好像失掉了什麼似的。

他平常嗜好的美術和文學，而今都和他疏遠了；他很覺得在這乾枯而且無生趣的生活中，讀書反使他自已失望呵！他那憂鬱而且孤冷的小心，好像在暴風風中那樣的飄搖着……

他兀自倚在書室裏的軟椅上，默默的想。他手中拿的 Resurrection 『復活』，覆

在膝上，也無心看了。

那時正當暮秋，外面的陽光微微的照着；室內被反映得分外光明而又和霽。他惻惻的用手搔着頭上的鬚髮，像在深深的追憶着什麼？

不一會兒他又將書翻起，無意的看着一句……不自由的便唸出口來。Oh, dear! What are you doing? she whispered but she, paying no heed to her words, cried her into his room. Oh don't; you mustn't! Let me go." she said clinging closer to him. 他靜靜的讀完後，他心中起了一種不知怎樣的感想……

他剛剛抬起頭來，又見着對面壁上掛的伊的遺像，他神精又像受了擊刺了，便悲怨的說道……

「宇宙呵！消毀罷！……可憐伊是死去了！」

他說完之後，便站起身來，在室內徘徊的走了幾遍，猛然憤憤的吟道……

「幾度相思幾度愁！…… Ohi blasamenti! La fine des sieolai!

他重又坐下，想尋一種方法來消磨這無聊的時光；於是在那零亂的書案上，信手拿

本書來，他仔細一瞧，才是一卷「大乘起信論」，他便努力的注意看去；但看不到幾行，他覺得頭痛極了，再也不願看了。正悶悶的坐着，猛然聽着壁上的時鐘敲了三下，他如夢初醒的失口說……

「嘩！三點鐘了！還要會S君呢！」

他瞧着時鐘的短針，一面這樣的說，一面便匆匆的將書拋在案上，頭也不回，就上街去了——

他走在那繁鬧的市上——他低着頭只茫茫的走着，——那飄蕩的心却又回想到
Katschi I am at thine……

「會兒他來了S君那里了，他走進了大廳上面，便大聲的叫道……

「S君！」

「沒有回來！」裏面回答說，

他聽着沒有回來，心裏好不耐煩的說：「原約定的禮拜二，怎麼又不在家？」只得轉身出來，他剛剛回頭過來；就見着那左廂房門前，斜倚着一個青年婦人；伊是適中的身材，細白的皮膚，一種黑而且多的眉峯，一雙媚人的眼精，便對着他深深的一笑！他

心中震動似的默想道：『是怎麼一回事？……』但立刻又轉念道：『哦！伊是發展伊的女性於我無涉！』就匆匆的逃出門去了。

他無意間便到了A街、他無聊的想道：『既來到這裏、何不到C書店去、看看新到的書沒有？』於是便走進那書店裏：就站在玻璃嵌的書櫃門前、將那門兒開了、往裏面瞧着、自語道：『沒有……』但他話還沒有說完、就看見一種新到的雜誌、他便順手取本出來、俯倚在不遠一座長方形的玻璃貨櫃傍邊、翻看那書的要目。

他見着『獨身問題的研究』幾箇紅字：立刻心中又回想起來：『……我曾經也草過這樣的文、投入D報……我實在不該那樣偏重片面的觀察呵！……不曉得這篇文又是怎樣的說法呢？』

他剛剛翻了幾面、便見着插畫中的一張結婚的攝影、他不覺感到一種寂寞的悲哀、！他又聯想到以前他結婚的光景了……

那時是中秋的一夜、皓月分外的光明、寥寥的幾顆星兒、散佈在空中、桂花的香；一陣一陣的送進窗內、他倆腕着手兒、慢慢的也踱到花園裏去了；滿園中沉靜極了、於是伊坐在窓下的一張椅上、他便站在伊的身傍、同望着那團圓的月兒、忽然伊從那桂樹

枝上、採着那朵朵的花兒、被月光照的異常光明、伊回頭將他瞧了一眼、便幽幽的說道『你看那花兒多麼的可愛！』『是！可愛極了！但還可愛的、是……』他倆一齊都笑了。

一會兒他倆又踱到園裏的籬笆欄邊、他忽匆匆向前跑去、立刻折采白色的菊花、轉來佩在伊的胸前、伊也斜斜的望着他：深深的笑道：『誇你……』

立刻伊也去拆了朵月季、替他佩着、他猛然見着伊的手被月季刺出血了、便驚異的叫道：『血！……』

他這『血！』字剛叫了一聲、便將他的聯想打斷了。他也只笑起來。

他細過一面、便見着S女士的遺像、他又想道：『人生在這廣漠的宇宙裏、好似海灘上的一粟塵沙、原不值什麼、又只有一瞥的時間、死也是很尋常的、既然死去了、什麼都可以了結了、何必要留着模模糊糊的影、來做什麼呢？也不過徒增人們的悲痛罷了！』

拂拂的又翻了兩面、他見着『文明與獨身』幾個大字、便從頭看去、不久他看到『……男女間的戀愛、却往往受物質的支配……不知……加以充分的戀愛訓練……』

用種種的習慣、制度、道德、法律、加以無形的束縛、或有力的摧殘、於是思想高尚而
勇力欠缺的青年男女、都不敢輕言戀愛、或因戀愛的誤用、乎過一次痛苦、不敢再行嘗
試、或因受社會束縛的緣故、不能進行他們的戀愛、於是便不得不終於獨身生活了。』
他覺得這節的論調還不錯、實在是目前的實情呵！……。

他正要往下看、忽然送來一些矜矜而且柔和的女音、他突然聽着說：『高等代數
！』他好奇心衝動着、便抬頭望去、見着一位姑娘轉眼就從他傍邊溜過去、到斜對着
的貨匣那裏去了。

伊站在那玻璃貨匣傍邊、皺額的瞧着裏面的文具、伊那 Rose 的髮、覆着伊的額角
、嫩白的頰上、微微的現出紅暈。忽然一種射人的光、發於伊的胸前；他仔細瞧瞧、才
是一枝自來水筆。他凝神的賞鑑伊頰上和頸上的曲線美、伊穿着淡藍色的套衫、更襯出
白而又淺紅的肌肉……。
他正看得出神似的、忽然別的一個姑娘、又從他身傍穿過去了、也到伊那裏去了。但這
位姑娘：穿着暗藍色的套衫、消瘦長方的臉、微黃的皮膚高高的眉梢、澄清的眼兒發出
一種矜特的光……。

突然他又聽着伊高聲道：『拿錯了！……是高等代數！』

店裏的先生也申斥店徒道：『拿錯了！在頂上的架裏！』

他却嘆道：『「高等代數」 *Advanced Algebra* 哦！或者是 *學校的 Higher*
class 的學生……』

沒一會兒那小小的店徒、拿着一種深綠色的書、放在那玻璃貨匣上的上面。伊順手
拿了一本、便週圍看了一轉、再將那書翻開幾面、洋洋的看了幾行、又將書闔着、才將
書價給了、就回轉身來和穿暗藍色的那姑娘、緩緩的仍從他身傍經過。

他破一陣興奮肌肉的香氣誘着、就着着去：見伊剛剛走到書店的門口、便斜轉頭
來觀察的一笑……。

他忙整心的回轉頭來、見着店裏的人也在一旁笑着。他妒嫉的惱怒了、但立刻又像
神精過敏般的回想道：『不過是伊在發展伊的女性呵！』他啞然自失的笑了。

忽然間一種驚人的聲浪、將他驚醒了、他回神轉來抬頭望去：才是店徒關書匣門的
聲音。他不覺噓了口氣、將書價給了、就懶懶的走出書店來。
他無聊的走着、心中却自悲自怨的想道：

「孤獨呵！世界唯一的孤獨呵！……」
他不覺冷冷的滴下幾夥清淚來……

旗號

俄國迦爾洵著
佩 罕 譯

一九二二、一二、六。

西孟伊凡羅夫是一個軌道夫。他的小屋離車站的一面有十俄里（譯者註：一俄里合三千五百英尺。）離車站的別一面有十二俄里。大約在四俄里以外有一所棉花廠是去在開辦的、他的高的烟突黑暗地露出樹林的後面。這裏周圍的住宅、只是遠遠的別的軌道夫的小屋罷了。

西孟伊凡羅夫的健康已經完全損傷了。九年以前他曾在戰場上服務、與一個軍官做僕人。太陽會燒灼他、寒冷會凍傷他、飢餓會困苦他在寒暑晴雨之中、每日被迫着行四五十俄里的時候。彈丸會在他身旁作響聲、但是、感謝上帝！却沒有一粒會打着他。

西孟的軍隊有一次曾在火線上。同土耳其人小戰了整整一個星期、只有一道深的小谷把這兩面對敵的軍隊隔開；從早到晚、他們只是爲不變的十字的射擊。西孟一日三次從

營中廚房裏把熱氣騰騰的茶缸同他的軍官的飯食送到山谷裏。槍彈在他的身旁蕪着、並且利害地在巖石上炸裂。西孟很驚恐、有時還叫喊起來、但是他還仍然前進。軍官們都喜歡他、因爲他時常爲他們預備着熱茶。

他從戰役歸來、四肢並沒有殘傷、不過因患風濕症而成跛足了。自此他就沒有遇着憂患。他到了家才知道他的父親、一個老年人、同他小小的四歲的兒子已經死了。西孟同他的妻子孤寂地居住着。他們不能做多的事。要用患過風濕症的手足去耕種是很困難的。他們不能再在這鄉村裏住了、於是他們便動身到新地方去找尋他們的幸福。他們沿着軌道在克森同唐士其那逗留了少許時間、但是沒有地方找到幸運。隨後妻子出去做工、而西孟仍然遊來遊去。有一次他偶然乘火車、到了一個車站、看見那站長的面貌似乎和他相熟。西孟看着那站長、站長也看着西孟、他們便彼此認識了。他曾在西孟的軍隊裏做過軍官。

「你是伊凡羅夫？」他說。

「是的、大人。」

「你怎樣到這裏來的？」

西孟就把一切都告訴了他。

「你要到那裏去呢？」

「我不能告訴你、先生。」

「瘋子！你說的不能告訴你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我所說的、大人。沒有地方我可以去的。我必要找工作做、先生。」

站長看着他、想了一下、說道：「聽着、朋友、且在這車站裏住一些時候。我想你已娶過了。你的妻子在那裏？」

「是的、大人、我已娶過了。我的妻子在葛司克爲一個西人做工。」

「那麼、寫信與你的妻子叫伊到這裏來。我要給你一張自由免費票交與伊。這裏有一個軌道夫的位置空着。我要在區長那兒爲你說去。」

「我很感激你、大人。」西孟回答說。

他住在車站裏、在廚房裏幫忙、劈柴、清潔天井、同打掃月臺。過了兩星期他的妻子到了、西孟便坐了手搖車到他的小屋裏去。那小屋是新造的、並且也還暖和、有儘量的木柴供他使用。那邊有一個小菜園、是從前軌道夫的遺產。並且還有一塊約莫半畝的耕

地在鐵路工堤的兩邊。西孟很歡喜。他便動手想做些農作、想買一隻母牛同一匹馬。

他領着一切必需的物件——一面綠旗、一面紅旗、幾個提燈、一個號角、鐵錘、爲旋螺釘用的螺釘、鐵槌、鐵鏟、掃帚、鐵條、同些鐵釘；他們給他兩本行車規則同一張火車時間表。起先西孟夜裏不能睡覺、把全張時間表都記在心裏。在火車要到的兩點鐘以前、他便要觀察他所管的地段、坐在小屋前的橙上。且看且聽：或是鐵軌在震動、或是能聽着火車的隆隆聲。他甚至於把行車規則也記在心裏、雖然他只能把每個字來拼着地讀。

這是夏天；工作並不繁重；又沒有雪可掃、而那條軌道上的火車又不是時常來往。西孟時常去觀察他的區內、一日兩次、查驗各處並旋緊螺絲釘、使軌盤平直、察看水管、必要得稽查員的允許。西孟同他的妻子便開始煩惱了。

兩個月過了、西孟才起初認識他的鄉人們、在他兩邊的軌道夫、有一個是老人、上司時常有意要免除他。他很難走出他的小屋。他的妻子慣常做他的一切工作。那一個軌道夫、離車站近些、是一個青年人、雖然瘦小、却是勇壯有力。他和西孟第一次會面是

在兩所小屋中間的軌道上。西孟脫下他的帽子並且鞠躬。「祝你康健，鄰人，」他說。

這鄰人斜眼地看着他。「你好麼？」他回答着；便轉過身走開了。

後來他們的妻子會着了。西孟的妻子便和伊的鄰友消遣了一天，但伊却沒有說許多話。偶然有一次西孟向伊（譯者註：即鄰人的妻子。）說：「少婦，你的丈夫是『多說話的。』」

這婦人起先沒有說什麼，隨後回答說：「但是他又有什麼可說呢？每個人有他自己的職務。走你的罷，願上帝與你同在。」

雖然如此，在別一個月以後，他們便熟識了。西孟便同瓦西里（譯者註：就是西孟的鄰人。）沿着軌道走着，坐在水管的邊頭，吸着烟，談論生平的事。瓦西里大半靜默着，只有西孟談論他的鄉村，同他所經過的戰役。

「我生平一點憂患都沒有。」他就要說；「並且神知道我出世還沒有許久。上帝還沒有給我快樂，但是他要給我什麼，就是什麼罷。那就是這樣，瓦西里司特板李支朋友。」瓦西里司特板李支在鐵軌上敲出他的烟管裏的灰，站起來說道：「生命中跟隨着我們

的不是幸運，乃是人類。在這地球上沒有更比人類還兇惡的野獸了。狼並不吃狼，但是人却欣然地吃人呢！」

「呀，朋友，不要說那個：狼是要吃狼的。」

「我心裏想起這些我就說這些。全是一樣的，沒有一樣東西更比人兇惡了。若不是爲着他的那惡同貪婪，那就很能過活下去了。每個人都打算刺瞎你，咬你，吞你。」

西孟思索了一下。「我不知道，兄弟，」他說：「或者像你說的一樣，或者這是上帝的意思。」

「並且或者，」瓦西里說，「同你談話也是荒廢時間了。把一切不幸的事委之於上帝，自己却坐着，忍受着，兄弟，這不是一個人，不過是一個禽獸罷了。這是我必要說的。」他轉身走開了，並沒有說句告別話。

西孟也起來。「鄰人，」他叫道，「你爲什麼發怒呢？但你的鄰人並不回轉頭來看，只是向前走去。」

西孟在他後面凝視着他，直到他轉了彎看不見了的時候。他走回家，向他的妻子說：「愛利娜，我們的鄰人是一個惡人並不是一個人。」

雖然如此，他們並沒有爭鬧。他們又會着了，討論這個同樣的題目。

「呵，朋友，若不是爲着人的緣故，我們不會在這些小屋裏面摸雲了。」瓦西里有一次偶然說。

「假若我們在這些小屋裏面摸雲又怎麼樣呢，這並不是這樣壞，你可以在他們裏面過活。」

「在他們裏面過活，真的！呸，你！……你活了許久只學得一點，看過的多而見到的少。在這裏或那裏的小屋裏住着的一個窮人過的是那種的生活呢。那些食人者在吞你了。他們正在吸吮所有你的生命之血。當你成老人的時候，他們便把你丟去恰像丟棄果殼去喂豬一樣。你得工錢多少？」

「並不多，瓦西里司特板李支——十二個盧布。（譯者註：俄國銀幣，約值美金五角。）」

「我呢，十三盧布半。爲什麼呢？照章程說公司應該給我們十五盧布一個月，還有柴火油燭。誰規定你應得十二盧布，或我該得十三個半呢？問問你自己！你說一個人能靠那個過活麼，你要明白這並不是一個半或三個盧布的問題——甚至若他們把十五個盧

布全給了我們的問題。前日我在車站。管理走過。我看見了他。我很榮幸的。他乘一部特別的頭等客車。他走出來站在月臺上……我將不在這裏久住了；我要到某個地方，隨便什麼地方，對直往前走。」

「但是你要到那裏去呢，司特板李支？好好地任其安靜無擾罷。這裏你有一所屋子，很和暖，還有一塊小的田地。你的妻子又是一個工人。」

「田地！你該去看看我的那塊田地。沒有一枝嫩條長在這上面——沒有東西。在春天我曾種了些捲心菜，恰當稽查員來的時候。他說：『這是什麼？爲什麼你不會報告這事？爲什麼你沒有得到允許便做了這事呢？掘起來，連根都掘起來。』他是喝醉了。在別的時候他定不說一句話，但是這時這個刺癩了他。三盧布的罰金……」

瓦西里沈默了一會兒，吸他的煙管，便安靜地說下去：「再多一點，我便要致死他了。」

「你性子太暴躁了。」

「不！我並不是性子暴躁的人，不過我說着真理並且想着罷了。是呀，他仍然要從我這裏得到一點痛苦。我要去向區長伸訴，我們且看隨後怎樣！」瓦西里果然去向區長伸

訴了。

有一次區長來察看軌道。三日後，將有重要人物從聖彼得堡來走這軌道經過。他們是來辦理考察的事，所以在他們未到之先必要把各樣事物都布置整齊。軌道中間的砂土鋪好，軌盤也弄平直了，枕木小心地察看過了，鐵釘敲進去些，螺釘旋緊些，柱子油漆過了，又命令灑些黃沙在軌道交叉的地方。在鄰近小屋裏的婦人便使伊的老年丈夫出去拔除野草。西孟作了整整一星期的工。他把各樣事物都布置整齊，補好他的長衫，把他的銅牌弄清潔並且磨得很亮。樺西里也勤苦地工作，區長坐手搖車來了，四個人搖着手柄和橫杆使六個車輪嗚嗚地響着。這手搖車一點鐘可走二十俄里，却只聽得車輪的響聲。車子到了西孟的小屋，他跑出來用兵士的禮式來報告了一番。一切事物都像在修理中。

「你在這裏許久了麼？」區長問着。

「從五月二日起，大人。」

「很好。謝謝你。誰住在二百六十四號的小屋裏？」

那車務稽查員（他是同區長一塊兒在手搖車中遊行的。）回答說：「瓦西里司畢利多夫。」

「司畢利多夫，司畢利多夫。……啊！他就是你去年所稟控的那個人麼？」

「他是的。」

「那麼，我們去看瓦西里司畢利多夫。往那走！」工人們搖着手柄，手搖車便進行了。

西孟注視着，並且想：「他們和我的鄰人中間將有一番爭擾了。」

大約兩點鐘以後，他出去偵探巡視。他看見有一個人從轉角處沿着軌道而來。他頭上有一些白的東西。西孟留心地一看。這是瓦西里。他有一根手杖在他的手中，一個小包在他的肩頭，他的面頰用一條手巾綁束着。

「你要到那裏去呢？」西孟問着。

瓦西里走得很近了。他的面色很青白，像白墨一樣地白，他的眼睛現出一種很兇野的樣子。幾乎氣息塞說不出話來了，他喃喃地說：「到城裏——到莫斯科——到總公事房去。」

「總公事房？呵，你是去伸訴，我猜想着。算了罷！瓦西里！特板李支，把他忘記了罷。」

「不，同伴，我決不會忘記。這太遲了。看！他打我的臉，滴着血。只要我是活着，

我定不會忘記的。我決不能像這樣就罷休了。」

西孟握着他的手。「算了罷，司特板李支。我要給你好的忠告。你不會有好處……」

「有好處！我自己也曉得我不會有好處。你說的關於命運是不錯的。固然我不去他是要好些，但是一個人應該擁護公理。」

「但請告訴我，這事是怎樣發生的？」

「怎樣？他察看了怎樣東西，從手搖車裏下來，看到小屋裏面。我起先便知道他是嚴厲的，所以我把各種東西都布置整齊。當我向他伸訴的時候，他正要走了。他便立刻叫道：『政治的調查員要來了，你却來伸訴關於菜園的事。國務員要來了，你却拿捲心菜的事來困擾我！』我不能忍了，說了一些話——並不很多，但是觸怒了他，他便打我的臉。我站着不動；我沒有做什麼，好像他所做的是完全不錯的。他們走開了；我的知覺才回復過來，洗了臉，便離開了。」

「那小屋又怎樣呢？」

「我的妻子住在那裏。伊會照料物件。他們的道路不必介意。」

「瓦西里站起來，定了定神。」再會，伊凡羅夫。我不知道或者在總公事房我可以尋到一個聽我伸訴的人麼。」

「你一定不動身去罷？」

「我打算在車站裏乘一部貨車，明天我就要在莫斯科了。」

這鄉人們互相告別。瓦西里去了好些時候。他的妻日夜替他作工。伊不會睡過，伊等候着伊的丈夫，弄得自己疲倦極了，在第三天委員到了。一部機車，行李車，兩輛頭等客室車；但是樺西里仍然不會回來。西孟在第四天看見他的妻子。伊的臉哭腫了，伊的眼兒也哭紅了。

「你的丈夫回來了麼？」他問着。但那婦人僅僅做了一下手勢，一聲不響地走開了。

西孟在他還是小孩的時候就學會用一種蘆葦來做笛子。他常常把蘆葦的心燒空，在必要的地方弄起眼來，鑽好，在一端做了一個吹口，並且把他們調和得這樣好，差不多誰便什麼調子都可以吹。在他的空暇時候他做了許多這個，由貨車司機人中間他的那些朋友們送到城裏的賣玩物的市場去。他每隻笛得了兩戈貝。(譯者註：俄國銅幣做盧布百

分之一。在委員來過的第二天，他留着他的妻子在家裏候着六點鐘的火車，他便去砍一些蘆竿。他走到他所管的地段的末端——軌道在這個地方轉了一個大灣——走下土堤，便走進在山腳下的樹林裏。大約在半俄里之外，有一個大沼澤，在這個地方，周圍生長着茂盛的蘆葦這就是爲他做笛子用的。他砍了一束蘆葦，便起身回家。太陽已經落下去了，在這死沈沈的靜寂裏，只能聽得着鳥的啾啾聲和他的腳下的枯枝的斷裂聲。當他迅速地沿着路走着的時候，他聽得他聽着鐵與鐵相擊着的鏗鏘聲，他便加重他的腳步。他所管的地段裏並沒有在修理。這是什麼意思呢？他走出樹林，這鐵路的土堤在他面前高立着；在這頂上有一個人蹲踞在軌道的軌盤上忙碌地做一些事。西孟便動手靜靜地向着他那裏爬上去。他想知道是什麼人來偷這釘住鐵道的旋螺釘。他守着，這個人站了起來，拿着一個鐵槌。他已弄鬆了一段鐵道，所以這段鐵道就會移在一邊。他的眼前起了一陣霧，他要想叫出來，但是却不能够。這是死西里！西孟便爬過堤去，這時死西里正拿着鐵槌同螺釘急速地向別一邊溜下去了。

「死西里河特板李支！我親愛的朋友，走轉來！把鐵槌交與我。我們要把鐵道照舊弄好；沒有一個人會曉得的。走轉來！把你的靈魂從罪惡裏救起來罷！」

死西里並不回頭來看，只是隱入樹林裏去了。西孟站在折開了的鐵道面前。他拋下他的一束蘆葦。一輛火車是要到了；並不是貨車，却是一輛搭客的車。他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使這車停止着，沒有旗子。他不能用他的空手使鐵道復原位，又不能用手敲進那些鐵釘。他必定要跑回去，特別要跑到小屋裏去拿器具。「上帝幫助我！」他喃喃地說。

西孟躬身向着他的小屋跑去。他已喘氣了，但是還跑着，時時地傾跌。他已跑過樹林；離他的小屋僅僅有百數尺，並沒有更多了。這時他聽着工廠裏汽管的遠遠的叫聲——六點鐘！在兩分鐘的時候內第七號就要到了。「呵，主呵！憐憫無罪的人們罷！」在他的心裏西孟好像看見火車的左輪撞着這段折鬆的鐵道、震動、傾側、折開、並且碎裂那枕木——恰恰在那裏，有一個彎曲和那七十尺高的土堤，火車就跌倒在這個地方！三等客車會壓做一堆……小的孩子們……現在都坐在車中，決沒有夢想到危險。「呵，主呵！告訴我怎樣做呢！……不，要跑回小屋去並且得如期回來是不能够的了！」

西孟並不跑回小屋，只轉回來比以前跑得更快。他差不多機械地、盲目地跑着；他自

已都不曉得將怎麼樣。他一直跑到折起的鐵道那裏；他的蘆竿倒在一堆。他俯下去，不知做什麼地握着一根，便更跑遠些。他覺得火車來了。他聽着遠遠的汽笛叫聲；他聽着鐵道的安靜的震動；但他的力竭了，他不能再跑遠了，便停止了離那可怕的地方大約有六百尺。於是他腦裏起了一種思想，簡直說像一線光亮一般。他摘下帽子，從裏面取出一張棉布領帶，從他靴子的上部取出一把小刀，自己劃了一個十字，喃喃說道，「上帝保佑我！」

他把這小刀刺進他的左臂的肘上；血噴了出來，熱騰騰地流着。他把他的領巾浸在這血裏，把他弄平滑，縛在蘆竿上，便舉起了他的紅旗。

他站着揮舞他的旗子。火車已經看得見了，司機人不會見着他——會走近來了，並且一輛重的火車在六百尺以內不能停止着。

血不停流着。西孟將傷處的旁邊擠攏來想合住傷口，但血還是不稍減。顯然地他把他的臂骨砍得很深。他的頭開始暈了，許多黑點在他的眼前跳舞着，隨後便變成全黑瞎了。耳裏便聽着鈴的鳴聲。他不能看見火車或者聽見響聲。僅有一種思想佔有着他。「我將不能再站住了。我要跌倒並且要丟下旗子了。火車將要在我身上走過。幫助我，主呵」

↓
在他的面前一切都變成漆黑了，他的心成空虛了，他丟下他的旗子；但是這血污的旗子並沒有落在地上。一隻手握着他便把他高高舉起去迎着這過來的火車。司機人望着了，關着節制器、倒轉蒸汽機。火車就停止了。

衆人從車裏跳出來，集成一羣。我們看見一個人無知覺地臥在路上，浸在血裏，另一個人站在他的旁邊，拿着一塊血染污的破布縛着的一根蘆竿。

樺西里向四面一看。於是，低着頭來，他說：「縛住我。我折開了這段鐵道！」

（從英譯本譯出）

新大陸藥房經售

家庭良藥化粧品

少城祠堂街百六十四號

戲劇

家長 (共四幕)

魏初

兒子。

郭太太 年三十九歲、律師的妻子。

季力仁 張蔭華所戀愛的朋友、年二十二

歲、大學學生、郭自強的朋友。

張宅僕人 老沈 婢 翠娥

郭宅僕人 王福

庭長一人

推事二人

書記官二人

庭丁不限

時代 現在

地點 中國

全劇登場人物

張國棟 年五十歲上下、是張家的家長。

張蔭華 家長的親姪女、年三十歲左右的

女學生。

張佛華 家長的親姪兒、是一個年在十八

歲的中學生。

郭泰恒 年四十歲、是一個老律師、與張

國棟相識。

郭自強 年二十一歲師範學生、是律師的

草堂 第二期

第一幕

景：尋常律師的辦公室，室的正面開玻璃窗，兩旁白壁，左壁掛律師公會

通牒四幅，其旁有一小門，便室內人出入，書檯即設其前，斜傍玻璃窗，右壁中間為室之正門，室內有

新式家具陳設。

開幕時，泰恒（以後減稱，泰）與郭太太（以後減稱，郭妻）正在商量事情。

泰（吸紙煙）太太！

郭妻：怎樣？

泰：你曉得張國棟這個老頭子麼？

郭妻（作思想狀）呵！是不是張家二嫂子的的大伯子呀？

泰：是的！

郭妻：呵！一定是了！我從前聽張二嫂說

過：她有一個女一個兒罷？

泰：是的！她是他弟媳罷？

郭妻：對了！那就是張二嫂囉！

泰：你猜張老頭子昨天來會我什麼事？

郭妻：總又是約你去打牌嗎？

泰：不是！

郭妻：你們會着都是打牌，未必又有甚麼

特別的事嗎？

泰：你不知道嗎？他的弟媳不在了。

郭妻（驚狀）怎樣！張二嫂不在了，哎呀！

賢淑的婦孺，怪可憐的。她的兒

女不是在上海讀書嗎？二嫂死時，

兒女在面前沒有？

泰：她的兒女不得回來。

郭妻：哎呀！可憐！可憐！

泰：你猜張老頭子來會我，到底為甚麼

事呀？

郭妻：你們的事，我怎知道呢！有甚麼事

，你又不對我講。

泰：我對他個人的陰險，全全知道！他

弟媳死了，尙留得有許多財產，他

的姪兒姪女一時不得回來料理，他

的存心就巨測了！

郭妻：唉！奇怪！我願聽個詳細。

泰：是的！我原是要和你商量咧。

郭妻：那末，快說！

泰：張老頭子他想侵吞他弟媳的財產，

乘到他姪兒姪女未回來的時候，託

我幫他作張假遺囑，並且要我和他

作個證人，我想（潑疑狀）！怎樣辦

呢？不過幫他辦就了，謝金總在一

千兩上下，我覺（仍遲疑狀）！看到錢分上……但是又怎樣辦呢？

郭妻 哼！像張老頭子這樣的人，既要幫他辦事，就沒要容易了他，你啦，

做到律師的職業，拿錢正要碰機會，現在這樣好拿錢的時候，怎麼不替他辦呢？（略帶笑容）

泰 自然！自然！祇要金錢拿得滿足，我很可以替他辦的。

郭妻 那還慮甚麼！張老頭子怎樣與你辦交涉呢？

泰 他許我酬金一千兩，你說怎樣？

郭妻 一千兩！到很好！但是，我還想要

他一件事，不曉得辦得到辦不到？不過張老頭的短處被我們拿着，

或者要挾他可以成功？

泰 什麼事呢？

王福 （在說時，王福笑入）

老爺！張老爺那邊叫人過來問，若是老爺在屋裏，張老爺兩點鐘要過來，請等一下！

泰 可以，去向他的來人說。

王福 是！（出）

郭妻 這個張老頭子不得了！哈！哈！

泰 （看鐘）呵！業已一點半鐘了，你快把剛才的話說完罷。

郭妻 我的意思，想把張老頭子的姪女說來做兒媳，你可知道我的用意麼？

泰 做兒媳就是了，有甚麼用意？

郭妻 哼！恐怕不是單做兒媳罷，將來還可望一你好妝奩啦！

泰 呵！我明白了，不曉得張老頭子能不能夠允許！

郭妻 有什麼要緊的！你只要肯去要挾他就得了的。

泰 這樣一做，豈不是一舉兩得嗎？

郭妻 草堂 第二期

王福 是！請了！（自內呼出）

（張國棟（以後簡稱「國」）進）

五十九

國

(取眼鏡)老哥！好嗎？哈哈！

泰

(假笑)好！託福！託福！你老人家

國

好嗎？我已經候駕久了！

泰

是的！等久了！對不着！

國

泡茶來！(向內)

泰

(王福自內應聲、捧茶出、置桌上

國

、出。)

泰

遺囑事、已經弄妥了。

國

弄妥了！

泰

但是、預料令姪方面、該不至於到

國

將來發生他故！

泰

呵！不至於、我早就弄好了。

泰

怎樣弄好了？

國

你不是說按法律、凡寫遺囑、本人

泰

有不懂文字不能自己寫遺囑、可以

國

指定證人在公正人的當面、照到立

泰

遺囑人的口吻寫就合法了。現在你

國

算證人、我算公正人、不管怎樣、

泰

總不得失格。豈不是弄好了？

國

自然！

泰

還有一件事我也辦好了！

國

怎樣？

泰

我明曉得我那姪兒姪女一時定不得

國

回來、因為他們的學校管得很嚴、

即使告假、都像很不容易。我在我

弟媳才死的時候、曾打電叫他們回

來、那料他們才回我一個電報、說

、請我代為料理、只是他們那天回

家、不得而知。

泰

不得而知……

國

幸好在二月內我把弟媳的喪事辦完

結了、所有的財產、我已經弄個明

目、現在只等你這張遺囑過手、呵

呀！甚麼事都快活了(假笑)！

既然是這樣、有什麼說底、總之賀

你功成圓滿(滑稽貌)！但是、(正

草堂 第二期

國

是！是！我曉得！總之這事把你老

泰

哥費心了。

國

那裏話！

泰

謝金明天親自送來！

國

呵！那話不要緊！

泰

唉！一定的！

國

老哥！今天你的事到結果了、我還

泰

老哥！今天你的事到結果了、我還

國

六十一

有一件事請你！

（驚而復鄭重狀）你說的什麼事？

你請聽我說罷！不要緊的！總之我託你的事還要比你託我的事好辦的。

到底（微急狀）——怎樣？

不是，請禮一層，你明天送來或今天送來，都可以的。格外有——

（搶說）謝金今天就拿！

更不是、好！我也曉得你不拒絕我的話的、說了罷。我想你既能擺管你弟媳的遺產權、想來你定能够主

持令姪女的婚姻權呢？

呵！老哥說的婚姻、到底爲那個作

伐？

小兒！自強！

唉！舍姪女不敢高攀！

那裏話！老哥該曉得小兒罷？

曉得！他們新人物、眼界很闊、呵呀！實在不敢高攀。

老哥！你說高攀二字、是甚麼意思？

豈不是格外有意思嗎？

呵呀！不是！豈敢！豈敢！（假笑）！

國 泰

國 決

國 泰

泰

那末、不要這樣說好了！未必令姪女我的小兒就不敢高攀嗎？况且小兒年齡二十一歲、現在已經是帥範生、據我看來、學問品行、都可稱老哥意的。就是想替他覓一個好姑娘、唉！很難！現在我們彼此世家、門閥相當、况且令姪女容貌——年齡——學問——女紅樣樣聽着內人說都好！我們兩家既是這樣相好、不妨聯個秦晉之好、你有什麼不願意？老哥！你的事我都極力維持、未必我的事你不幫忙嗎？

草 堂 第二期

國

是的！不是我不能主持他們的婚姻、我恐怕到將來他們不滿意我、反轉惹些口嘴。

你——你一個家長、把姪女的婚姻都管不了嗎？哈！哈！

好！我暫允許你！

說什麼暫時！

好（決斷狀）！是了。我准定放與你的少君！

（喜色）那就對了！

但是、我現在不能久留了、要走了、別處還有一點事。

國 泰

國 泰

國 泰

六十三

泰 那末、前言一定了？

泰 (喜色)得應了！並且明天要送一千

國 自然！豈敢失言！這囑也很費了心

兩銀子來。

泰 不要緊！

郭妻 (亦喜)好嘞！那末、自強出來你可

國 請了！

把婚姻對他說罷。

泰 改日見！

(自強出、坐右邊藤椅上、)

泰 (泰送國出門、即返室內、郭妻自

自 爹爹！方才張老伯來做什麼？

內出、郭自強(以後減稱「自」)自外

郭妻 你不曉得嗎？就是爲你的事咧！你

挾書包入、向父母行禮)

的好事到了！(微笑)

泰 (向自)你進去把書包放着來！

自 (驚狀)怎樣？有什麼好事！

自 是！(入)

泰 不是的、我對你說、我好久同你商

郭妻 張老頭子怎樣說？

量親事、你總反對我、現在張老伯

的姪女要放與你、我聽得也歡喜！

你母親也歡喜！我都替你答應了。

自 (急狀)唉！怎樣就答應了！

件事請誰去好了、兒子向來不主張

郭妻 老大！女子好個人啊！一定稱你的

早婚並且要自己定婚、今天這種婚

意。

姻我萬萬不能承認！

自 叫什麼名字？

泰 (怒自)胡塗！放狗屁！

郭妻 張蔭華。

郭妻 哎呵！不要發氣。(以手拍泰背)

自 (驚狀)呵！是——她

泰 唉！什麼叫自己定婚！早婚！未必

郭妻 是她怎樣？

我接你媽(以手指其妻)的時候、比

自 我認識不着。

你現在還小兩歲、不見得有什麼害

泰 現在你自然是認識不着、以後過門

處？你(指自)怎會長大的？你講

你倆就認識了。

新潮流鬧壞了！(拍桌)胡塗！混蛋

自 (正重而且堅決狀)爹爹！母親！這

自 (怒不敢形於色狀)我——不能——

千萬不能！

郭妻 你這孩子太淘氣了！

泰 (怒不休狀)我錯了嗎？我好好對你

說、呵！我還錯了嗎？你還在那裏

鬧、不定、是業已與你定下了的、

你敢說不承認！！(下場)

自 我總之不願意！

郭妻 (以眼斜視)孩子！父母替主婚、這

件事無論對誰人說、都是正大名分

的、你爲什麼不願意？

自 我不願意你怎樣(蹬足)？

郭妻 啊！你總之敢估我！我管得你的！

(同時怒下)

自 (復噤足歎息)唉！我那裏知道是張

蔭華女士勸！(王福笑入)

王福 少爺！你老人家又在生甚麼氣呢？

自 唉！你不知道你且等着。

王福 是！

(自強到書臺急急寫了兩封信、當

時王福打掃室內零件、約贈場五分

鐘、)

自 主福！

王福 啊！

自 你認識字嗎？

王福 認識幾個。

自 (以信授王)你快把這兩封信交到郵

政局去！

王福 是！(接信過便唸)少爺！張小姐這

封信何必交郵、她明天都要回屋了

自 你別要聽錯了？

王福 實在的、少爺！

自 那末張小姐這封信就不交郵了、你

好好拿着、明天去探一探、如果張

小姐果然回家了、就親自送去呀！

王福 是！就去。

自 (歎息)唉!!!

自 (驚狀)怎樣！張老爺屋裏那位小姐

呢？

王福 是呀！明天就回屋了。

自 是真的？你聽着誰說？

王福 我剛一會聽着張老爺的老沈說、張

老爺才回去、就接了一封上海信、

並且聽說小姐少爺明天可以一齊抵

屋。

編輯餘談

記者

(一)我們的文學會，是幾個喜歡文藝的朋友的精神組合。並沒有章程、和會所。一時高興，又把幾篇小小的作品印了出來。承許多會外的友人、寫信來問入會的手續。我們在此鄭重地答復一句話：『只要朋友們不棄、多多賜贈稿件、與以精神上的援助、便算入會了。』

(二)我們不願以太不成熟的作品、消耗讀者的時間和金錢、輯稿都很費斟酌、並且守着『寧缺毋濫』的老話、所以必定要等到稿件收够了、才能印出一期。

(三)我們很希望海內文學批評家、嚴重地指導我們！

(四)我們第一期出版后、承愛讀諸君的贊助、不旬日便銷盡。現省外各書店、來函索取者尚多、第二期已加印、俟第二期出版后、當繼續再版第一期。

(五)本誌承愛讀諸君的不棄、投稿異常的多、苦於篇幅有限、除稿經保留編輯室中、待在此處表示謝意！再投稿多係詩歌、如能以小說、戲劇、見聞、尤為歡迎。

草堂文學研究會徵文啓事

- 一、無論詩、小說、戲劇、一律歡迎投稿、但以語體文為限。
- 二、投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能依本會草堂行格繕寫者尤佳 並請加新式標點。
-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
- 四、投稿經登載後、酌酬本會出版的草堂、或葉伯和君所著的詩歌集、中國音樂史。
- 五、投稿本會有去取權、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去取者、請豫先申明。
- 六、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登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七、收稿處、成都指揮街百零肆號葉宅轉本會編輯部、原稿登載與否、恕不退還、但長篇在三千字以上者、如不登載、不在此例。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草堂 第二期

編輯兼發行者 草堂文學研究會

發行通訊處 成都 指揮街百零四號葉宅轉 近布橫街一四號何宅轉

報費	每冊售大洋壹角
郵費	國內壹分 歐美各國肆分
經售處	成都中華書局 成都中國圖書公司 華陽書報流通處 成都新大陸西藥房 重慶商務日報社 重慶美術社 北京晨報社 北京大學毛仲成君 北京師範大學劉季芳君 上海南洋大學朱仲英君 上海民智書局 上海美術專門王怡一君 廣州新青年社 湖南文化書社 雲南新亞書社 南洋檳榔嶼華僑新報陳毅文君 法國蒙柏利周曉和君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廿日出版

第一期目錄

詩

詩四首..... 葉伯和

詩五首..... 陳處裳

詩五首..... 沈若仙

詩四首..... 雷承道

詩四首..... 何又涵

詩四首..... 張拾遺

病中..... 何又涵

中國人底悲哀..... 張拾遺

罪非小姐(法國莫泊三著)法..... 秋潭譯

名詩..... 陳處裳

第二期要目預告

詩

叔農..... 寄萍..... 亦話.....

翊甫..... 聾雷..... 張拾遺.....

雷承道..... 何又涵..... 沈若仙.....

葉伯和..... 陳處裳.....

心事..... 小說..... 登賓.....

他..... 秋江.....

失眠之夜..... 何又涵.....

中國人底悲哀(續)..... 張拾遺.....

破劇.....

強迫的婚姻(法國莫禮耶著)..... 秋潭譯

縣知事..... 陳處裳

1923

年

第

3

期

草堂

第三期

成都草堂文學研究會出版

草堂第三期目錄

評論

讀草堂

創作——詩

周作人

詩三首.....叔慶.....詩二首.....寄萍

詩二首.....旦如.....詩二首.....道村

詩一首.....赤話.....詩三首.....駒甫

詩一首.....一真.....詩一首.....靜宙

詩二首.....九明.....詩四首.....但竿

詩四首.....伯勤.....詩四首.....張拾遺

詩二首.....沈若仙.....詩三首.....何又涵

詩五首.....雷承道.....詩三首.....陳虞裳

詩六首..........詩三首.....葉伯和

草堂 第三期目錄

小 說

船來的爆竹

長夜

家長

戲

家長

翻譯

法蘭笛奈爾詩三首

德愛親道夫詩三首

通訊

編輯餘談

葉伯和

何又涵

微初

秋潭譯

莘農譯

郭沫若

詞者

評 論

讀草堂

周作人

中國的新文學，我相信現在已經過了辯論時代，正在創造時代了。理論上無論說的怎樣圓滿，在事實上如不能證明，便沒有成立的希望。四五年前新舊文學上曾經起了一個很大的爭鬥，結果是舊文學的勢力漸漸衰頹下去了，但是這並非「新青年」上的嘲罵，或是「五四運動」的威嚇，能够使他站不住的，其實只因新文學不但有理論，還掣得出事實來，即使還是幼稚淺薄，却有古文所決做不到的長處，所以佔了優勢。古文體的小說戲曲，已經老老實實的死了，口語的無韻詩因為年青一點，還在那裏受人家的冷眼，不過這只是早晚的問題，詩宗的衣鉢終是歸他的了；古代的舊詩裏誠然有許多比他更好的作品，但是現代更沒有人能做，而且也已經「做盡」了。我們的責任，便在依了這條新的道路，努力的做下去，使各種的新興文藝，由幼稚而進於成熟，由淺薄而變為深厚，比和那些纏夾不清的人們去評理要好得多，而且也更為有效。

年來出版界雖然不很熱鬧、切實而有活氣的同人雜誌常有發刊、這是很可喜歡的現象。近來見到成都出版的草堂、更使我對於新文學前途增加一層希望。向來從事於文學運動的人、雖然各地方的人都有、但是大抵住在上海或北京、各種文藝的定期刊也在兩處發行。這原是自然的事情、藝術中心當然在於都會、然而地方的文藝活動却是更爲必要；其理由不但是因爲中國地域廣大、須有分散而又聯絡的機關、纔能靈活的運轉。實在是爲地方色彩的文學也有很大的價值、爲造成偉大的國民文學的原素、所以極爲重要。我們想像的中國文學、是有人類共同的性情而又兼具民族與地方性的國民生活的表現、不是住在空中沒有靈魂的陰影的寫照。我又相信人地的關係很是密切、對於四川的文藝的未來更有無限的向往。我們不必舉古今的事實來作證例、便是直覺的也能覺到有那三峽以上的奇偉的景物的地方、當然有奇偉的文學會發生出來。草堂的第一期或者還不能當得這個稱號、但是既然萌長起來了、發達也就不遠、只等候草堂的同人的努力了。

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在北京。

創作

詩

讀斯托爾門的茵夢湖

叔農

我只合葬荒丘！

抄甚麼故事、

贈甚麼年糕、

採莓、別送、

甚麼——一切、

都成空了。

茵夢湖中的睡蓮、

草堂 第三期

茵夢湖邊的月色

終非我有。

啊！

我只合葬荒丘！

初夏的雨

叔農

這是大風雨電的初夏、

杜鵑在受扁的柳枝上啼着：

「夏啊！我怎能禁此？」

玫瑰也有意扯碎伊自己底面龐兒、

在污泥中掙扎。

只野草却很自得地跳躍在田野。

三

答八哥兒的話

叔農

你該認識了幽怨了、

籠裏底小妹妹啊！

一 瘦八哥兒被我捉着、關在籠裏；碰死碰活、碰不出去。悶倦時便在籠裏打盹。時間去的愈久、她幽悶之夢也就做得愈長；直至她把繩束和自由都分不開了的時候、才向人們歌唱。我使用這雨句答她

作者識

小詩

寄莘

我友、別弄音樂、祇靜靜的唱唱歌罷。

口說伊非我底……

當黑夜你獨自一人的時候、

她只有悲哀給你。

二

病裏思家、

反覺有一番樂趣呵！

吾友、理會着？

証

有誰不忘他底故鄉？

禪房比水冷、

更怕醒在五更。

且如

淚却酸透了心底

那時

道村

我雖不認得村人、

心終忘不了全家莊上的柳蔭。

水凍得結成冰了！

雨變成雪花落下來了！

小鳥兒不像從前的快樂了、

都藏在白慢子的外面。

那時呵——

只有詩人和書家。

誰是無情？

枝上的鶻兒輕聽、

暗暗替我傳心。

落葉

道村

落葉悄悄地、

風把她吹叫！

我底灼灼的目、只能等於盲的了。

自上海、南方大學寄。

清露凝在花心裏

亦語

清露凝在花心裏，

花心正是凝露的呵！——

嬌小的「薩彌吞」、沐著晨光

獨在園裏採花呢。

鮮花在伊手裏，

蛩歌在伊耳裏，

騎白馬的小貴人、

迴環在伊底心裏！

小貴人名叫「穆克登額」、

他是「牛鈴章京」底公子；

伊怪小貴人怎麼那般可愛

昨天小貴人回頭、看見伊立在門外。

伊回「額尼」說了、

當伊長得姊姊那麼高了、

伊要嫁像小貴人這樣的、

伊說時「額尼」微微地笑了。

現在、伊要尋一朵最好的花、

在「額尼」替伊洗梳之後戴上、

伊將立在門前、風吹著、美麗得天女樣、

便小貴人過時定要討這朵好看的小花、

伊深信沒幾年門外將有些、整齊的婦人排

坐、

不久、伊便滿頭簪子、也一樣地跨跨馬鞍

那時、小貴人這麼高了、在紅鏡下立著；

伊怕笑、伊想不說這些話給「額尼」聽了。

伊總覺尋不著愜意的好花、

伊又想小貴人這時怕沒離牀呢？

一天、伊將天和和伊玩

伊是妹妹、小貴人是哥哥！

嬌小的「薩彌吞」、沐著晨光
獨在園裏採花呢！——

清露凝在花心裏、

花心正是凝露的呵！

一九三三·二·一。

此詩描寫「滿洲」風俗、情景逼真、不但情

致優潔動人。

且可當作「風土誌」讀之 和評

流泉

赤話

淙淙自由山巒瀉出的流泉、

把深山裏花繁花落消息、

統統傳達到人間了：

繁星下、露水琤琮著
散出些淙微的清芬。
知道深山中。
雜花繁了！

細雨下、露水琤琮著、
漂來些浮動的花瓣兒、
知道深山中
雜花落了！

一九二三·二·一七。

小詩 (二)

駒甫

凝伫於淡淡的夕陽鋪着的空漠的廣場、
心中便長此留下些淡淡的、空漠的印象。

(二)

聽輕微滴滴的夜雨飄落在嗚嗚的寒風裏；
況在魂夢飄搖的長夜啊！

(三)

我把頭貼在伊的懷裏、浮游於我的心坎
中不斷的回思、都為伊不息的呼吸一縷縷
的抽斷了！

勞動者

一真

勞動者的眼睛是火燒過的、

(一)

愛神呵：

伊與我甜蜜而且純潔的愛、
仍永綰長在的嗎？

答一個朋友

九明

世界——這樣！

我因愛他、

——也成這樣！

朋友！

這番愛的因緣、

終令我難於割捨呵！

小詩 (一)

靜甫

那能如河水樣的長流？
人的汗、都是血凝成的、

便永遠沒有光明。
苦永遠沒有黑暗、

他能在黑暗中看見光明。
黑暗到了；光明也到了！

黑暗的夜中雖是酷熱、
到底勝過煩苦的白日！

月亮底下的花園裏、
去年七月十五的迹印、
還不着了！

報春的臘梅，
放出他的芬香，
顯出他被愛的得意！
可是——昏夜裏
夜娃子已將一切詛咒了！

屋角上的烏鴉
叫出許多悲哀
她看不慣世界內的痛苦，
只是不平的嘆着！

冬夜裏的嚴風

穿窗，
入戶，

——尋找萬惡的人們！
她想撲滅這燈，
——這無力的光明！

她們這阻咒悲憫的情懷，
時常把我心振動，
我讚美阻咒，
我讚美悲哀，
我讚美破壞者，
我讚美人生之敵！

我被滅一切割與捨的因緣！

微笑與擁抱

九明

誰曾向我微笑，
破了我這鎖着的眉兒！
誰曾給我擁抱，
貼近了我這單獨的身兒！
我沉淪於清淒孤寂的環境裏，
我轉徙於憂傷疲勞的生活裏，
到了中道的人生，
失其支配我的全部，
幾會得着安慰的寵愛呢？

小詩

佩竿

一
沒有母親保護的小孩，
是野外任人踐踏的荒草呵！

二
一株被花匠繁過了的梅花在盆裏死了。
伊的一生只是這樣寂寞呵！

三
這個月夜與數年前的有什麼分別呢？
但如今却只有我一個人徘徊了。

四
小孩時代的光陰如夢如烟地便過去了
只剩下如今的幾聲長歎了。

月下

勤伯

我徘徊於這寒酷的冬夜底月下，
念着「至死不說被他人錯待了」的伊——
忍着淚，含着愁，死了。——

我煩悶的靈魂、悲哀的心情、就開始燃燒
在與蓬蓬的火焰裏。

寬恕呀！仁慈呀！

恕我莫有這樣大的「甚」、再能容受你們
了。

當皓月的寒光、冷水冰地照着伊的墳墓
時；

伊聽着潺潺的滝泉

嗅着覆覆的芳草；

那火一般的情緒、一定重燒到伊的心絃。
使伊念着：

伊是何等的孤寂呵？

伊是何等的孤寂呀！

一九、二三、一、二日。

小詩

勤伯

(一)

梅花一瓣一瓣的落在地下了；

這是夜來風和雨；

劫掠而殘暴後的成績。

(二)

春來了，

把悲哀都繫在楊柳底枝條兒上罷！

(三)

鳥呵！——夜鳴的鳥呵。

在夜裏你只管鳴罷！

自失

張拾遺

我和你都是飄泊者；

引入入夢底相思咧！

鳴着地小鳥；

開着地小花；

你們的生命浪漫呵！

聞鵲鳴

張拾遺

怎便說：「不如歸去呢？」

——寂寞地想着。

——一九二三、春日

張拾遺

咀咒

被愛情忘却的二十五年呵！

我今後的心；

更怎樣安放呢？

默默地想着；

更脈脈地想着；

無奈何！

我且自由地咀咒說：

『青春之花呵；

萎了罷！』

我的悲哀

張拾遺

宇宙是寂寂地；缺人的；

人間是冷冷地；缺愛的；

我呵！

——沒來由的憔悴人的青春呵！

慰又涵

沈若仙

她已經死去了！

兒女的深情也算得了一個終局！

你不要鎮日地悲傷了！

她死而有知，

也是不許你如此的！

愛的殘痕

沈若仙

彷彿聽着她的聲音，

彷彿見着她的影子；

是滿心歡喜的時節！

在月色濛濛的夜裏！

蟲聲！蛙聲！

一盞孤燈！

還伴着理想中的愛人！

暗時常相對無語，

別後又怎麼要刻刻的相思？

戀愛深了，

反忘了愛人的模樣兒，

但覺得是一個全美的神

愛人的幾封殘信，

是相思極苦時的聖經了！

痛苦的源泉是愛，

痛苦的安慰也只是愛！

蝶兒雙雙的舞着

示人們以戀愛的神秘！

我與她並肩行着，

道旁的綠樹都微微地發笑了！

愛的歡樂，

愛的愁苦，

同是避不了的！

感到人生終有一個永別，

心中是何等的慘痛呀！

倦了！

熱情的淚也不流了！

轉慰若仙

朋友！

我們現感着同情了！

我懷着悲傷！

又勸你不要悲傷！

但我話還未說出，

我心上底淚已先流出了。

何又涵

朋友呵！

別悲傷罷！

我們都只生活在這極少的將來呵！

一九二二·十二·二五。

小鳥

何又涵

小鳥呵！

你在那凋零的樹枝，啼些什麼？

血一樣的夕陽，已隱隱地往青山去了。

愁人的黑黯，也漸漸地湧現於空間了。

你那喚林之友，也歸巢去了。

你呢，還孤另另地啼些什麼？

你是失戀麼？

聽哪——

宛轉的流鶯，

呢喃的燕子，

悲啼的杜鵑，

般的也還是去年底情況。

那時的庭園，

那時的光景，

而今都成往事了。

哦！引愁的柳絲，林將那已過的印像，翻

上了我底心頭瞭！

一九二三·三·二七。

夜雨

續

雷承道

十七

你是等待你的侶伴麼？

小鳥呵！你歸去罷！不必啼罷！

你那淒淒地啼聲，引動我的回想了。

一九二二·十二·九。

今年底春

何又涵

春，甜蜜的春呵！

你又隨着東風來到了。

看哪——

蒼蒼的柳絲，

紅艷艷的海棠，桃花，

雪白似的玉蘭

一夥兒都是去年底模樣。

草 堂 第三期

(八)

江水緩緩流過去了！

白雲慢慢騰騰過去了！

我受着一種說不出的情感呵！

(九)

向何處去呢？

我所徘徊的歧路呵！

(十)

我也太懦弱了，

一縷縷縛人的相思呵！

(十一)

詩人的心，

好似一潭靜水；

微風一盪，

他便要波瀾呵！

(十二)

心房深處的酸淚，

被夜半鷄聲啼出了！

常道觀之夜

陳虞裳

齊窗四顧，放進了滿山底冷颼颼的夜氣。

滿天底星光，雖然是神祕的閃爍着；

但四圍畢竟是黑越越的。

可怖呀！

可怕的蹲立之怪不呀！

如虎、如豹；

在遠、在近；

都森然欲來和我相搏了。

習習的谷風、漸漸在我耳邊鳴號起來了。

猩猩叫了；

猿猴啼了；

子規泣了；

我底心更戰慄而且恐怖起來了！

我底心更戰慄而且恐怖起來了！

登青城第一峯

陳虞裳

蜿蜒如帶的，

便是岷江了。

草堂 第三期

橫跨江上的，

便是索橋了。

比櫛排列的，

便是灌城了。

趙公山如尖塔地矗立着；

絕頂的積雪、經落日光輝的反射，

更分射出無數炫爛奪目的色彩。

垂暮底斜暉山莊

陳虞裳

三三兩兩，一隊隊的羊羣，自關頭下來了；

白氈氈的氈毛，經斜日光輝映照着，

白氈氈的氈毛，經斜日光輝映照着，

牠們底背部、都襯射出銀黃的色采。
小夫大、幾個牧兒、也雜走其間；
還時鞭聲那落後的部伍。
部伍中底羊兒、間有回首咩咩的；
似乎喚牠們落伍底同伴、努力的前進。

二
花江呵！

從朝到晚、仍急疾的流着；
只是盈千累萬的白波、
早已被除陽亂影、醉得通紅了。
——醉得楊妃紅似的了。
浪濤上還有許許多多的鷗鷺、

不住起起落落地飛旋；
看來牠們、
真箇的自由呵！
真箇的快活呵！

三

竹松前面有叢青松、
青松林梢頭、遠遠地微露出一個山髻兒；
那次球似的落日、已為她吞去一半了。
這時空裏的流霞、更覺美麗了；
——
黃哪、紅哪、紫哪、……統統互相地掩映
着。
天公穿上綠色底衣裳了麼！

四

晚風忽興動了；
怒吼的松濤、是我耳裏聽着底聲音；
笑擺的竹浪、是我眼裏見着底形景。
落日落墮了；
流霞流散了；
羊羣和鷗鷺、已飛走得看不見了；
夜影也漸從林——江間人趕來了。
幾隻莊狗、嗚嗚地吠着；
幾頭莊牛、牟牟地鳴着；
一輪新月、不覺又在莊東高樹底懸着！

小詩

葉伯和

(一)
自從尋着它以后、
笑也不會笑了；哭也不會哭了。
他們都說我是瘋了！
我的母親却對衆人說：
「我的兒子、這下沒有病了。」

(二)
我們用不着語言文學；
也用不着郵便電信。
只用着兩個心：
你那里想出什麼、

我這里便印出什麼。

(三)

天空已經是很暖和的了，

雲呵！

你何事爲它鋪上許多輕絮？

鮮花已經是很美麗的了，

露呵！

你何事爲她結上許多真珠？

(四)

涼風呵！

你把我的心，

吹了一個孔了！

你還從孔道中，

過來過去地呀！

(五)

天堂是理想的；

愛河是終歸要涸的；

歌聲是莫有永續不斷的；

歡樂呵！

哀情之導火線呵！

我無意尋你，

你何苦自來擾我呵！

她的愛

葉伯和

正當我游泳在香甜的夢海裏，

蜜蜂兒早已高唱牠的晨興之歌了。

她輕輕地推開了繡被，給我一個親吻；

她說：愛人！快快醒來吻！

那園中純潔可愛的玉蘭，恐被昨宵的風雨

摧殘了！

那一刻千金的春光，一秒一分地過去多少

了！

花一樣；

充滿宇宙的祥和的春氣，都完全移留在她

的嬌柔而細嫩的面龐上。

我說：愛人！只要你的愛交互地常存在

我倆的心靈裏，

春光便永久不會離開我們的金屋了！

月復一月；歲復一歲；

經過了許多明媚的春；又經過許多蕭瑟的

秋；

她的面龐，漸被空氣的酸化——由紅而蒼

，由蒼而黃。

但她的心乃越發的慈祥；她的愛乃越發的普廣；

她不但愛她的愛人；她還兼愛她的小質了

○ 她對人們的愛愈多、人們對她的愛愈少

○ 她的身體因愛而枯、她的顏色因愛而老。

○ 終竟被愛河裏一葉的扁舟、

○ 不知將她載往何處去了！

小說

船來的爆竹

葉伯和

像除夕一樣的爆竹的響聲、忽然繼續不斷地傳到我的耳膜了！街上的人、皮里下六、

一不住地飛跑。

「快起來！快起來！開火了！」我的祖父、很驚惶地發出緊急的口令。這時候我和伊領着兩個孩子、都才睡下。我很不願意地繼續地答應了一個「是！」。

前兩天因為軍長榮陞四川巡撫、——是宣統九年的上諭。——喜報傳來、省長便要他表明態度、不然就要同他下不去。昨天省長由省署遷入貢院、——貢院是明朝的藩邸、城牆很堅固、一般人都稱爲皇城。——我們都知道快要出事了！

我的祖母、早已向伊發出戒嚴令：「晚上須把孩子們的衣服、都放在身邊、預備預備、免得臨時慌張！」所以伊一聽着祖父的命令便很有把握地、早把孩子們的衣服、都穿好了。又走到我的床邊、催我快起來。

『起來做什麼？他們打架，我們落得爆竹聽聽，倒好耍子。』我對於這樣的全武行的戲劇，是很有經驗的，所以鎮靜地答復了伊。但因為有祖父的命令，終於披了衣服起來了。

『打起出來了！打起出來了！』僕人們都慌慌張張地告訴我們。這時候天已亮了好久了，爆竹的響聲越急了！近了！一會兒街上發現許多青煙，把太陽都遮住，成了黑暗無光的世界；接着便有好幾處，像新噴出的火山似的，熊熊地燃着。因為怕火勢蔓延的緣故，我們不能不避一避。祖父隨問我附近那上空曠？我想師範學校有個大操場——此時已放暑假——從對門人家裏掘開牆垣，便可過去。我把這話答復了祖父，他們便依着我的計劃，打起包袱，拖着孩子，出了公館門，向對門進行。沿街已有許多丘八，在那裏一堆一堆地蹲着；街心的石板，都立起來作他們的壘壁。好容易才走進對門公館，却早就有人推倒了牆垣，我們到學校的操場時，已經有人不客氣地占了先了。

第二天晚上，爆竹的響聲，更利害了！簡直沒有一分鐘的休息，天空中火星飛來飛去地，好像放煙火似的。我因聯想到日本兩國橋每年一次的大火花，回國後久沒看見，今夜倒好玩的。但是於自己安慮自己之中，却總有些不自然。幸好我們占了一間洋樓的教

室的下層，還可保險。他們都還坐着聽炮聲，我就模模糊糊地在椅子上睡熟了。

第三天街上就不能通過了。家中雖然還留有廚役，無素飯菜做好，總送不過來。祖父老年的人，那能久候；孩子們都餓哭了。我此時便感覺到軍長和d省長太多事，你們好好地做官，何苦一定要唱這齣武打戲，累得我們受餓。隨後差不多要兩點鐘了，才有一個伶俐的僕人，借着紅十字的號衣穿着，送了一盒稀粥過來。

一連有四五天，這齣武劇，還沒有演完。此時恰值端午節後十餘日，熱度正高，祖父年近七旬的人，因為又受驚又受熱便生出病來了；孩子們雖然不知什麼，和我一樣的好玩。但伊很膽怯，時有驚惶之狀。因此我也就把他們的恐怖和焦愁，分了一些加入我的心裏了。

『搶着放火的賊人了！搶着放火的賊人了！』有一天將近黃昏的時候，許多的人聲嘈雜地嚷着。祖父聽了這個警告，便要派我去偵探偵探。我還沒動身，對門教室裏，進來了一個逃難的人自言自語地說：『這還了得！說是d省長放出許多丘八，裝成乞丐，用棉絮蘸着煤油，乘機四處放火，要把省城燒個乾淨。……』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便又在喘氣。

「聽說皇城裏的糧食要吃盡了，他們怕是想趁着火勢，好逃竄呵？」另外一個先住在這教堂裏的老人說。

「那里……」那人用很強硬的否定的聲音答應說。『他們昨天攻出皇城，把皇城附近的小戶的油、鹽、柴、米……都搶盡了！還搶了許多的鷄、鴨、鴨子……拿完了就把那些草房、都用煤油點燃燒完了！幸虧那些小戶裏居住的人，都先逃了、不然、還不曉得要燒死好多人哩！』

「好慘呀！太殘酷了！……」老人嘆息了好一會

這一天大約午后兩三點鐘，一個年幼的僕人，偵探似的來報告說：『聽說已經在皇城側邊掘了地洞，拿棺材裝滿了火藥，要轟城牆，還募了幾百名敢死隊，轟開了，他們就打進去了！』不錯，果然不到五點鐘，聽得「砰」地一聲，好像山崩似的。上呀！上呀！喊叫之聲，更像激濺的水吼，一股一股地沸騰。此時爆竹的響聲，越發清脆而綿密。我們便知道，這劇全武行的戲劇，明天一定要閉幕了。

當我們回家時，才聽見僕人紛紛報告：『街完全變成瓦礫場了！』『會館的大建築燒盡了！』『一家人沒有房子住！』『舖面燒了一大半！』『被流彈打死了！』『被亂兵鎗斃了！』

『因為交通斷絕，買不到藥吃，病死了！』『因為她的孩子咳死了，她也憂氣死了！……』

幸虧我們倒話五軍長和九省長的福庇，全家十餘口都安全，還幸得他聽十多晝夜的舶來的爆竹。

長夜

何又涵

那是秋暮底一夜，韓志青在他書室裏向北窗口邊，呆呆地望着；下弦的殘月，好像在深深地思想什麼樣？從月光下面見着志青的臉上；緊鎖着兩道眉峯，頰骨也凸凸地向外發展，烏黑的髮髮，紛紛地覆在額角上。他那消瘦蒼白的臉，被淺藍色的套衫襯着；愈覺他憂鬱病症的太利害了。

原來志青從他夫人——淑心死後，精神上好像受了很深的激刺。時常發現精神異常的狀態。他每每被一些已過的殘痕——長留於腦中的殘痕：常常湧現出來，他便在那默

默地細嚼他底腦海裏底翻照。

忽然一陣冷颼颼的秋風吹來，那蕭疎的殘柳，和枯黃的桐葉，沙沙地落下了，歸林的鳥兒也淒淒地啼了，志青也不禁自身顫動了，便深深地虛了口氣，失意的念道：
好淒涼的秋夜呵！

志青剛念道秋夜，但夜字還未說出唇來，他已走到書案前面，於是便俯在案上，拿着筆無意的寫道：

好寂寥的窮途呵！

我孤另另地徘徊着；

滔滔的流水，

隔斷了我的去路。

萬萬的荆棘，

攔着我的歸途。

他剛剛寫到這裏，自己又念了幾遍，重又寫道：
柔柔的白雲往上升，

騷屑的西風搖楓林。

不忍聽！

空谷鳥音；

啾啾地哀鳴。

志青寫到這裏，已無力再寫了，覺得自己身世飄零，禁不住流下淚來。他用手支着頤，默默地望着那離燈不遠的魚燭出神——那雪白似的磁盤上面，堆集了許多蠟淚；一顆一顆地燃着。他起了一種神秘莫名的感想，不知怎樣的將那魚燭拿了過來，向着燈上一引——於是蜡就灭了。志青也立起身來拿着就走到書箱邊去了。志青瞧着那盤搖搖的燭光，不住地撲動，和顛顛的淚兒不住地滴着。他只覺得似刀刺的小心；也表同情了。於是便在那紛亂的箱中，不知尋些什麼？偶然；在箱中發現了一封曾經折過的信。他拿着手中；一翻一覆地瞧着那端秀的字跡，忽然志青自言自語的說道：

哦！是淑心去年秋間的……

志青便從信封裏面，拿出一張折的很縐的紙來，像失神樣地念道：

千萬恨；

恨煞是芭蕉，
勾起眉尖失意事。

夜闌入寂雨蕭蕭，

魂斷錦雲橋！

一種淒怨的聲音，略略停了片刻，才又往下念道：

東流水；

一去不回頭。

殘月罔知心裏事；

風吹夢斷白蘋洲，

長夜離人愁！

他斜立在那書箱的傍邊，呆呆的不斷地念着：

長夜離人愁……

一會兒他又懶懶地念道：

秋夜無聊，偶讀小令望江南二闕，藉慰所懷。然儂本無學，長短句又素非所習。乃

當此風雨飄搖之夕：窗外殘蕉啼泣不休之際，一種恐慌、湧上心頭，率爾操觚，巧拙所不計也。

淑心識

志青懶懶的聲音已息住了。彷彿時間已變，他已回到另外的一個時候了。

那時志青已回到故鄉了。他因為感着環境的壓迫，精神上異常的痛苦；——生活上發現不安的現象；迷途的悲哀。很想將他生活變更一個方位；才回到嘉陵江底側畔，清悠而且自然的故鄉裏。他已是八年未回家的人了。所以對於故鄉的風景、處處都像戀戀難捨似的。

一日薄暮；夕陽已隱隱地落往西山了。志青和他表兄弟還在那清溪橋頭底黃角樹下，拿着魚桿垂釣。含露的月兒，已出現於水面了，悠悠的綠水映着，蒼蒼的翠竹傍着，一隊隊的啼鴉，不住地飛繞在溪邊的樹上。那沉沉的夜色，也慢慢地上升了。他們正在留戀不忍去的時候，忽然志青家裏的僕人，已跑來匆匆地說道：

「少爺！二老爺請你快些回去！省上的大老爺有信回來……我簡直到處找完了！硬找不着你！後來聽得姑老爺說：你同他家少爺拿着釣魚桿走的。所以我才到這裏來，不想你們竟在這裏咧！」

志青聽着僕人說道管上有信來，他心裏便忐忑的不定，慌忙地走上岸來，表弟弟也就回家去了。但是志青回到家裏，已經是烏黑的天了，剛剛走進堂屋裏，就見着他母親和祖母二叔都在屋內，二叔見他進來就說道：

「志青你父親今天來了封信，說：不願你遠出讀書，命你速回成都……：算來你在專門學校，也快要畢業了，你還想出去做什麼？外面時局又不靖！底下撥鄂軍又打了敗仗，連退都退不贏，你還走得過去嗎？」

「有什麼走不過去！他們打他們的仗，我走我的路，只要上了輪船就不大要緊！」

「你學校快要畢業了！你走了豈不前功盡棄嗎？」

「如果真是讀書造學問，到不在乎畢業不畢業。但是畢業也無非是時間上的期限滿了，學問是無止境的，縱使得着畢業證書，沒有本事，還是不中用的！」

二叔聽了這些話，很不耐煩的拿出信來說道：

「志青，依我的意見，畢了業總要好些咧！你父親來信說：命你火速上去！我剛才已經將轎子雇了，後天就可以起身！」

志青意欲去拿那信，母親便插言道：

「志青你父親要你上去；你還上去的好！你對於上面的人總宜和達些。你二叔恐怕時候就攔久了，時局又生變動，所以就將轎子雇了，總是這幾天內就要起身。這裏媳婦也來了封信，是給你的，我也沒有看你們的，想來也總是勸你早些上去呵！」

志青接着母親遞來的信，正要展開來看。忽然一種驚人的聲浪送來，硬將他的回想打斷了。他回頭看去，原來是大了頭跑進屋來的聲音，他聽着了頭說道：

「伍太太命我來看少爺睡沒有？伍太太說：請少爺早些睡！」

志青正在那想得有趣，忽的被打斷了頭，便惱怒地說道：

「我曉得！我就要睡了！」

那小頭見着志青惱怒起來，也就一溜煙地跑了。

志青仍就回頭轉去，瞧着書箱側邊底濕漉漉，還是不住的滴着，他又感着一種失望底悲哀。於是將那信放還原處，也就將箱子關了，便來到窗口前：瞧着天空的月兒，已戴上面網了，只有一些淒淒的虫聲不住的吟着，他心中如像失掉了什麼樣，不覺呆呆地落下幾顆清淚來。

一會兒志青仍到書案前，無意地拿出本書來，很想消磨這無聊的長夜。但他從一種

麗行文中，發現了幾行四方形體的字跡，他無聊的看去，只見上面寫道：

此恨人人有，

百年能有幾？

痛哉長江水！

同渡不同歸。

志青剛剛看完，他腦中已得了一種印象——掉亡詩的印象，他心裏默默地想道：

彷彿在一個炎日的下午，淑心患病的好幾天了——

醫生診查的結果，總說是傷

寒。躺臥在床上，不住地呻着。志青也在離床頭不遠的棹邊，癡癡地望着床上底病人。

忽然外面送來一種尖銳的女性聲音，他仔細聽去：

「瞿嫂！那單子是什麼時候才被耗子咬壞的！」

「是頭回小姐拿去挂，後來就被咬壞了！」

但是另外一種聲音搶說道：

「再也不是咧！是少奶奶那回拿去挂了；就被耗子咬壞！少奶奶又才糊亂補起的，

伍太太！你還不曉得嗎？」

「這個媽兒子真惡人！看着家裏接弟媳，這麼要緊的事情！你還要呻呻喚喚地睡着；一樣事情都不照！老娘還有病咧！你要死早點死！免得礙我眼睛！後來還又將我新媳婦帶壞咧！」

「伍太太！那些事自然是咧！一個成規，二個成矩……」

志青聽到外面的語聲息了，便走到床沿邊去。但是淑心底呻喚聲音也停止了，只見着伊的臉已成灰白色了！手也不住的顫動着，眼角上却流出了滴滴的淚來；他不禁拭着淚向伊底聲說道：

「淑心呀！他們做的事情，我完全了然的！你好生養你病！還以自己的生命要緊！別要性急！縱有什麼不了的事，也不要這樣……」

志青剛說到「這樣」下面還沒有說完，他又聽得外面說道：

「他們兩口兒那末舒服！下了課回來；就鑽進牢洞去陪看！你這忤不孝、順妻滅母的東西，雷不打你！只恐天火都不容你咧！」

志青聽了這場惡罵、憤恨的怒容已形上臉面了。但他鑑於伍太太的雌威！家裏的人

誰不害怕！所以也只得置之未聞罷了。他回頭瞧着淑心，病的那般模樣，他心中痛恨這萬惡的社會，不曉得要何時才推倒呵！便挪着伊的手暗暗的哭了一場。

當志青想起哭得悲痛的時候，不覺也就淚如泉樣地湧出來。忽聽得有人在叫他名字，他就立起身來，才見着面前的書，已經濕的不堪了。他只聽得伍太太在外面窗下朗聲說道：

「這一夜了還不睡！還在眼淚婆娑的！難道你要瘋了嗎？你是不是又想起那死鬼嗎？唉！未必那種人死了就找不出嗎？……」

伍太太憤怒地說了一些話，才回轉去。但是志青心裏却想道：「現在人是已經死了！還不許人想呵！這樣的家庭，教我怎樣處呵！」

於是志青也就上床睡去；無奈那重重的往事，陣陣地在腦海中湧現出來……似乎是一個春日早晨的光景，他和淑心在花園裏於遊廊下面，挽着手兒地走去；剛剛穿過那紅成陣的海棠樹下，來到薔薇花架的旁邊，他就爲伊拆了朶淺紅色的薔薇插在伊的胸襟上，才來到柳蔭樹下一叢七里香底傍邊石檯上，並肩的坐着，伊順手也拆了一枝七里香將要插上他的胸襟上，忽然小弟弟從對面假山背後跑了出來，高聲叫道：

「嫂嫂替哥哥戴花……」

志青聽得有人在叫喚！忙的將花拿過去來，正想往自胸襟上插去，誰知睜眼一看，却將被蓋底角兒緊緊地握着，他不禁好笑起來……

志青又才翻身轉來從新睡下，但剛剛合眼，好像又是一種光景，滿室靜悄悄的，是淑心抱着琴兒在圍房裏底沙發上坐着，他也站在沙發的側邊，挪着琴兒的手，癡癡的向着伊不住地笑……

一會兒又像一陣刺人肌膚的茉莉香氣發現於他的枕畔，他用手伸去，却又沒有觸着什麼！但他仔細瞧去，却見着案頭上的蠟淚將要滴盡了，那將滅的燭光，也抖抖地閃着不久也就增倍地閃了一下，突然清烟一起蠟就沉滅了……

志青瞧着蠟底歸宿，就想道：人底末日像蠟底清烟麼……

(註)伍太太係志青底庶母

(註)媽兒子係成都罵人底名詞

一九二三、四、十九

◎淺草出版了淺草社的社具大多是川人旅外者內容純英文每季發刊一冊

第一卷第一號目錄

卷首小語

創作
小說

- 輕霧……陳煒謨 止水……林如稷
- 惆悵……羅青留 茫然……陳翔鶴
- 沈影……馬靜沈 誠之……黨家斌
- 童心……白星 嬰孩……林如稷
- 詩 澆花溪畔的女郎……胡頌白

梨味(四首)趙景深

流星(七首)賦聲

琴聲(六首)王怡庵

幽林(二首)黨家斌

無聊(三首)馬靜沈

痛苦……章鐵民

狂奔(十二首)林如稷

月光(二首)陳竹影

小星(五首)……羅青留

劇本

- 潯陽江……陳竹影 新婚者……羅青留
 - 聖誕節夜……陳翔鶴 祖母的心……李開先
 - 雜錄
 - 曼言……石君 編輯後語……林如稷
- 每冊定價 二角(淺草社自費出版)
代售處成渝中華書局

戲劇

家長續

第二幕

俄初

蔭(舉頭望儀)呵!收到就是了。
沈(下)

佈景

張氏堂屋的後廊、廊中壁掛花卉橫

幅一張、下設條几一個、上置盆景

花兩盆。几前設圓茶棹一張、周圍

有籐椅數把。廊在壁通外、右壁通

臥室。開幕時、張蔭華(以後減稱

「蔭」)獨坐一把籐椅上、清理書匣

、老沈(以後減稱「沈」)持信入

沈 小姐!這裏有封信。

姊姊!

(蔭華淚淚不言)

你怎樣了,才回家有人欺你嗎?我!

我們沒有娘了,就會被人欺嗎?(咽

鳴而無淚)

唉!虧得你說,你看伯伯起先對我們

的樣兒,與往時大不相同。我們一問

話，他總不耐煩。並且橫豎不許我倆多說話，這是什麼道理？

悌 是呀！姊姊，你看母親的遺囑，好像話不符實罷。何以近年近款多——開消就大了？（揚聲）

蔭 （以手掩嘴）哎呀！叫你别大聲，你總是急我！伯伯在那邊屋裏（指右邊）催防他聽着。

悌 沒有，伯伯此刻出門去了。呵！去了。

姊姊！你到底爲什麼哭呢？

蔭 唉！你那裏曉得，我們姊弟四人，死

了母親的不幸（兩嗚泣下）事事都被伯伯管轄着！那知我本身的事，生了障礙了！（大哭不敢出聲）

悌 姊姊！（亦泣）你到底爲本身的什麼事快說罷！

蔭 （從懷中取出信來給悌）你拿去看看吧。（悌接過信，一面看一面說）

奇怪！伯伯把你放與郭自強兄了？

你往下看，別要大聲說話，你總是毛皮氣，勸你都不改。

好了！自強兄真明白事理，怪祇怪我那胡塗的伯伯！（欲踐足，見蔭眼色

、急停止。）

、豈不要使他驚異嗎？

蔭 弟弟！幸得是自強兄呀！他叫我倆快預備逃走，你的主見呢？

悌 是呀！既然不好要，說使我們走了，豈不是全送與他呢？

悌 走是要走，這樣的家庭，誰願久住！

蔭 沒法了！

悌 唉！別要大聲，恐怕外面人聽着。

悌 姊姊！不要緊，我有法子，我們說走，總不是臨時就要走，待一會伯伯回來，我問他要。想來母親——父親的遺

產，他應分交出。咳！姊姊！遺囑這

層，還應該開明明白呀！

蔭 我計算把母親所遺留的金飾帶在身邊，至于現及股票、一面匯與方仁、好嗎？

悌 也是話！我本來不滿意遺囑是真的，

悌 得了！契約房摺等件呢？

狠不像母親平時的口吻。

蔭 現在這些尚在伯伯手裏，驟然問他要

悌 咳！我們雖然沒料理家務，當我們嘗

影——寒假回家的時候，也曾聽母親常常說，那裏田地用款若干，那裏房款可進若干，計算下來，實在與遺囑上說的不符！

蔭 好呀！伯伯存心是不端正呵。

（正說時，翠娥跑入。）

娥 小姐！大老爺回來了。

（佛手尙持信，急藏于懷，國棟入。）

國 呵呀！走煞了。（取信放棹上）

（蔭華與佛光靜坐不言，翠娥捧茶置國棟前，出。）

國 唉！（喝茶）你們兩個今天回來就和我

作氣，我到教你們年青人別要性質暴燥才好。（笑問蔭——佛）

佛 （怒目）我們年青人性質暴燥，總比有些年老人心術不端好些！

國 你對誰罵人？

蔭 （向佛使眼色）說這些做什麼？

國 好呀！（向佛）你看你姊姊是要懂些些，難怪我愛她不愛你？（轉而笑向蔭）

佛 我們何必要伯伯愛？果真愛我們！

國 （假笑支吾）未必我不愛你，你不同我淘氣，我就會愛你的。

佛 淘氣，淘什麼氣？

佛 請解釋罷。

國 （怒目）你別瞎鬧！告訴你，你父親與我是手足，樣樣事我做了總對得着他。

佛 噫！果真的對得着嗎？

蔭 （向佛）死無對頭了，還說甚麼？

國 （張皇大怒）不行，話與我鬧清楚！你母親立遺囑的時候，一定要請我做公正人，我想我是家長，未必不敢承認這個名目嗎？並且還有郭律師的證人。豈有此理，還說遺囑有弊。試向你母親死了，身後一切，用不用錢？我

國 呵！（怒目）你這孩子這樣的橫暴嗎？

蔭 （鄭重向佛）弟弟！不要瞎鬧，有什麼話，可向伯伯說。

國 是呀！有什麼話？

佛 話就長得很！

國 （拍桌）你胡鬧！

佛 遺囑有弊，才胡鬧咧！

國 （驚而後鄭重貌）呵！你說遺囑嗎？是的。

蔭 （鄭重貌）這是伯伯應該向我們解釋的！

國 我可以解釋！

就恐怕你姊弟不放心，縱使眼目我都開的異常清楚，你們沒有眼睛去看嗎？

我才爲好不討好，反轉惹煩惱！你向

佛（敢再說，我立刻請家族來評論你

佛 不在意！

國 不在意就好！現在我有話向蔭華說。

佛光站在一邊去！

佛 看你說什麼！

國 蔭華！你要明白些，你要懂些事，我

現在向你說話不是爲別的，你今年是

及笄的年齡了，你母親在時，我可以

不管。如今確又不行了。男大當婚，

女大當嫁，你該知道的？我目前爲你的終身大事，狠把我淘些神！

蔭（驚色）伯伯怎樣說？

國 我爲你的婚事呀？

蔭（羞怒）伯伯！你——你——

佛 伯伯！你想把姊姊嫁與誰人？

國（向蔭）郭律師的大少爺——郭自強，年

才廿一歲，子弟品學兼優，相貌也還

清俊。

蔭（轉背向國）我——我不能！

國 呵呀！姑娘！別怕羞。現在你們都在

講開通，何以一說婚事，就羞成這個

模樣？

我第二層不願意。

佛 伯伯簡直不會看臉色，姊姊她是不願

意的！

國 你又多嘴！

佛 多嘴又怎樣？姊姊她不願意，未必你

要強迫她願意嗎？

國 放狗屁！我強迫她麼？

蔭（堅決貌）伯伯！你老人家不必發氣，

請聽我說我的理由。

國 你有理由？說罷。

蔭 現在母親去世不久，我第一不願意說

這些事。况且我的學問尙應該努力，

了。

佛 這可怪了！

國 怪什麼？

蔭 伯伯！總之我不能承認！

國（怒目）你不承認我的話，到底認承誰

的話？

佛 她要承認自己！

蔭（向佛使眼色）不准說了！

國（無言）

佛 伯伯還是不必說了！

國 (大怒) 太侮辱了！我的話作不倒準則嗎？總之你兩個在外面學壞了！

胡塗呀！混賬呀！

(正衝突間、老沈呼郭律師至、郭入、蔭、梯、同退)

沈 老爺！郭律師來了。

國 請罷。(徐怒未已)

泰 好？老哥。

國 請坐！好甚麼？正在同小孩子們淘氣！

泰 淘甚麼氣？

國 咳！梯光那個孩子，嘴太烈了！蔭華

雖然能够懂事，但也要隨着她兄弟說話。

泰 這不要緊！

國 固然！但是、舍姪女！

泰 怎樣？

國 還是要我的皮氣！

泰 老哥！婚姻事、不能再生問題？

國 一定！一定！

泰 尊長之命、媒說之言、正當得很！

國 那是自然的！現在到不能由她要不要皮氣。

泰 你遇事拿出你家長位分就不錯了！

國 是的！我也應該拿點壓力去制服他們

。(轉而向外) 泡茶來！檢一點糖食來

！老沈！聽着麼？

沈 (在內應聲) 是！就來。

(沈捧茶出、置桌上)

國 點心呢？

沈 沒有看見翠娥！

國 你請小姐拿，還是要得的！

泰 呵！可以不必！

國 快去！(向沈)

沈 是！(入)

泰 我今天來、特爲問問——(與國接耳暗

道)

國 呵！沒有！不要緊！

(老沈出、作驚色)

沈 老爺！小姐、翠娥都不見了！

國 她們住那裏去了？

沈 我不曉得！方才我祇聽得老爺說！

國 對誰說？

沈 對小姐說、門口車來了、

泰 (起立作慙) 你還看見小姐上車麼？

沈 就是沒有看見！

國 這一定到裏去了？(摸頭)

泰 你們老爺呢？

沈 少爺才在書房打包袱。

泰 (拍國肩)咳！老哥！令姪女行動不對

並且令姪在打什麼包袱？

國 (驚色)是呀！這是怎樣的！

泰 (向沈)你去把少爺挪來！

沈 嘶！

(拉憐光出)

國 (怒目向憐)姊姊咧？

憐 我不知道！

泰 老哥！令姪神色不對！

國 (向光)你在收拾什麼？

憐 沒有收拾什麼！

泰 老哥！其中定有情弊！

憐 (以手推泰)你是甚麼人，敢開呢？

國 呀！我了然！

泰 老哥！蔭華一定來了！

國 一定走了！老沈！今天有人來會小姐

麼？

沈 沒有人！祇有——

憐 (向沈使眼色)沒有！

國 (向憐)你阻擋老沈爲什麼？老沈你不

說，我要歸罪于你！

沈 呵呀！老爺！郭大少爺與小姐寫了一

封信。

國 什麼？是郭大少爺！

憐 (以足踢老沈)不是的！

沈 (作痛狀)呵！呵！我的腳桿！

泰 (作驚)怪異！怎麼是郭大少爺？

沈 是真的！還是王二爺送來的。

泰 (懷疑狀)咳！王二爺？

國 稀奇！稀奇！信咧？

沈 我交與小姐了！

泰 (向憐)你看見信麼？

憐 我沒有。

國 你一定看着，在那裏，快拿出來？

憐 姊姊帶起走了。

國 放屁！老沈！泰恒！快搜他的身上一

下！(泰恒與老沈共搜憐光懷)

憐 搜什麼？(駭足)

沈 (從憐懷搜出信一封)看呀！就是這一

封！

憐 (失措狀)我隨便你們把我如何！

國 (接信看)咳！的確是郭自強寫的。(

向泰)老哥！你看信封！

泰 (大驚狀)你！你看了信再說！

國 (看信畢、怒目厲聲)咳！不對罷！這

是令郎做出來的嗎？我真不明白！蔭

華既放與他、他什麼又叫她逃走？我

要請教老哥！(以信給泰)

國 (接信看畢失色)我！我不清楚！

泰 (拍掉皮臉)你不清楚嗎？我要問你要人？

國 好容易呀！

泰 你看信上說的是上海、到上海一帶去找罷。

泰 復看信、气忿騰胸。(這是怎樣的？)

國 對罷！

泰 沒法了！不去找又怎樣？

自強呀！你該死！(蹬足)

幕落

國 該死自然該死！還是問你要人！

泰 這沒法了！算是小孩子惹的禍、我來承認！我來承認！

國 承認？怎樣辦呢？

泰 我們快去找好麼？

國 那一方去！

翻譯

法國詩人鮑笛奈爾的詩

秋潭譯

文學上自然主義盛極了、便引出世紀末的創調、因世紀末的苦惱悲憤、窮極無聊、然後才有新理想主義之代興。自然物質界亦有重大影響。史蹟之輝灑如此、固有其因果關係以促成各時代之時代精神。

法國詩人鮑笛奈爾 (Baudelaire 一八二一—一八六七、)便是創世紀末論調中代表人物之一。性僻異、酷好詩歌、家中雖富有資財、還在青年時代已揮霍罄盡。厥後遂遨遊放蕩、以終其身。今特從他的詩集『惡中之花』中選譯幾首、以供閱者對於他們的體認。惜乎譯筆不佳、不能傳出真正之鮑笛奈爾。

一個屍體

我的靈魂、你記着你所看見的物件。

一個夏天的清晨、

在小路的殘兒、有一具刑傷的屍首、
橫臥在細石堆上。

展開兩支火熱的毒氣薰騰的光燄、
如像一個淫婦。
做出那頹緩而邪僻的樣子、
肚皮中却充滿了臭穢。

太陽的光照在這腐朽物上、
如像煎得恰恰成熟。
並且以百倍的踴躍大自然、
這好像是他已前的結合物。

青天注視這傲岸的屍骸、

如同朵正開的花。
在這草地上如許大的惡臭、
你都相信是因而昏迷。

蒼蠅發管管之聲在這腐爛的肚腹、
那中間更鑽出許多黑獾猴的細生物、
這些蠕蟲蠕動、好像很濃厚的液體、
沿着這活動的破布。

盡都來來往往如像波浪、
衝動着發爆烈的聲響。
人說這個屍體被大氣所鼓脹、
並且加倍的生旺。

這裏組成了一種奇異音樂，
如像流水與風息。
或像揚簸者用一種合拍的舉動，
使那些種子在簸箕中滾來滾去。

這種形樣久已銷滅，也僅可以想像，
如像深長構思的繪畫。
底稿遺失了，
畫家就他，只有憑着記憶。

在崖石後面，有一不平靜的母狗，
惡狠狠把我們望着。
其意是等待時機以便走近這股體，
啖吞撕下的血肉。

你是很像這一付圖樣，
很像這可怕的傳染的毒物。
你是我眼中的星光，性情的太陽，
更是我的天使，我的怨望。

是的，你確算恩寵的女王。
但當你過了最後的聖典，
去到肥沃的花草底下，
也在枯骨叢中去發霉。

所以呀，我的美人，你向蛆蚋說，
他們是將爬着吃你的，
說我保守着你的形像與香韻，

用我可分析解剖的愛情。

生動的火把

他們在我前而走，這些眼睛充滿了的光，
他們是一個聰慧天使所最愛的；
他們向前走，我這些神聖的弟兄，
在我眼中搖盪着他們燦爛的火。

從網羅中從罪孽中救我。
他們引導我的足步向美的路上走；
他們是我的僕役，我是他們的奴隸；
我全心服從這生動的火把。

慈祥的眼睛，你出發奇異的光明，

如同青天白日也在燃燒的燭燈；
太陽紅了，但也不能撲滅他那類似的火楯。

他們稱讚這個死，你却謳頌這『復生』
你旋去旋唱我的靈魂復生，
如像日光都不能壓滅的明星！

壞鐘

冷靜艱辛的冬夜，
挨近熊熊顫動的火，
遠遠聽那鐘聲悠揚
在霧霽中間，引起愁悶無限。

深喜鐘樓這強有力的聲音，
他雖是老了，猶然敏捷與康健。

常常高唱他宗教的呼聲，
如像一個老兵防守他們的營盤！

我呀、我的靈魂是壞了、
當他煩悶的時候、他也在寒夜裏高誦他的詩歌、
故常常聽得他微弱聲音、

好像戰場上死入叢中遺棄的傷兵、
發他呻吟的哀鳴、
並且他經過了極大的奮力、不久也死了、不活了。

旅人晨歌

上帝要施恩惠給誰、
便送他到遼闊的世界去；

德國愛新道夫原著
莘 農 譯

他要證明他的奇蹟於被惠者
儘在山林、水涯私田場。

二

庸碌的人、伏居家中、
朝霞不能快愉他們、
只知道、替小孩兒搖搖籃、
爲了麵包受憂慮、困苦和艱難。

三

溪水從山上跳躍、
黃鶯明轉得與致高、
我爲什麼不同他們
用高銳的噪音和開豁的胸襟來唱出！

熱望

德國愛新道夫原著
莘 農 譯

任我朝那裏走、朝那裏看、
田地、森林、山谷間；
從山嶺到平原、
美麗高尚的姑娘呵、
我與你祝福千遍！

二

在園裏我尋著、
很多的花、美麗嬌豔、
拏這個來編綴無數花園；
千頭的思想我都纏在上面、
一片誠意、癡會在其間。

三

我不能將這花園給伊、
因為她太高尚、太美麗、

都必要奏謝：（指花）

只此愛情無倚、
永遠存心裏。

四

我好似快樂、
實則痛楚過多、
是否此心頻裂；
我且刺、且噬、且唱歌、（刺破自己的心）
並將給自己掘墓！

這兩首詩、都是愛新道夫先生、生平傑作小說中一個廢物的生活裏、擇取出來的。
以後有暇、要將全部譯出、公諸同好呢。

辛農自天津寄

通訊

草堂社諸鄉友：

奉讀草堂月刊第一期，甚歡慰。吾蜀山水秀冠中夏，所產文人在文學史上亦恒占優越的位置。工部名詩多成於入蜀以後，係感受蜀山蜀水底影響，伯和先生的描擬是正稿的。

真的！近代文學的精神無論何國都係胚胎於自然主義。自然主義近雖衰夷，然而印象派中、象徵派中、立體派中、未來派中，乃至最近德意志的表現派中，都有自然主義的精神流貫着，這是不可磨滅的事實。自然主義的精神在縝密的靜觀與峻嚴的分析。吾蜀既有絕好的山河可爲背景，近十年來吾蜀人所受苦難恐亦足以冠冕中夏。諸先生常與鄉土親近，且目擊鄉人痛苦，望更爲宏深的製作以號召於邦人。

久居海外，時念故鄉，讀諸先生詩文已足療殺十年來的鄉思，然而愛之愈深則不免求之求愈侈，僕對於諸先生敢敢有上述之奢望，望勿見怪而時賜教勉。

沫若

一月十九日。

編輯餘談

(六)

本雜誌出版以來、承海內外同志、通函賜教者多日、原函擇要登入通訊欄中、但同人等都兼任他項工作、很少空閒、未能一一答復、尙祈原諒！

(七)

投稿諸君、還有幾位、沒有告訴我們通信處的、務請從速示知、以便寄贈酬品！

(八)

本期材料、與預告稍有出入、因爲隨後接到幾篇文章、有時間上的關係、所以提前登載、望讀者原諒！

(記者)

草

- 一、勿論詩、小說、戲劇、一律均投稿件、但以語體文爲限。
- 二、投稿望寫清楚、以免錯誤、能依本會草堂行格繕寫者尤佳、並請加新式圈點。
-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
- 四、投稿經登載後、酌酬本會出版的草堂、或葉伯和君所著的詩歌集、中國音樂史。
- 五、投稿本會有去取權、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去取者、請豫先申明。
- 六、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登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七、收稿處、成都指揮街百零肆號葉宅轉本會編輯部、原稿登載與否、恕不退還、但長篇在三千字以上者、如不登載、不在此例。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草堂

二期

編輯葉伯和

文學研究會

通訊處

成都指揮街百零四號

報費	每冊售大洋壹角
郵費	歐美國內肆分 歐美各國肆分

經售處

成都中華書局	成都中國圖書公司
華陽書報流通處	瀘州商務書館支店
重慶商務日報社	重慶美術社
北京晨報社	北京大學毛仲成君
上海民智書局	上海美術專校王怡君
廣州丁卜圖書館	蘇州第一師範曉光社
南京樂天書局	上海南洋大學朱仲英君
長沙文化書社	杭州第一範師販賣部
雲南新亞書社	
法國蒙柏利周曉和君	

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五日出版

第一期目錄

詩

詩四首.....葉伯和
 詩五首.....陳虞裳
 詩四首.....沈若仙
 詩四首.....雷承道
 詩四首.....何又涵
 詩四首.....張拾遺
 小說
 病中.....何又涵
 中國人底悲哀.....張拾遺
 菲非小姐(法國莫泊三著).....秋潭譯
 名譽.....陳虞裳

第二期目錄

詩

叔農.....二首 寄萍.....一首 赤話.....二
 首 靜宙.....二首 佩竿.....一首 學詩.....
 一首 荷士.....二首 駒甫.....一首 勤
 伯.....一首 沈若仙.....二首 雷承道.....
 一首 何又涵.....二首 張拾遺.....六首
 葉伯和.....二首 陳虞裳.....三首
 小說
 我的小弟弟.....葉伯和
 兩封回信.....張拾遺
 三笑.....何又涵
 旗號(俄國迎爾詞著).....何又涵
 戲劇.....佩竿譯
 家長.....佩竿譯
 編輯餘談.....魏初

1923

年

第

4

期



草堂

第四期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五

朋友們、

別久了！

你們念念嗎？

我們又何嘗不想與你們歡聚呢。

試想過去的鎗聲裏——

慘血的世界、

是多麼恐怖而且凄切呀！

於今——

鎗聲遠了、

我們忍着痛、

又未從事我們的工作罷。

——海化——

草堂第四期目錄

詩

草堂絕遊
小詩 一二
我願
小詩 一二
我底
倦鳥
一瓣葉兒
小詩
小詩 1 2 3
獨語
在池畔小吟
心詩
籬裏

小說

花心
微雨之後
理想
誰能十二首
小妹妹
戰後之少城公園
小詩 一二三四
小詩 一二三四
病人 一二三四
雜詩 五首
提燈會
刺刀
打刀底人
兵匪
拉夫
祖咒
籬裏

戲劇

紹文底悲哀
重陽
貧血病
秋雨之夜
戲
家長 續前期
通訊
穆世清致草堂
編輯餘談

詩

草堂記遊

老去的詩人、
你却不能帶了牠們同去！
噪林的小鳥、
你却不能帶了牠們飛去！
留連的遊客、
你却不能帶了牠們歸去！

杜鵑小友

我願

我願……呵——
我願變一支蠟兒、
用力嘶唱我悠揚的歌調、
將破除我愛的煩惱。

唐葦航

小詩

(一)
自然笑向着畫師說：
「呆人！誰給了你許多的鐵鎖、」

草堂 第四期

(二)

今天、——
已不是去年今日的風雨道中了！

我願

我願……呵——
我願變一支蠟兒、
用力嘶唱我悠揚的歌調、
將破除我愛的煩惱。

唐葦航

小詩

碧綠而沈靜的愛海、
我今覺得伊來游泳了、
小詩二
零落的葉兒向菊微語道：

「我們再見了，
我倆是一年一度的也」

十、二、一九二三、

我底

我底歌聲是隻輕捷的蜘蛛，
結個膠而且密的絲網，
罩着伊的粧台；

好在伊曉粧時分，緊籠着伊之愁影。

我底淚珠是隻伶俐的飛蛾，

撲滅了伊床前的燈光；

好使伊擾亂了的心思，

把我恨煞？！

把我愛煞？！

鷄聲

我底靈魂是隻美麗的蝴蝶，
帶着花香從伊耳邊飛過，
掠亂了伊輕鬆的黑髮；

——無意中變成了伊天然的書籤，

倦鳥

裁雲女士

那倦飛的鳥兒，
急急的向着樹林飛去。

風漸起了，

鳥兒的翅子弱了。

——小鳥呵！

慢慢地飛去！

慢慢地飛去！——

鳥兒倦極了，

樹林也太遠了，

一瓣葉兒

一瓣葉兒，她沒有一定的歸宿，

只是隨着水流！

水流東；牠也流到東，

水流西；牠也流到西，

東西南北隨水流轉的葉兒呵！

你覺得源頭麼？

芥女士

小詩

立人女士

(一)

思想有時被事實禁錮着，

總想把她記起，

但提筆時，

却忘掉了。

(二)

素心的蘭花；

素心的月；

素心的人；

京有伊和你，

(三)

星兒被着閃爍的衣服出來，

似乎！想同那！

小詩

在於泥中之白蓮花，

愈顯現出她嬌媚的秀骨呵，

一九二三、十、二八。

清輝的月兒比賽。

無窮的星、

怎及淡淡的月呵。

獨語

我悄然凝視着鏡裏：

「我愛！

把顆未染惆悵的心、

穩穩藏在、

綠夢梅花的蕊絲底下罷！」

※ ※ ※ ※ ※ ※ ※

在池畔小吟

「再墜落三五朵、

——綉幾盞曲曲的綠波吧？」

※ ※ ※ ※ ※ ※ ※

心詩

遠處、紫荊花碎錦一般的開了、

我惘然指點着。

赤話

憶裏溫到五月底夜遊：

落有碎花的溪邊

一個微溼裏有我藏起的無限心詩。

簾裏

月光水晶般的瀉入竹簾、

浸在脫香玉花寂寞的夜氣裏。

好月明呵：

瓶花底影兒映得濃濃的……

靜裏聽着蛙鳴、

恨然感些泛泛無着的淒愁。

……

「唉！

請盡隨夢裏的幽花而去罷！」

花心

細雨凝着、

春風澹蕩着；

小小的花心！

——我底極樂園呵！

微風之後

微雨後、

清澗的花光、

紅上蝴蝶兒底雙翅。

理想

撮着屑、吹着短歌兒、

送她到了「理想底花園裏。

細雨如銀絲一般、

飆着她哩！

已在了靜香的靈境；

會誰尋出來惆悵？——

都消融於花雨、草窠裏了。

八月一、一九三〇。

誰能

(一)

誰能肯定這潔白的愛？

一瞥眼便拋棄了。

宇宙——

是各個的、

誰能具體觀測——

(2)

孤另——

是詩人的純美生涯；

無所謂安慰、

心絃顫動、

便是詩人孤另的宣示。

(3)

心靈的燈、

千里中默默相照著、

風吹滅了

便是死之日。

從此——

想到人生觀、

我的來日——

從此。

(4)

百感中——

亦可慰藉、

但是——

渺渺的心、

從何處說起、——

(5)

春氣、

吹入腦裏、

(9)

風來了、

誰遣之來？

風去了、

誰遣之去？

自由的來去、

唯有風兒呵！

(10)

假如我能對他言語、

我便道……

假如是他能對我言語、

他便道……

如何？

如何？

發舒出宇宙的自然、

和愛美的結晶。

(7)

小鳥的啾啾、

表示他們的愛、

人又何異於是？

但是——

環繞將如何呢？

(8)

無聊的想像、

夢中的想像、

天際孤雲——

招之不來！

麾之不去！

唉！

如何只是不言語！

(11)

虛偽的微笑、

寒透了空間；

我哀的迴憶、

也只有虛偽的微笑。

(12)

宇宙的真理、

是人生的罪過。

我不信宇宙甚實現的、

假如實現的、

是人生的罪過。

寄于北京

小妹妹

她是嫁了！

她的哭聲猶在耳呵！

她是被不識者掠奪了、

她何嘗是嫁了呵！

數年之前、母親曾向我說：

「妹妹快要成人了、你當爲她相婿！」

我說：「這不干我的事。」

誰知去年她竟嫁了！

一年之后、她竟成了她愛兒的母親、

還不會作她夫婿的戀人。

她是被不識者掠奪了、

葉伯和

戰后之少城公園

滿地的殘荷敗葉；

樹枝上時有寒蟬哀鳴。

酒肆寂然無聲；

茶社兩三人。

道旁遊玩的

只幾個纏着繃帶的傷兵！

小詩

(一)

詩人是冷情的、

但也是熱情的、

沈默的吟着、

狂蕩的歌着、

陳虞裳

最難忘的、

是新秋之一夜、

明月照着西窗、

笛聲裏！

悄然相對。

(二)

彈不出的是心音；

唱不出的是心調；

寫不出的是心曲呵。

(三)

「生存在清露、

死葬在幽芳裏；」

清人們呵！

有生有死的純潔，
能及蝶兒萬一麼？

小詩

施勳甫

(一)
我的心有時也壓縮到冰一般的凝結呵，
可是永不會消融過呢！

(二)
幻想都是失意的呵，
只有終於躑躅罷！

病人

竇勤伯

(一)
念着現在，只有呻吟；
念着將來，只有哭泣；

念着過去，只有懺悔；

病人呵！

這是當罷罷。

(二)
「忍着性，閉着氣地吞罷。」

病太重了，

藥味也太苦了。

(三)
將熄滅的孤燈，

你最後的紅光我正盼着。

(四)
夜雨呵！

蟋蟀的口被你寒氣鎖着了。

但他們的心呢？

雜詩

章穉初

(一)
人們正當受了殘酷待遇底時候，
見快樂他們便快樂了！

(二)
喧賓奪主底強梁，
佔着人們的屋宇，
還說道：

「該讓去罷？」

(三)
他們行事便憑一點念頭，

念頭偏了；

小百姓底末日臨到！

(四)

胼手胝足的弟兄，
終日都在鍛鍊他們的身軀；

無非預備一粒無情的彈兒砸來罷，

(五)

魔鬼鎮夜底呼號：

「我們看不慣這慘酷底人間！

羣魔們！

盡量噬了無心肝的人罷？

也消除我們的惡氣。」

提燈會

提燈會出發了，

一行行步武整齊的軍士，

提着紅燈，

高唱得勝歌。

海化

「呵呀！好看呀！」
小孩子們跳躍的叫着。

我背面一位老婦人歎氣：

「唉！不知道又死了多少人呵！」

我回頭呆望着她，

一時深明白「提燈會」的意義了。

刺刀

刺刀在槍頭上佩着，

寒兢兢地誰不會畏懼在心裏？

到了刺殺人的時候，

他却被人們鈍澀的咀咒而且拋棄了。

刺刀呀！

你真鈍澀麼！

還是人們的手軟呢！

打刀的人

打！打！

磨！磨！

打刀的人只怕刀不鋒利。

打磨！打磨！

鋒利的刀打成了，

打刀的人却冷懣打在心裏。

刀雄糾糾地立在槍頭，

打刀的人這時只有歎息。

兵匪

兵匪

一位城裏的問着鄉下的人：

「前晌有匪，你們躲避了麼？」

「不，我們窮人不怕。」

「現在兵多，鄉下當然清靜了。」

「呵呀！我們躲避在茅艸裏，

牛兒都不見了！」

鄉下的人嗚聲的說。

拉夫

黑窸窣的一羣襁褓的人，

前後左右監視着幾個持槍的軍士，

一路喧嚷着！呻吟着！

街上的行人都住足凝望了。

忽然聽着「聲大叫：

「陳大娘！請你告訴我媽，枕頭下還有兩百錢呵。」

咀咒

咀咒呵！

我們永久只有咀咒子麼？

於今——

咀咒便是人們唯一的安慰了！

綠葉散文詩

鷄聲

綠葉反映着曠微地晨光，又迎着風；

——身上滿飾着金剛石或其他的寶石——閃閃

爍爍地，站在纖弱地新枝上跳舞。牠們很自

然地依着跳舞的序次唱讚美歌，不是蕭蕭地

聲，也不是颯颯地；極合拍，極有秩序，極

神秘的音調：

猶與——晨曦！

猶與——那與，

猶與那與；

荷纏——其枝！

姊姊、濟濟且！
濟濟且、姊姊！

這時自然的女兒曉粧正畢、披着霞衣——臉龐兒紅艷艷地、好像有些醉意——悠悠地出來、在深邃地天宇間立看；偷看綠葉們的跳舞；而且笑迷迷地、顯出她嫵媚而浪漫底天真。

活潑地雀兒在這滿蓄着詩意的世界中、是如何的愉快呀！一隻、兩隻、三隻、五隻……欣欣地集合同一的新枝上；跳着、舞着、歌詠着……

姊姊、濟濟且！
濟濟且

呵！嗚——嗚——
呵！雀兒、輕狂地雀兒、輕狂而殘忍地雀兒——我心暗暗地咀咒着：我的手——自然的仇人——不由我支配了、當他拋的那塊小石穿過濃密地陰綠地葉兒時、雀兒飛了、自

然的女兒——彩霞——躲了；不幸的綠葉早落了一片！

濟濟且！
姊姊、濟濟且、
濟濟且！

▲介紹中國第一女文學家冰心作品

——謝婉瑩女士——

超人（創作集）

繁星（小詩集）

春水（小詩集）

往事（創作集）

雀兒依舊在另一的新枝上跳着、舞着、歌詠着；曉風悠悠着；晨光掩映着；我拾起這不幸的綠葉、深深地懺悔着！

◎最近收到交換各報謹此致謝並介紹如后

- | | |
|-------|---------|
| 晨光 | 北京晨光社 |
| 南風 | 廣東嶺南大學 |
| 曉光 | 蘇州曉光社 |
| 詩 | 上海文學研究會 |
| 詩壇 | 天津新波社 |
| 淺草 | 上海淺草社 |
| 詩學半月刊 | 北京詩學研究會 |
| 翠湖之友 | 雲南翠湖之友社 |
| 燕大週刊 | 北京燕京大學 |

小說

紹文底悲哀

(一)

章鐵初

紹文與愛華生了濃厚的感情，有了婚約：他倆是由「師生關係」維繫起的。紹文是一個青年的音樂家，由包東——愛華底哥哥——介紹給愛華的。

這位青年音樂家是富有熱情的，並且他有聰穎的天資；幽靜的頭腦；可以表現他的「人生觀」是趨向于「愛」。

平時紹文常常到愛華家裏，他倆總在一間潔白的書屋內，當面對着一座井有條的小花園；可以避去一切喧嚷的聲音，可以少奴僕們由此經過。當初秋的時候，天氣新涼了：他倆每日必有一二小時的聚會，悠悠的歌聲和着洋洋的琴聲，戀戀不捨的愉快；好叫人咀嚼呵。

一天，紹文到愛華底書屋，不禁的詫異起來：因為這天的情境與往日決不相同。

往日紹文按鐘點來愛華底家裏，總是剛走進了連接書屋底廊房，便聽着琴聲，他心內十分高興；知道愛華已經在屋裏候他了。急急走擁書屋門首，叩了門；愛華便笑盈盈的開門接他

進去……

這天呢、走進廊房不聽有琴聲、叩門也沒有人答應、喚了幾聲、才見門開了。但是、
的面龐兒一點也沒有笑容、似乎眼角左右還有些淚痕。

「你今日病了？」紹文懇摯的問：

「我沒有病哩！」她還伴笑的答：

「你的神色與往日大不相同！像有什麼心事罷。」

「不是的！紹文！坐罷。」

紹文很是懷疑、看見愛華固意鎮靜、心內反如芒刺在背、便把手裏提來的「瓊瑤瑛」擱在
一邊、靠在茶几上、搔着頭、始終的追問：

「有什麼事？別要瞞我！」

「我為什麼要瞞你！」

紹文上前去握着愛華的手、暗暗觀察她的面龐兒、她只是嬌羞作態：微微將頭低下。紹文
看清楚了、（？）拉着她的手祇顫動的：

「你的眼角為什麼有淚痕啦？」

「我！沒有淚痕！……」

愛華經了這樣一問、她心中便如刀箭在穿、不禁的灑了幾顆熱淚、與紹文撒了手、
她坐在沙發椅上只是啼噓！

紹文這時自然證明她有心事、急想她快快說出、一面思索着、一面用溫存的口吻、依近她
的椅邊再三的哀求：

「你別急壞我了！往日你有什麼事？你都對我商量。并且你還有時說：『我的事、非你解
決不了！』今你也待叫我替你解決啦！」

「我人不好！沒有事！……」

「你不能這樣支吾！明明見你有心事、還瞞我做什麼？快說！快說！」

紹文與愛華擠在「把沙發椅上坐下、相貼着她的肩頭、臉兒上現出怎樣哀求的情形；她猶
是不說、真令紹文痛苦極了！他禁不止感情緊縮起來、默想她的心事絕對是關係重大的；然
而、究竟是什麼？却她不忍言。紹文真百思不得其解！突然想起、他便驀然起立、作起道歉
的樣子：深深的向愛華鞠躬、又急急的與愛華握手：

「呵！我不該！你寫信約我昨日一定來這裏、我竟記錯了！咳！你別生氣、今天還是一樣

罷]

「你這個人！……不是……」

愛華用話將紹文禁止着，紹文便胡塗了；因為何句話都得不到答案。便無聊的呆想，總想何以慰他的愛人。

正在彼此無以想慰時，書扉門突然響了一聲；包東推門進來——包東平時不常進這書屋的——愛華便起立，仍俯着頭。紹文似乎詫異，觀察包東底態度，很客氣的；不說什麼，只是招呼愛華進裏面去，並不顧紹文今日是來教音樂的。愛華隨她的哥哥進去，態度是很淒切的；紹文便十分唐，終究沒其明妙的獨自出去了。

(2)

紹文回家後，在那天夜裏。心次上只是志志，嘴裏只默默的自問自答：

她爲什麼了那樣？

唉！她偏不對我說。

未必有關係我倆的事？——她哥哥爲何叫她進去？

她對我又還客氣呢？

呵！我一定是得罪了她！

沒有！一點沒有。

然而，究竟什麼一回事？

實在猜不着，紹文急底壞了！便靜靜的躺在床上，聽過了二更，便着急想三更快要來了？聽了三更，便怪不快打四更；五更；黑夜底悽楚呵。

幸好到了天明，紹文的疑竇終無從釋，獨自在書房中，踱來踱去，他每早照例要弄的「壞戒指」，今晨亂亂似的小窩；便一眼也不理牠，只想：今天我應該去問個明白罷。但是我還不可以去呢，他神經起了作用；便想呆了，又想出神了，這時他腦筋中但陳出過去最甜蜜的一段歷史：

好像在春日裏，她約我去逛花會，屆約的那一天；她本叫我約她，及我到了她家裏，她又不去。我當時以爲掃興！不！她引我到書屋，她像十分高興的樣兒對我說：「母親、哥哥，他們都出門了！我們今天就不逛花會，在屋內清靜的談天好麼？」我那時心理不知不覺的反轉欣悅！當然贊同她的話，——開始和她弄了一陣風琴，彼此的感情都受了調和；較往日爲快活似的。那時，我坐着，她站着，她站着，正在風琴的兩邊；她呆呆向着我，又微微笑向我，

她真像一個活潑的小雀兒。感受了音樂——神秘的愛底調和，撲的向我懷中碰來；仰着與我接一個甜蜜的吻。我的心都碎了！最後，她說：「我愛！你的天才！……」

突然門外有人呼聲，將他的這段出神的回憶驚散了。去看：才是一個老婦送了愛華底一封信來了。紹文忙折了信，站在天境內便讀：

「我敬愛的紹文：我提筆。我的心都碎了！昨天我狠對不起你，見了你說不出話，我哥哥叫我進去。那時我更不能說什麼了，你去後，我在臥室裏躺着痛哭，迴環沉思：這一夜竟不成寐呵。此事：我本不忍告訴你，然而又不能不使你知，我倆的愛，被我卑鄙的哥哥掠奪才，介紹你作我的教師，我倆的感情可真是好了。誰知我哥哥才是一個趨炎赴熱的人，竟將我作禮物送人！他不准我再見你！你還不知道嗎？我近日被他逼得病苦極了！你也不知道嗎？我不能再往下寫！希望你永久愛我！愛華五更燈下。」

紹文讀完了信，真要魂飛魄散了。

這才意料以外的事！
唉！田團長！我！

紹文自語看，登時忿忿起來，一面忙忙把信藏好，並不告訴家人；一直跑向他鄰近的朋友——龐仁家裏去了。走進龐仁底臥室，龐仁却才起床；龐仁見紹文的形像迥異於往日。狠想問他，然而紹文却不开口，因此覺得不好開口，半臉搭訕着問道：

「紹文、你這樣早！」

「唉！我不去失掉……」

「失了什麼？」

「也得將她的信給你看！」

紹文將愛華底信交給龐仁去看，因為龐仁也是包東的朋友：是知道愛華與紹文的歷史的，龐仁忙讀了信，也明白包東底伎倆，不過他處于第三者底地位：不便怎樣批評，但現在看見紹文這個樣兒，覺得也得說幾句安慰底話。

「這事……包東這個人，我看不起了！」

「愛華對我……我心裏怎樣過得去……決鬥！」

「你要決鬥！不想想你是什麼？他是什麼？」

「他無非是團長！我怕他，我也非丈夫！我願我的血和淚擁護我的愛！」
紹文說得異常憤恨，右拳向棹上一捶，龐仁吃了一驚；棹上未撤去的青油燈的燈盞，被這一捶震的斜了。

「你別氣得如此！我想田團長不算怎樣錯。怪怪包東！」

「包東！我發得了他！……發得！」

「呵！你現在真成瘋人了！你能發什麼？」

「爲了愛人，雖粉身碎首有所不辭！」

「不要如此！不要如此！我聽到一點消息：田團長也會知道愛華與你相好，對人說過：『女的有人戶，我也不強勉！』這事或有挽回的餘地罷。」

龐仁說到這裏，不能爲紹文有所主張。紹文但躊躇「女的有人戶，我也不強勉！」兩句話，便沉沉的躺在龐仁床上睡着了。

(3)

包東事一天往田團長公館裏去，在門外遞了名刺，馬弁在廳前叫了一聲「請了！」這時包東又是惶恐，又是誇耀，搖頭擺架的走進了客廳。馬弁照例送了煙、茶、團長還不會出來。

包東坐的對面，有一架大穿衣鏡，他便過去端詳他的面孔；心裏只這樣想：「我近來的氣色是光彩些！王居士相我，說我月來必遇貴人扶持；這樣看來，恐怕驗了！」這時鏡外的包東不禁生了尊敬鏡內的包東的神形；丙室有腳步聲了，他即速歸他的原位；田團長出來了。

包東起立，端莊也不是；假笑也不是；兩手額頭的舉了一個深深的揖，口裏一面咕嚕的說：「團長好，老太爺和老太太都好？我今天真是冒瀆！……」團長好像沒有聽着似的，只讓他坐回客位；他再三說：「不敢！不敢！」及瓜坐下了。然而他總覺不安，斜着身子，好像清國官僚卑職見老上司一個樣兒。

「老兄！今天來做什麼？」一個嚴肅的問：

「特來與團長商量一件事！」一個諂笑的答：

「什麼事？」

「舍妹！……」

「舍妹如何？」

「說到這裏，團長要原諒！舍妹現在並無人戶！……誰說有了！」

「咳！舍妹不是有了人戶嗎？若果是真的；我也不勉強！」

「沒有！沒有！團長知道我們家裏是清白人家哩！我的妹子沒有人戶，是我敢以人格擔保的！」

包東發誓般的說，團長猶在懷疑似的，他着了急，恐他升官發財的路失掉了。站起來，自指着，說：

「我包東敢擔結哩！如果……」

「好！不說了。你當哥哥的都這樣說，我有什麼不信認？」

田團長被包東的誠懇感動了，包東聽田團的話放心了！跟着田團長到包東家裏去相愛華，從此愛華便算他人的所有。

這個消息，又被龐仁傳到紹文耳裏，紹文的心，十分的悽楚，十分的悲憤，十分的踟躕。

「龐仁，我自信我是弱者，我不能久留此地了！」

「又何必如此！」

「唉！兩年底熱情，一朝斷送！有什麼願望，有什麼願望，去罷，替我去罷。」

「如此，事本無挽救了！」

「唉！我只怪她有那樣一個哥哥，她本也是無能者，我可憐她！仍該愛她呵。但是，我眼不

見；心不煩。只有去的妙罷。」

龐仁留也不住紹文，他一直的去了，於是龐仁一响也不清楚紹文的所在。

(4)

紹文底朋友們，一月來都不見紹文的蹤跡；大家便有些懷疑。每一聚首，彼此探詢；究竟不知下落。一天晚上，街而辦什麼提燈會，龐仁邀約紹文的另一個朋友江嗣翼出去恭逢這個盛舉。他兩人一路上談話的資料，便津津于紹文底問題，江問：

「田某與愛華女士成了婚麼？」

「大致不久了！」

「紹文究竟到那裏去了？」

「不知哩！」

「咳！可憐他遇的敵手，偏偏是『有鎗階級』。」

「說到及底，包東不是！」

「這人真狗彘不若！……」

兩人一面說一面走，街面一時人聲鼎沸，擁擠不通，便是提燈會來了。他兩人立在旁邊，

看會過了，忙忙要到一處茶社裏休息；在人叢中突然遇着紹文又一個朋友齊素民。這人劈頭便道：

「你們曉得紹文死了嗎？」

兩人驚異的問：

「紹文死了嗎——死在那裏？」

「在德陽！是他的朋友給我的消息。你們知道他死底原因嗎？」

「大致是那樣！」

說到這裏，江嗣翼是一個富於同情的人，此時便爲紹文流了幾顆熱淚。龐仁與齊素民也默默地顯出苦痛顏色來。

重陽

十五、十一、一九二三。

鷓鴣

——寄海化——

天都黑盡了，北風照例的括着，院中的老槐，寒得發抖；把枯發上簪的花些都震落個滿地。我不忍踐踏牠們！又不願學女子們樣去葬牠！我怎樣辦呢？只有蹣跚；世界上原無一處不

使人蹣跚呵；

任你槐花滿地，

祇不要讓菊花再放罷，

不然，我寂靜地秋心，

無處繫了！

我前次不是說不願再作無病的呻吟嗎？情不能已的時候，只好由筆尖擺動罷。

啊！今天是重陽，一個狠平常的日子，使我受不了了，聽他「筆」支配我能：

禮園的松蔭，

柏林的容膝處，

你孤另的友人呢？

各自孤另罷！

禮園的松蔭，

柏林的容膝處，

不、這並非我的意思；況且平淡不似詩。

落木蕭蕭、

桂花香香、

朔風漸勁、

當是秋深了。

小院徘徊、

惹得黃花惱、

我真個心如野鶴、

恨不歸山早。

這是些甚麼？你且不要管。我自己也不能得個明白的了解。

貧血病

一九二三、十、十八。北京一廬

張拾遺

醫生馮振青，吸着一枝大前門牌香煙，很舒適的在一張半舊的藤椅上躺着。他已喫過早飯

了，每天飯後的習慣，便是吸幾枝煙；這時他吸的很慢，一口一口的細細嘗着，這可以表明；他是借着這幾枝煙來舒散舒散自己。

本來他職務上的事，也太煩了，一天到晚，全神灌注的醫治病人，似乎也非有舒散的時間不行。——他是一個將近中年的醫士是大學裏的醫科學士，他很漂亮，只要與他談過一兩次，別人便覺得：「到是一個很不討厭的醫生！」因此職業上到還很順利。

他的產業雖不算富饒，但他父親死後，也還給他留下一院二十餘間的住宅，和一百多畝水田，等他畢業以後，便把這住宅中的佃戶遷移，掛上一塊：「長春醫館」的招牌。——真的！人對於「死」的觀念，誰也知道重視的。不過振青因為職務接觸的關係，漸漸養成對於「死」的觀念，比一切人都留心。每逢着那不可救藥的病人，他便多添一次「死」的憧憬。偶然回到自己，常和很可怕的傳染症接觸，使他不能不對於國人不注意衛生的生活憎惡。於是決意把飯後的幾十分鐘，作為自由用思的休息時間。

一縷縷的青煙，從嘴角徐徐噴出，被微風輕輕托着，嫵媚地升到離頭兩寸高的距離，漸漸成了個大而圓的圈子。振青仰起頭，看着青煙上升的困難，和漸漸圓成的這個圓圈子，很覺有趣，一面却出神想道：……感情容易引動的人，大半是不康健的，也是一件怪事！不，并

不怪、善感的人、依生理和心理上的變遷、自然要到這不康健地位的、這是極普通的事、我也遇過許多的……最近的W氏不是一例麼？他那初期的肺病、和蒼白色的臉、誰也看得出一種貧血病的現象、他那口中的緩緩的深刻的感慨的論調、也尤其可以證明他是一個多感的文人」

他用手拈把煙灰輕輕敲落、一面又想道：「聽說他是個詩人、可惜他那部『正義的末路』我竟沒有時間一讀、這到是一部有名的詩集……本來這世界可做的事太多了、又何怪詩人的傷感呢？……誰又能够把康健兩個字刻在呢？」

他也有點憤憤了、很感慨地點着頭、再抽出一枝煙來吸着、順手把煙頭拋去、繼續想道：「……婦女也是容易患貧血病的、不過她們患這病的原因、更複雜、更黑暗、……隔壁秦二嫂、不是因為家計貧乏、她的丈夫今年又在戰地陣亡的原故、逼成了個新進的貧血病者麼？秦二嫂如是、有錢的太太們、亦何嘗不如是：……」

想到這裏、眼中突然幻出一付異景來。

一張新式的圓形桌子、靠壁擺着、自己和一個圓而大的俗臉、坐在這桌的兩旁、大家都沒

有開口、忽然那個圓臉的人、燃着威廉式的鬚髮嘆氣道：「老哥、你看不要緊麼？」

這時他正看着壁上掛的西洋愛情畫片、一張張五光十色的片子、把眼光終於引到了屋角的一張梳妝台上、只見那上面亂拋着一些：花露精、雪花膏、鏡面散、髮頭油、燕脂、玉露霜、香脂洗牙膏、檀香皂、還和許多不相識的各色瓶子、盒子這些物件、既是不期不遇的都放在一處、便各各發揮本有的香氣、混合成一種使人不安——或使令人淫亂——的異香、而且這種異香、氳氳了滿屋、幾乎每一次呼吸、都劇烈的感着；人如果這屋內坐上一刻、感情定要起變化的、他朦朧的看着那座梳妝台、不由也生綺念了、想道：「……各樣東西都很綺麗、而且相稱。……那面橢圓的鏡子、多其有趣！可惜鏡子的主人病了！……那鏡子彷彿也顯出了寂寞的樣子……」然而待到主人病好、來照時、又該喫驚她自己的消瘦了！

想到這裏、正覺得很感興趣、忽被主人的話驚覺了、忙急口答道：「不、不要緊！」同時感到自己的局促、覺得臉也發燒了。

「不要緊麼？……然則究竟是甚麼病呢？」主人的聲口中、略略有些心安了。

「病麼？雖然不要緊、但她却乎是一種貧血病呢、這病是可以引入危症的……」

「這樣的嗎？喫甚麼藥呢？補血汁如何？」主人有些呆了，他的醉翁式的上眼皮，也很勉強的睜起來，而且更把他那圓大的俗臉，向着醫生這面遞過來，覺得主人呼吸的鼻息，都可以聽着了。

他呆了一下，方才微笑說：「補血汁？也好！不過這酒要使病人快活，快活到是第一個良方」

「……………」

停了一會，他臉突然露出一絲很滑稽的笑容，不過像電一樣的一閃便過去了——這在主人方面，却還沒有察覺——於是他遲疑地問道：「我很懷疑，像府上這樣人家，難道還不好過日子嗎？如夫人有甚麼憂愁呢？」

他這個疑問，是不誠實的，因為他對這個病人憂愁的原因，實在是早已知道一點。他之所以發出此問，是對主人發揮他深刻的諷刺，因為他對娶妻一事，自來是不贊成的，而這個主人又是個多妻主義者，現在他發出這疑問，正藉以出這一口惡氣。

主人的頭顱被打擊一樣，縮回去了，他忙飛快的惡意的瞥一眼過去，在燈光的那面，一隻粗肥的手，正不住的理着鬚鬚，在俗圓的臉上，那威廉式的鬚尖，幾乎憂鬱的刺入眼孔去了。

於是兩人都沈默着。

然而主人先開口了，興奮而又粗率的說道：「老哥，我有幾句深談，想來你不見笑的？」

「那裏，我們當醫生的，應該守病人秘密的。」他用慈藉的口吻這樣說。

主人俗圓的臉又遞了過來，低聲親切地道：「我這個小妾，我自己說，只有那樣溫存他了，因為溫存的他原故，三姨太太的娘家姪子，大姨太太的奶姆，他們雖不珍在我面前說甚麼，但背後他們都怨我呢！可是自從她進門以來，總是憂憂愁愁的，現在竟弄成病了，這使我也沒法了！」

他一面聽主人的話，一面偷眼看他，見他光滑的臉上，浮起了一層感情壓迫的神態，不由得想道：「你這東西，強娶有夫之妻作妾，還怪她憂愁嗎？真是沒有人心！」口裏却很滑稽的答道：「萬發兄，你的苦心，我也聽明白了，可是婦女們的心性，恐怕你體貼不到罷？」

他愕然的注視着。

「好了，我幾日再來，如夫人喫了我這一次藥再說。」說完他便站起身來。

他回憶的片子斷了，於是把手中的煙頭拋去，略略伸欠一下，又接着手想道：「聽說她的情夫，就是她以前的副夫，這話不知確不確，果真是他，那末，這個人我是今年二三月時候醫過的。……名叫王子銘罷？……清瘦的面皮，每次說話，定要先微微一笑，笑的時候，露出一口整齊的糯米似的牙齒，使人看了，覺得十分愉快。……他那貧血病的面孔，若是常人見着那樣白，一定稱讚，但在我們醫生看去，一眼就知道：他正患着可怕的貧血病啊！……可惜他前月竟死了！……聽說未死以前，她是瞞着陳萬益常常和他私會的……哦！我糊塗了，她之患病，一定與他之死，有關係的？……有關係的？」

他默然地點點頭，臉上却浮起同情而顏色來。

「噫！噫！」樓上的掛鐘敲了十下，診病時間已到了，他拍拍衣服站，起身來，準備出去，他的僕人剛巧也走進來，他便問道：「診病室有病人沒有？」

「有一個老頭子，和一個小孩子。」

他聽了沒開口，迅速的出去了。

(11)

現在病人完全在他面前湧現着，一個五十餘歲的老頭子，頭上包着一張舊洗臉帕，穿着一身破衣服，腮下的長鬚，和普通通勞動家一樣，毫不修飾的讓亂紛紛的長着，在亂鬚的中間，露出一張枯瘦而且泛白的兩頰，兩只死一樣的眼光，毫無希望的睜着，而且轉動的很遲緩，彷彿對於世界一切，沒有甚麼係戀，枯瘠的手，正搭在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肩頭，這孩子也穿的很髒，臉上的顏色很難看，病容中間透過幾分菜色，毫無生氣的在老人面前立着。

這種強烈的冷的印象，使得振青無法鎮靜自己的意志，默對着幾分鐘，方才悟出他的職務，於是特很平和的問道：「你生病了嗎？」

「是的，先生。」老人的眼光，移來注在振青臉上，立刻使振青覺得不安，感到自己能力的薄弱。

「那末是甚麼病呢？……覺得怎樣？」

「氣緊的很，我吐血來的。」老人喘着氣說。

「吐血？他驚了，兩眼怔怔的把老人看着。」

「那末，等我來替你醫一下，你請放心，這病是不緊要的。」他寬慰着老人，一面便着手診

察起來，他驗過老人溫度，取出溫度針看時，很爲難地想了一會，又去驗肺量，對着時計聽了呼吸度數，他的眉頭不覺黯然皺起來。

老人覺得了，凄然問道：「先生，我不得活了罷？」

「那裏！……」他答不下去了，聲音在喉上咽塞着，自己感覺欺騙着老人。

「哎呀，我到不怕死，久不想活了，我死了這孫兒可憐！」老人感動地指着小孩說。

「這是你的孫子麼？」振青兩眼惻然注定了這病小孩。

「是我的孫子……他的爹當兵死了，他媽改嫁了……這個孫孫可憐！」老人喃喃地說。

「你是怎樣吐血的？」

「我是昨天吐的：昨天我拉着車子……」

「你拉車子麼？」振青不安的問，兩眼不覺睜大了。

「先生不要見笑呵，我是拉車子的，并且我這孫兒他也拉車子……」老人強勉笑了笑。

「他也拉麼？……他今年幾歲了？」

「他十四歲了。」

「他還拉不得車子呢？」振青忍不住說出這句話來。他對於老人已大略明白他們的景况，同

情的心使他感到運命的不幸，雖然他意志很堅強，知道世間這一類的人正復不少，但此刻却被熱情的怒濤，敲碎了鑽石的心腸，不覺兩眼看着這惻然無歡的小孩的面皮，想道：「臉色真難看，又是一個貧血病患者，唉！又是一個貧血病患者！」

然而老人開口了：「先生，他不拉車子，不怕餓死嗎？」說着又苦苦的一笑。

「你也下不得力了，你的孫子體子也弱，并且年青，也更下不得力。」

「不拉車？做甚麼呢？做小買賣又沒本錢，……我年紀也不小了，拉到那一天死了，也便過去了，只是我這孫子……」說到這裏，他說下去了，拉起抽頭來拭着淚。

振青也再說不出甚麼來，於是兩人都沈默着，而且兩人都在想。

振青看着老人額上的皺紋想道：「這個老人也苦够了，……而且老了還這樣辛苦。」

老人忽然又開口了，他的神情，似乎激動的很利害，喃喃地道：「孫兒，……爺爺對不起你，自從你出世，不曾使你快活一天……你爲甚麼要投生在窮人家來呵？」說完他不住地拭淚。

小孩子看着他祖父流淚，也想流淚了，却當着生人面前，不好意思哭，只兩眼紅紅的把振青看着。

「不要哭罷，你在生病呢！」振青努力說出這句窩慰的話。小孩子忽然開口了，他道：「爺爺，你問該喫甚麼藥罷。」

呵！我竟忘了！」振青忙把藥遞給老人道：「這帖藥喫完再來，我不忍收你的診費，我立意定要把你醫好，你別憂愁罷！」

老人聽說不收他的診費，便戰戰兢兢地打算給振青磕頭，振青忙阻着道：「不必，你誤會了，我并不是行善的人，我還不配，善，我不過極願意幫助你。」

振青雖然這樣說，但終於被老人指揮着他孫兒磕了一個頭。

振青又探出三塊洋錢來，遞給老人道：「你拿去作爲用度，你可以休息幾天了！」又指着他

孫兒道：「他太弱了，他也是患着貧血病咧！等你的病好了，我給你們介紹事做。」

老人千恩萬謝的方把錢收下，振青見他收了錢，心中稍稍覺得一快。

振青注定了他孱弱瘦長的背影，千愁萬緒的熱情又湧起來，眼前突然顯出：W氏、秦二嫂、陳萬鏗的四姨太太、土子銘、拉車的老人、老人的孫兒。六個貧血病的慘白色面皮、電光一樣的在眼前轉着。他被這印象壓迫的幾乎瘋了，不覺默然點頭想道：「中國人大概都是有病的？中國的社會太可傷感了，中國人都在這社會下面，害着貧血病呢！」

呀的一聲，患貧血病的W氏，推開診病室的門進來了。

一九三三、一一、一六夜燈下。

秋雨之夜

閔則鄺

我坐在一張鋪着白市布的書桌面前，左手的肘部，豎立在桌上，身軀向左邊靠着，把頭枕在左手掌上，至於右手，却拿着一枝派律脫香煙。

我吸的很慢，因此香煙的煙氣，不住地在右手騰起，熏的我兩眼幾乎合上；其實我並沒有合上，不過很無力的強睜着，我描想我這時面容，除寂寞；疲倦的表格外，定沒有一絲窩慰的光輝。

坐了許多時候，寂寞依舊是寂寞，我漸漸感到一點寂寞的恐怖了，不覺慌張的向周圍一望，這時我的影子映上壁上，似乎很大，我看了許久，想道：「我現在的體軀，若肝到兩倍；不，或者三倍，或可有這影子大？」

然而這是無聊的思想，我立刻省悟了，便仍舊把頭掉過來。——寂寞依舊是寂寞。

我的腦筋有些生痛了；兩眼睨着面前白到死人面孔一樣的桌布，腦筋不覺更痛起來，真上那架小鐘的秒針，錚錚的響着，一秒也不留地只是過去，這也使我失望而且寂寞。

我努力再向桌上沒有燈光的地方看去，便知那是一大堆書，再仔細追憶去，原來是一本民譯進化論號，一本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那四本是因明入正論，那本是思維術，那一堆是經濟學講義，和國際公法，那是本梁任公的講演集，那一堆書是甚麼，却記不起憶了，我默然看着這些書，我想這些書雖是使我可以受益處，然且却不能使我得慰藉。於是我伸出去取書的手，依然無聊地縮回來。

唉，寂寞是這樣的可怕呵！

而且雨也下響了！

腦筋如鐵針突着一樣的痛起來，我呻吟了一聲便把兩眼合上。却立刻浮出一個友人的面孔來。

「呵，這是雷雨琴！」我心裏自語着，却不願將眼睜開，只是看着這面孔想道：「這是雨琴，他沒有瘦……也沒有胖……」

不知過了時間，面孔突然隱滅了，我無奈的將眼睜開，這時雨却更下大了，我伸手把面前朦朧如夢的燈光弄亮了一點，側耳聽聽簾風聲，雨聲，小鐘的秒針聲，我的呼吸聲，混成一套彷彿呻吟一樣的音樂……

呵！依然這樣的寂寞呵！

我呆呆的看着燈光想道：「今夜的雨，何等無聊呵！人只是這樣嫌寂寞，爲着什麼呢？……也好！也好！我必得利用一下！……」

……今夜的雨，正是給我寫信的機會。」

我拿筆，看着面前的信箋，只是想：想他以前和我的交誼，分袂時的依戀，和現在彼此的懷念。——想了許久，熱情奔騰起來，也不顧腦筋的疼痛，便執筆寫道：

雨琴！我親愛的朋友！骨肉般的朋友！我讀了你情意濃郁而纏綿的回書，彷彿你然料樣的癡心，薰蒸着我沉冷的情煤，誘惑我潛伏的雲霧般的回憶，又斷斷續續的灼燦在心坎上了！

寫到這裏，放下筆來，腦中的影事，電片一樣開放起來，想到以前雨琴和自己交遊的盛況，覺得以前的一言一笑，都成了寶貴的記憶，我覺得有些傷感了，呆呆的看着桌上的小鐘，想道：「時光被你送去的這樣快呵！」想着便又往下寫道：

一個新秋的欣園，聘介和我，無意間遇着你同白華。真巧極了！大家坐的竹椅靠在雲水軒玻璃門上，對着臨溪的飛來椅式黃漆色的木欄杆；欄杆上不整齊的攔着，五碗濃醞醞

雨琴！我真感謝你移贈我的那幾句話：

「趣味是我們的南針，

意志是我們的代價；

縱然是物質犧牲，

偏不使精神受一些兒驚詫！」

雨琴！你是樂天派的學者！

謳歌愛的偉大詩人！未來光明世界的福音使者。

我寫到這裏，手實在寫痛了，便不再往下寫下：放下筆，從頭念一遍，然後署了我的名字

，這時我心裏，略覺透出絲絲快活。

睡在枕上，不知怎樣，返復睡不着，腦筋痛的快要裂了！想着雨琴，聽着雨聲，我的心便

似窗外的秋雨一樣，不住地在冷風中飄搖着。

戲劇

家長（續第三期）

楔初

第三幕

佈景 某地公園的一隅，是較爲寂靜的地方

，四面樹木林立，可見遠遠的景緻，其

地有長條椅數把，石凳幾個。

開於時張國棟、郭泰恆、王福、老沈同

上。

國 這真是急人！

泰 你不要着急，這都是我倆弄出來的事，

你想到麼？

國 想到又如何？總之把人找到爲是。

沈 老爺！郭老爺！歇一歇氣罷。

福 這裏清靜些。

泰（向國）怨氣不？

國 不！還是到熱鬧場中去？

泰 到她學堂裏問過麼？

國 問過了！却不在學堂許久了！

泰 你太傻了！爲這點事就急得精神衰敗

了？

國 怎樣不着急呵！走罷。

（全體下場）

（郭自強徐徐自右邊上）

自（看錶）呵！兩點鐘了，怎樣還不見來！

（正默思時，季力仁（以後減稱「力」）着

極時髦西服上。）

力 自強！
自 (仰望) 呀！來了！正正兩點鐘。(以表示力)

力 你的信我接着了！
自 該明白呢？

力 你的信僅說蔭華和我的事生了障礙、叫我今天到這裏來聚會、事實是怎樣的？
自 坐下罷！(二人同坐) 因為蔭華的伯父不知道同我父親有什麼關係？說要把蔭華許配與我、不料竟由兩方說定了！

力 怎樣？
自 你且聽下文！蔭華和你相好、我是曉得的。你倆神聖戀愛、我絕對不敢從旁瞎鬧！況且個人的人格、是要尊重的。個

人的道德、是要保持的。像蔭華的伯父和我的父親、那種武斷而且專制用事的婚姻；我實在痛恨極了！但是、我此次恐怕蔭華對於此事、遂發生意外的感觸！又恐怕她不知我的心是怎樣想？更恐怕她預料你待了一個不明真象的消息、你對她的態度是怎樣的？說使我不替她設法、誰又替她設法呢？

力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自 我現在要她和我各人抵抗各人的家庭、來圓成你倆的！今天已約她到這裏來會你、我勸你倆暫時從權！結婚、另覓一個地點住去。
力 (以手拍自肩) 自強！我實在感激你！你

真算我的好朋友！但是、你圓成我倆的愛、固然對我倆美滿、你的家庭對於你、恐怕要演一場惡劇罷！

自 (竊眉) 我對這層、到不關心、祇要本我良心做事；怕甚麼黑暗家庭！

力 好呀！你是一個有血性的青年、我是很佩服的！我確敢料定這回事做了、你的家庭定和你決裂！

自 咳！決裂？就決裂！
力 生活呢？教育費呢？

自 (遲疑狀) 看罷！
力 看甚麼？不要緊、我願幫助你！現在你願在此地讀書、或出國呢？
自 我久想出國！

力 出國留學、很好！我一定每年幫助你的費用。

自 累了你、怎樣好呢？
力 咳！有什麼要緊？

自 這確是累你了！但是我想也沒有法！祇有累你罷！(與仁握手)

力 (看錶) 咳！我們談話很久了、怎不見蔭華來呢？(此時蔭華偕婢、已從林右來、婢手攜旅行提包一個、隨後。蔭華至力仁後。以手拍力肩)

力 (轉面起身) 呀！你已來了！(握手)
自 大姊！來了！(向蔭點頭)

自 (自拉力手至一旁)
自 現在你倆快商量走了！別要在此久留、

我此刻乘快車回家，探探情形，改日再見！(與力握手下場)

力 (向自)你改日一定到我家來呀！

(力轉身與蔭華同坐，表示親切。)

力 你的事，我才聽自強兄說了！我是很感激他的！你可以不必多心，我是很知道你的心的！(握蔭手)

(翠娥攜提包，坐林之左方。)

蔭 幸得自強兄呀！(欲泣)

力 你別傷心！現在我倆已能一塊了，有甚麼傷心呢？

蔭 我那胡塗的伯伯！乘着母親死了，我姊弟兩人不在家中，他把家產也侵吞了一些！不知和郭律師什麼關係，暗地把我

於與他作兒媳！唉！幸得是自強兄呵！

(忍不住，流了淚。)

力 兄弟呢？

蔭 他催我先走，他隨後來。

力 來往那裏？

蔭 來找你咧！

力 可以！此刻我們走罷。

(此時張國棟、郭泰恒、王福、老沈由原路上。)

國 (見蔭急跑上拉着)你會把老子氣死！

方 (以手扶國)你是做甚麼的？

國 你看我是做什麼的？她是我的姪女，你同她坐在一塊做甚麼？

力 胡鬧！她是我的未婚妻！

(蔭低頭不言)

國 (欲擊仁)你胡說！王八蛋的東西！

泰 (阻國作諷語)老哥！沒發氣。但是，這可怪異了！你聽說我的兒子不是，怎不怪你姪女荒唐？現在何以她又同一個不認識的人在一塊？我的兒子呢？

(國見翠娥，叫老沈拉至面前。)

國 翠娥！過來！

(翠娥欲哭)

泰 (向娥)這個地方，是不是祇有你和小姐同那位先生？(指力)

娥 (懼容顫動)郭大爺來過！

國 來過嗎？

泰 來過！真的？

娥 那不是真的？

國 總之有你的兒子！現在弄上法庭去說罷。

泰 一齊弄起走！

國 老沈！把這個少年拉起來！

力 走！走那裏？

泰 (遷怒于力)你走不走！不然！

力 (怒目上前)你要做什麼？

(泰退數步)

國 老沈拉起走罷！

沈 先生請走！

(國上前拉蔭下場，泰推婢隨下。當時蔭向力使眼色。)

力 唉！我知道走。

福 先生走罷！先生走罷！

幕落

第四幕

佈景 普通法庭、民庭一所、中央設公案、案旁設書記官席。

開幕時庭長一人、推事二人、共坐公案上面、書記官列席。郭泰恒、張國棟立于左手。張佛光、張蔭華、季力仁立于右手。庭丁立兩旁。

庭長 (轉面向推事) 今天兩案前後提說？

推事甲 提侵產案？

推事乙 提侵產案！

庭長 (手持呈文) 張佛光！你告你們伯父侵吞遺產，且把事由說給我聽罷？

佛 報告庭長！佛光姊弟不幸！先母上月逝世！當時我們尚在上海讀書。得信時、心裏異常悲慘！但正值校中試驗期間、欲歸不得！於是亡母身後一切以及清理產業、概託伯父張國棟代為料理。現在我們回家、亡母到已安葬。但是我們細看亡母的遺囑、并清查產業的賬目、第一不滿意是；因我家財產賬目、向係先母自己登記、如今我們伯父拒不交出先母所存留的賬簿、祇由他另謄的交出。試問有何原因？第二不滿意是；我家所有動產與不動產、以數目繁複、無從清查！但是最近檢出先母上學期給我們的一封信一封、上面說：今年翻騰穀款、已

達四千兩銀子、說明此數格外存儲、將來作我姊姊蔭華的出嫁費。何以此數、現在遺囑上沒有提及？總賬目上、也沒有登記！此款在那裏開消了？問我們伯父、他竟支吾其辭！佛光以上兩事觀察、敢斷為我們伯父有侵產嫌疑之證據、尚望庭長明鑒！

庭長 你母親的情呢？

佛 在這裏！(以信呈庭長)

庭長 這信真是你母親的？

佛 庭長！那裏敢捏造！現在還有我母親平時掛零用賬簿一本、呈上請庭長對閱字蹟！(呈賬簿上)

庭長 張佛光！你所引的證據、據本庭長看

來；祇有偏面的理由。不可確切斷定！何以言之？你要曉得、你呈文上說過；你們向來沒經理過家務。你既是未經理過家務、那財產的開支、純由你母親作主。她旁邊開支了的數目、你們如何知道？譬如你說兩年來的穀銀、未上遺囑、或者當你母親病勢垂危、說話未想到。或者扯開支了、也是未可知的。張國棟現在也碰過有張呈文、說近來軍隊時常騷擾、你母親和他彼此都損失不少！軍隊肯走你們地方上過、本庭長也時有所聞。你家富以著名、那無形中的損失、本是不可細算、也沒由計算。安知你母親所

騰跋款、不受損失于此中呢？至於說你母親的銀賬簿你伯父不交出，據本庭長看，也本非故意。據你伯父呈文上說，當時你母親的賬簿，已舊蓋不堪，乃由你伯父另贈一道。咳！這也是情所理有，不能因此便狐疑起來。究竟遺囑是有證人寫的，再說作弊、斷無此理！總之你們平時從沒料理家務，這是你們應盡思慮處！斷不能以兩種非重要之事實，即引以為證據。今天所以提訊你這案，本庭長是對於你們伯姪間排解清楚！你以後萬不能冒昧起訴！總該想到你向來沒經理家務？

憐 庭長要明鑒呀！

庭長 是呀！你雖有證據，不能認為確實！重要！

憐 何以不確實！重要呢？

庭長 咳！本庭長勸你們伯姪不要失和氣為是！你且沒發言！

憐 我引的證據錯了嗎？何以不能發言！

庭長 證據雖不錯，我已說是不能視為確實重要！我明白告訴你，本庭長以你年幼無知，姑且從寬，勸你了息。你還滿意嗎？你竟以言抵觸本庭長嗎？法庭上是由你亂開腔的嗎？這才豈有！叫你没發言！

庭丁 不要發言！聽庭長說！

（佛光神色默滯，蔭華俯首，言、力仁作不可思議狀。）

庭長 （向棟）張國棟！

國 在！

庭長 張傑光他說的話，和我說的話，聽着沒有？

國 是的！此事情由，庭長既已洞悉！那末，國棟應申明一吓。佛光呈文上曾經承認他沒經理過家務，自然敢定斷他不清楚遺產的數目！試問既不清楚數目，何由看出產業數目的不够？年來合間經軍隊幾次駐紮，內中損失不少！庭長請看國棟那張呈文，便瞭解一切！況且國棟自代理他們母親產業

以來，僅僅兩月，而兩月中，清理遺產一切賬項，無不一一登記清楚！賬單現在國棟身上，可呈庭長一閱！

（國取賬單呈庭長）

庭長 哦！往下說罷！

國 庭長還應知道！當日國棟接手清理舍弟媳！佛光他們母親的遺產賬目時，曾請街鄰家族當面騰寫清單，還有什麼地方敢作弊？

庭長 是呀！

國 佛光他們母親，當病勢垂危的時候，國棟就曾經打電叫他們快回來！

庭長 （向光）打過電麼？

打是打過的！

國 既然打過電，國棟的手續也做到了！誰知他們因事不得回來，也曾覆電、對他們母親身後的事，概託國棟代為料理！

庭長 張佛光給你的覆電，還在麼？

國 現在身上（從懷中取出電報呈庭長）

庭長 （閱電報）是的！

國 至於寫遺囑，國棟是請郭律師作證人寫的！

庭長 是郭律師寫的嗎？（向泰）郭泰恒！張佛光母親的遺囑，是你作證人寫的？

泰 是的！現在請等我把事由說明一下，再望庭長的裁判！佛光他們姊弟既然託張國棟代為料理遺產，張國棟片於

庭長

泰

家長地位，豈有受此重託而不顧！所以佛光他們母親要寫遺囑，張國棟即來邀我作證人。當時以證人資格，乃按民律一千四百九十六條執行。所繼人有不關文字不能自立遺囑者？得指定一人或二人在公正人前，口授意旨，使證人書記，宣讀講解，經所繼人認可後，記載年月日，行簽名（看遺囑點頭）是的！

那末，寫遺囑即是泰恒的證人！至於公正人，則是張國棟。按張國棟乃張家家長！自應承當公正人，是確可諱言的！現在張佛光反誣張國棟侵吞遺產之名！試問有何證據？且泰恒在

在法界側身有年，賢愚自有公論！今張佛光儼謂遺囑有弊，試問於泰恒名譽豈無關係？咳！張佛光此次純係誣告，可謂荒謬絕倫！尚望庭長如何處罰！以昭倫紀！

庭長 （左右向兩推事暗語）咳！（復問佛）張佛光！你聽着沒有？

佛 庭長呀！我實在說不出的苦！

庭長 咳！你什麼說不出的苦，明是冒昧從事？你還是一個讀書人，連一點法律常識都沒有嗎？控告人的證據不確鑿，這算是誣告，要受處分的？

庭長！你要說幾句良心話！

佛 庭長！你要說幾句良心話！

庭長 凡事依據法理，什麼良心話不良心話

庭長

庭長

庭長

庭長

庭長

庭長

庭長

庭長

庭長

庭長

庭長

庭長

庭長

庭長

庭長

庭長

庭長

庭長

庭長

庭長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竟又由郭自強介紹給那個少年（以手指力）在一塊兒坐着！現在送到法庭，務望庭長審訊！

庭長

怎樣的？郭泰恒！

泰恒在此應申明的，我與張國棟愛親作親，是良心上問得過去的事！至於小兒的行跡，泰恒一概不知！當時張蔭華逃走，及張國棟拿着小兒叫張蔭華走的信，我實在並不知道！到事故發生，方才曉悉！現在泰恒的意見，不得不鄭重提出！對張君方面呢？我實在不忍從此絕斷交誼！婚姻仍應履行！因為小兒此次荒唐，定係季力仁這個人從中作祟！泰恒以後將小兒嚴

加教管！至於季力仁呢？望庭長非重

辦不

庭長

（向國）你的意見呢？

我沒有什麼意見，我當初也疑此次定係季力作從中作祟！要辦是應該從他辦起！

（此時拂光作狀，力作怒不敢言狀，華時以手巾拭淚。）

庭長

是了！（向蔭）張蔭華！

蔭

（微泣聲）在！

庭長

你發現逃走的事，是甚麼原故？

報告庭長！我不願意我伯伯與我酌婚嫁！我與季君曾有婚約。逃走一層，是郭自強救我的辦法！

庭長

救你的辦法？

泰 （嘆氣）咳！他會救你！

庭長 （向力）季力仁！

力 在！

庭長 你與張蔭華認識好久了？

（厲氣）報告庭長！我與張蔭華原有婚約，是光明正大的！至於郭自強和她及我，平時都係好友！蔭華此次逃走，正是郭自強救她的辦法！庭長！你那裏清楚那兩個老頭子行爲的詭譎呵！

庭長

候判！退庭！下去！

幕落

完

庭長 咳！季力仁！不是你這樣說罷？

泰 請庭長裁判！讓庭長裁判！

庭長 得了！你們暫不必說！我已明白了！

草堂第四期刊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倦鳥 二下	十一	翹	翅
小詩(五) 三下	十一	京	只
籬裏 四下	十	脫	晚
微雨之後 五上	十一	風	雨
同上 同上	十四	翹	翅
戰后之少 九上	三	地	池
城公園 十下	三	熊	熊
病人(一) 十下	二	子	了
咀咒 十三下	二	綠	綠
綠葉 十五上	一	綠	綠

又第十五頁下排、介紹冰心女士作品、有「往事(創作集)五字、係衍之誤。

通訊

伯和先生及草堂社諸守朋友們：

當我住在這荒涼滿目的六朝故都裏、終日所見的是濯濯的鐘山、寂寂的臺城、枯枝蕭索的北極閣、衰草迷離的鷓鴣寺。心境裏除了還可以談心的許多朋友、很有希望的許多青年；以及扶持着我愛、圍着火爐蜜語情話而外。精神上的生活、是何等香茫而且空虛呀！

我離開我七年相處的成都、已經三年了。鎮日家懷想着暮春三月的草堂寺、清秋九月兩武侯祠、初夏和中秋的望樓、還有二月的青羊宮、二聖菴。濯錦江邊的草色疎林、百花潭裏的漣漪、昭覺寺的茂林鬱鬱、北郊的曠遠、南外的壯麗、重軍的回憶、都一一的兜上心頭來了！

我今年走遍了杭州、蘇州、無錫、南京、許多名勝。知道歷史上的名鄉、祇不過如此、比較起來、蜀中真不愧是三都之一、雖然真有大湖西子之勝。但是三峽連雲、江流的奇詭、全

得受你回寄我的草堂第一期、懷想葉先生這種創作的精神、和朋友們的勇進。意氣之盛、

遠過從前，真使我生無限的感愧，同時也得無限的欣慰。葉先生，你可以想見我是何等快樂呵！

郭沫若與康白清與吳芳吉都是四川青年文學中的健者。他們在時代上，不能不佔有一個領域了。如果草堂能够繼續五十期，一百期，尤其可以將四川青年文學的精神，暴露於宇內，使一般創作者都可聚此旂幟之下與海內作者周旋，我很希望先生們努力繼續下去，使能一期的更爲豐富，那真好呵！

程世清南京·一九二三·二·七。

草堂文學研究會叢書第一種出版預告

浣花 (新詩集)

草堂文學研究會叢書第二種出版預告

鷄聲 (小詩集)

編輯餘談

(九)

有幾位朋友寫信來要我們選稿嚴格一點，我們很感謝盛意。但有時因爲要德惠一些青年作家登壇，所以替他們發表點處女作，引起他們進取的勇氣。對於女創作家，尤先爲之登載，提倡她們的興趣。這是我們同人的抽見，望讀者原諒！

(十)

我們曾經收到幾篇戲劇，以真的戲劇眼光觀察；似不入格。朋友們既然有研究戲劇的興頭，不妨作深的研究，如有創作，亦希時常見賜，同人當本討論的精神，選刊本誌。

(十一)

本誌分欄，隨時變更，不拘一格，只要關於文藝的作品；不論其性質方式何如，一律開欄登載。

(十二)

本誌封面，以後每期特加雅趣的插畫，以助美觀。希望審美的朋友們，能有新奇的作品見示。

；本社不勝歡迎之至！

(十三)

本誌每期限於印刷困難，出品無多，而各埠愛讀本誌諸君，紛紛函索，無以報命，良深歉悵！本期特加本印數，以酬盛意。前數期容緩再版。

(十四)

我們希望賜稿諸君：速將通訊地址見示，以便送酬，並希望多多賜教！

介紹小說家葉紹鈞先生作品

隔膜 小說集

火災 小說集

稻草人 童話集

以上均由商務印書館發行

草堂文學研究會徵文啓事

- 一、勿論詩、小說、戲劇，一律歡迎投稿，但以語體文爲限。
- 二、投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能依本會草堂行格繕寫者尤佳，並請加新式圈點。
-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
- 四、投稿經登載後，酌酬本會出版的草堂、或葉伯和君所著的詩歌集、中國音樂史。
- 五、投稿本會有去取權，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去取者，請豫先申明。
- 六、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登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七、收稿處，成都指揮街百零肆號葉宅轉本會編輯部，原稿登載與否，恕不退還，但長篇在三千字以上者，如不登載，不在此例。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草堂 第四期

編輯兼發行者 草堂文學研究會

通訊處 成都指揮街百零四號

報費	每冊售大洋壹角
郵費	國內壹分
	歐美各國肆分

- 經售處
- 成都中華書局
 - 成都華陽書報流通處重慶商務日報社
 - 重慶美術社
 - 北京新知書社
 - 北京大學出版部
 - 上海民智書局
 - 廣州丁下圖書館
 - 南京樂天書局
 - 武昌時中書報社
 - 湖南文化書社
 - 雲南新亞書社
 - 貴州貴陽圖書館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草堂第二期目錄

評論

藎草堂

創作詩

根塵三首

且如二首

赤話二首

一真一首

九明二首

伯勳四首

沈蒼仙二首

周作人

寄萍二首

道村二首

駒甫三首

靜宙一首

佩竿四首

張拾遺四首

何又涵三首

雷承道五首.....陳虞裳三首

葉伯和六首

小說

舶來的爆竹

長夜

戲劇

家長(續)

翻譯詩

法蘭笛奈爾詩三首

德愛親道夫詩三首

通說

編者餘談

葉伯和

何又涵

章叢初

秋譚譯

辛農譯

郭沫若

記者

草堂

1

本片卷自 1922 年 1 期
至 1923 年 4 期

本刊
摄制完